

邊 境 海 鄉 烽 煙 餘 韻

2023
KINMEN
LITERATURE
AWARD

第20屆

金門文學獎

短篇小說・散文創作・新詩

THE 20TH KINMEN LITERATURE AWARD

得獎作品合輯

邊 境 海 鄉

烽 煙 餘 韻

2023 第20屆

金門文學獎

短篇小說・散文創作・新詩

THE 20TH KINMEN LITERATURE AWARD

得獎作品合輯

——縣長序——

浯島文學獎從民國九十三年開辦以來，截至目前已經是第二十屆，這二時年來從一個海島地域型的徵文比賽，到如今深受各方矚目，朝向華人的文學獎邁進，文化局的努力是有目共睹的。

浯島文學獎的舉辦，是金門縣文化局每年的重要工作，不設國籍的限制提高比賽獎金，就是希望各地的華人作家，能將目光聚焦金門，提高金門文學的能見度，吸引更多鄉親及世界各地華人作家的矚目及參與。

果然在各界大力推廣下，今年投稿總收件數較往年提高不少，可以說盛況空前。福海在這裡要祝福所有得獎人，不管您是不是金門子弟，您書寫的作品，都有刻畫很深的金門元素，這是浯島文學獎和其他文學獎不同之處，希望能透過您的生花妙筆，讓金門被世界看見。

欣逢第二十屆浯島文學獎得獎作品集結出版，希望更多人看到這些優秀文學作品，感受金門的浪漫風情，欣賞金門樸實之美，進而喜歡金門、愛上金門。是以為序。

金門縣 縣長
陳福海
謹識

——局長序——

總獎金高達一百萬元的湄島文學獎，從今年六月一日起開始收件，到六月三十日期限截止，總共收到短篇小說組三十二件，散文創作組五十八件，新詩組一百二十五件。經初審、複審到決賽，第二十屆湄島文學獎得獎名單終於在九月一日出爐。

今年破紀錄共收到兩百一十五件作品，其中有十六件因不符合資格被取消。計有短篇小說組二十九件、散文創作組五十一件、新詩組一百一十九件通過初審，於七月三十一日舉行複審會議，短篇小說組聘請縣籍作家陳慶瀚及知名作家蔡素芬、姜天陸擔任評審，從二十九件作品篩選十四件進入決賽。散文創作組則聘請縣籍作家許維民、王先正及知名作家李欣倫擔任評審，從五十一件作品中篩選十五件進入決賽；新詩組則由縣籍作家蔡振念、侯建州、張國治擔任評審，從一百一十九件作品中挑出二十件進入決賽。

決審會議於九月一日舉行，短篇小說組評審由縣籍資深作家陳長慶、曾任出版社編輯凌明玉、曾任職《皇冠雜誌》編輯彭樹君等三人負責；散文創作組則由縣籍作家林媽宥、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林黛嫻、知名作家楊渡（楊炤濃）三人負責；新詩組則由台灣中生代詩人李進文、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授，全球華文寫作中心主任須文蔚、著名詩人陳義芝等三人負責，三組都經過一番熱烈評審、反覆討論，最後才作出決議。

短篇小說組首獎由李宜紘獲得獎金十五萬元，優等獎有張陸強、嚴翊各得獎金八萬元、佳作獎有徐麗娟、賴俊儒及王席綸各得獎金六萬元。散文創作組首獎由陳嘉甄獲得獎金十萬元，優等獎有徐振輔、蔡欣佑各得獎金五萬元、佳作獎由林秀惠、林郁茗及何國華各得獎金三萬元。新詩組首獎由朱賢哲獲得獎金八萬元、優等獎由徐麗娟、蔡凱文各得獎金四萬元，佳作獎由王宗仁、賴文誠、邱逸華各得獎金兩萬元。

渥島文學獎今年邁入第二十屆，早已打響知名度，每年的活動徵件透

明公開、評審過程嚴謹、頒獎隆重禮遇，不僅贏得各界讚許，咸認為和台灣的大型徵文活動相比毫不遜色，浯島文學獎的舉辦，是金門縣文化局每年的重要工作，打破國籍的限制，就是為了讓海外作家有機會透過比賽發聲，提高金門文學的能見度，

在此我要恭喜所有的得獎人，由於你們的參與，讓浯島文學獎更加茁壯，未來我們可能會檢討增加其他徵稿項目，希望浯島文學獎更多元，吸引更多作家來參加。

文化局 局長 **呂坤和**
謹識

2023 / 第 20 屆

語
易文學獎

— 委員簡介 —

短篇小說組——複審委員

蔡素芬

蔡素芬，自由時報副總編輯，主導藝文版面，兼任林榮三文化公益基金會、慈善基金會執行長，兼任教於台師大國文系。主要作品長篇小說《鹽田兒女》三部曲——《鹽田兒女》、《橄欖樹》、《星星都在說話》，及《姐妹書》、《燭光盛宴》、《藍屋子》；短篇小說集《台北車站》、《海邊》、《別著花的流淚的大象》及編選文學選集數本。作品《鹽田兒女》改拍為公共電視開台戲劇。曾獲《亞洲週刊》十大華文小說、金鼎獎、吳三連獎及其他多種文學獎項。

姜天陸

姜天陸，一九六二年生。小說作品曾獲聯合報短篇小說類第三名與首獎、府城文學獎結集成冊類首獎、林榮三文學獎短篇小說首獎、浯島文學獎長篇小說首獎。兩次入選九歌年度童話選，入選一一年九歌年度小說選。小說作品集有《火金姑來照路》、《瘡·人》、《擔馬草水》、《胡神》。地方文史研究《南瀛白色恐怖誌》。

陳慶瀚

一九六三年生於金門陽翟，中央大學地球物理系和地球物理研究所畢業，一九九一年留學法國獲工程師博士學位。返台後任教於義守大學電機系，現為中央大學資工系教授。二〇一三年出版《離散對話錄》，收錄二〇〇六、二〇〇七、二〇〇七年於金門日報《語江夜話》專欄所發表散文。二〇一八年出版《金門村史——科甲聯登的村社陽翟》。科幻小說作品「柯氏訊息結構一百年」曾被收錄於黃克全編撰的《金門現代小說作家選》。二〇一八年以作品「四月麥田」獲得第十五屆語島文學獎短篇小說首獎。二〇二二年以作品「時間的秩序」獲得第二十屆語島文學獎散文首獎。

散文創作組——複審委員

許維民

一九五八年出生，民國六十九年輔大中文系畢業，即返鄉擔任教師，教職餘暇，喜愛攝影、田野調查、人物訪談與文字創作。

是金門七〇年代從事田野調查的資深工作者之一，出版的作品涵蓋風獅爺、古厝、古蹟、戰地事蹟、僑鄉故事、傳統產業、美食鑑賞、歌謠諺語等。

目前是金門日報《語江夜話》特約撰稿人，自民國九十六年七月十二日迄今，已發表作品逾兩百一十篇，主題涵蓋教育、人物事蹟、美食、休閒等。

王先正

出生於金門，一九五八年八二三砲戰後，與家人遷居台灣。板橋國小畢業，中學讀了七年五校，東海大學中文系畢業，返鄉任教於金寧國中、金城國中、金門高中。二〇〇九年退休以來，應邀在報刊撰述，整理多年積累，將所思所感，化為文字，分享讀者，著有《浯鄉歲月》、《書寫金門》、《聽見金門》。多次擔任金門浯島文學獎評審。兩任金門縣寫作協會理事長。寫作於己，就是分享見聞，以寫作反省自我，讓己心安。行文自惕：不胡亂造句，莫寫新駢文，不傷春悲秋，少吟風弄月。

李欣倫

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散文作品有《藥罐子》、《此身》、《以我為器》及《原來你什麼都不想要》等，《以我為器》獲二〇一八年國際書展非小說類大獎，亦入選《文訊》「二十一世紀上升星座：一九七〇後台灣作家作品評選」中二十本散文集之一，近年散文集入圍台灣文學館金典獎、Openbook 年度好書，散文作品也收入年度散文選及數種散文選集中。

新詩組——複審委員

蔡振念

蔡振念，福建金門人，畢業台灣於輔仁大學中文系，文化大學中文所。一九八五年赴美國留學，獲威斯康辛大學文學博士，一九九二年返國任教中山大學中文系，曾獲中國時報青年優秀學者獎，現已從中山大學中文系退休。

發表學術論文四十餘篇，學術論著《與現代詩共舞》，《高適詩研究》《杜詩唐宋朝接受史》、《蔡復一遯菴詩集校注》、《父子名宦——瓊林蔡貴易與蔡獻臣之學行》等五冊；現代詩集：《陌地生憶往》、《漂流預言》、《水的記憶》、《敲響時間的光》、《光陰絮語》、《漂泊的島鄉》等六冊，散文集《人間情懷》，編撰《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三毛》、《二十世紀文學名家大賞·郁達夫》等。並有書評、譯稿散見報章雜誌。詩作曾入選多種年度詩選。

侯建州

侯建州，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博士，千島詩社社員，現為國立金門大學華語文學系副教授暨教學資源中心主任。

張國治

張國治，國立臺灣藝術專科學校美術工藝科畢業、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文學士、美國芳邦大學（Fonbonne University）藝術碩士、福建師範大學美術學專業文學博士。曾任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視覺傳達設計學系專任教授兼學系主任、研究所所長，文化創意產學園區文創處處長，推廣教育中心主任，二〇二三年二月一日退休，現為臺藝大視覺傳達設計學系及師大美術系兼任教授。二〇一〇年起聘為廈門大學、華僑大學客座教授。甫獲臺藝大五十二屆傑出校友會獎。曾得過二十餘次的文學、美術獎項。著有詩集：《三種男人的情思》、《雪白的夜》、《憂鬱的極限》、《帶你回花崗岩島——金門詩鈔·素描集》、《末世桂冠——中詩英譯·版畫集》、《張國治短詩選》、《戰爭的顏色》、《歲月彩筆》、《無以名之的風景——張國治詩畫集》、《紋身——張國治詩畫集》共十冊；散文集《愛戀情節》、《濱海筭記》、《家鄉在金門》、《藏在胸口的愛》、《寫給金門的一封信》、《精神還鄉的時節》（散文及藝術評論集）共六冊；評論集《金門藝文鉤微》以及攝影集《暗箱迷彩——張國治視覺意象攝影》、《由黑翻紅——張國治二〇〇九攝影集》等共十九冊。主編《臺灣文化創意產業大賞》上下兩冊。

短篇小說組——決審委員

凌明玉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系碩士。

曾獲中國文藝獎章、林榮三文學獎、中央日報小說首獎及小小說獎、宗教文學獎小說首獎、聯合文學巡迴文藝營小說首獎、打狗鳳邑小說評審獎、新北市文學獎、世界華文成長小說獎、吳濁流文藝獎、「好書大家讀」年度好書，國藝會文學創作補助。

著作包含短篇小說集《愛情烏托邦》、《看人臉色》，長篇小說《缺口》、《藏身》、《此處收不到訊號》，散文《不遠的遠方》、《聽貓的話》、《我只是來借個靈感》等，其他文類有繪本、少年傳記十餘本。少年傳記五度獲「好書大家讀」年度好書獎。

陳長慶

陳長慶，金門碧山人，一九四六年生。長期致力於邊陲文學之書寫，樹立個人特殊風格，展現對社會與島嶼之關懷。民國六十二年與友人創辦《金門文藝》雜誌，擔任發行人兼社長。著有《日落馬山》、《烏番叔》、《鳳英嫂》、《晚春》、《金門特約茶室》……等文學與文史作品四十餘冊。《陳長慶短篇小說集》由越南胡志明市國家大學翻譯成越南文，在越南出版發行；中越文對照本則由行政院金馬聯合

服務中心印行。曾獲第二屆金門文化獎，四度獲國史館台灣文獻獎。閩南語詩作〈阮的家鄉是碧山〉由公部門鐫刻成詩碑，立於縣定古蹟睿友學校左側。現任金門睿友文學館館長、中華金門筆會理事、金門縣政府諮詢榮譽顧問、胡璉文化藝術基金會文化與藝術諮詢委員、金門縣采風文化發展協會榮譽理事長。

彭樹君

東吳大學中文系畢業。從學生時代起即屢獲各類文學獎。

二十三歲出版第一本短篇小說集《薔薇歲月》，至今共有六十多本作品，包括短篇小說集、小小說集、散文集、筆記書、電影小說、電視小說、人物採訪集。最新出版的是散文集《終於來到不必討人喜歡的時候》。

並以「朵朵」為筆名，出版《朵朵小語》系列。最新出版的是《朵朵自在小語：開成自己喜愛的花》。

寫作的養分來自於閱讀、音樂、電影、旅行、蒔花弄草、觀察人生百態，以及苦甜交織的生命本身。

文筆清麗細膩，對於種種人生況味往往深入幽微，尤其擅長描寫女性曲折情思，字裡行間總有溫柔撫慰的療癒光芒。

曾經主編自由時報副刊二十餘年，目前專事寫作，並開設「朵朵寫作坊」，將心靈與人生以書寫串連。

有「彭樹君」與「朵朵小語」兩個臉書粉絲專頁，並有「朵朵寫作坊」臉書社團，以及「朵朵—彭樹君」Instagram 專頁。

散文創作組——決審委員

林黛嫻

林黛嫻，小說家、散文家，曾任《中央日報副刊》主編、東華大學駐校作家、中國婦女寫作協會理事長、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創作有散文《本城女子》、《時光迷宮》、《你道別了嗎》、《推浪的人》、《移動的夢想》、《寫作的美學與技藝》、《彼身》等，小說《平安》、《林黛嫻短篇小說選》、《粉紅色男孩》、《單獨的存在》等長短篇小說集。另編有《中副五十年精選》、《台灣現代文選小說卷》等。散文〈孤獨的理由〉獲選香港高考閱讀測驗考材。

楊炤濃

楊渡，詩人、作家。

生於台中農村家庭，曾任《中國時報》副總主筆、《中時晚報》總主筆、輔仁大學講師、中華文化總會秘書長，其著作《未燒書》獲第三十四屆梁實秋散文大師獎首獎。

著有詩集《南方》、《下一個世紀的星辰》；散文集《三兩個朋友》、《飄流萬里》；報導文學《民間的力量》、《強控制解體》、《世紀末透視中國》、《簡吉：台灣農民運動史詩》；長篇紀實文學《水田裡的媽媽》；短篇小說集《九天九夜》；歷史紀實《有溫度的台灣史》、《一六二四，顏思齊與大航海時代》《澎湖灣的荷蘭船》《大學的脊梁》等十餘種。

林媽着

林媽着，金門烈嶼人。

國立台北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結業，曾任教職三十六年。

曾獲：林榮三文學獎、時報文學獎、教育部文藝創作獎、鄭福田生態文學獎、桃園縣文藝創作獎、浯島文學獎、入選一〇五年九歌年度散文選。

著有：《金色驛馬車》、《鄉居草笛》、《井湄少年》、《那夕迷霧》、《焚骷髏的人》、《浴在火光中的鄉愁》、《月光·枯枝·窗》等。

新詩組——決審委員

李進文

李進文，一九六五年生，臺灣高雄人，曾任遠足文化、臺灣商務印書館及聯合文學出版社總編輯，明日工作室副總經理，媒體記者等。著有《奔蜂志》、《野想到》、《微意思》、《更悲觀更要》、《靜到突然》、《一枚西班牙錢幣的自助旅行》等多部詩集和散文集，跨域著作有美術詩集《詩與藝的邂逅》、動畫童詩繪本《字然課》等。曾獲林榮三文學獎、聯合報文學獎、時報文學獎、臺北文學獎、吳濁流文學獎、文化部數位金鼎獎等。

須文蔚

須文蔚，詩人，現任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授，文學院院長，宜蘭花蓮縣數位機會中心主任，教育部邁向數位平權推動計畫團隊主持人，台灣文學發展基金會董事。東吳大學法律系比較法學組學士、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博士。創辦台灣第一個文學網站《詩路》，是華語世界數位詩創作的前衛實驗者，集結創作與評論在《觸電新詩網》。曾任國立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特聘教授、研發長、共同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華文文學系主任、數位文化中心主任、楊牧文學研究中心主任《創世紀》詩雜誌主編，《乾坤》詩刊總編輯等。曾獲得國科會八十九年度甲種研究獎勵，國立東華大學一〇一學年度延攬及留任國內外各類頂尖人才學術獎勵、一〇二、一〇四學年度研究優良教授，以及兩屆全校教學優良教師。出版有詩集《旅次》（創世紀）與《魔術方塊》、文學研究《台灣數位文學論》（二魚）、《台灣文學傳播論》（二魚），報導文學《看見機會：我在偏鄉十五年》（時報文化）；合著《臺灣的臉孔》（遠流）、《烹調記憶：做一道家常菜》（遠流）；繪本《月牙公主》（秀威少年）等。

陳義芝

陳義芝（一九五三—），生於臺灣花蓮，成長於彰化。一九七二年開始寫作。曾參與創辦《後浪詩刊》、《詩人季刊》；擔任《聯合報》副刊主任；並於輔仁大學、清華大學、臺灣大學、政治大學等校兼任教職。二〇〇七年起應聘臺灣師大國文學系專任，現為臺師大兼任教授，逢甲大學特約講座教授。主持趨勢教育基金會網站專輯「遇見一首詩」。著有詩集《不能遺忘的遠方》、《我年輕的戀人》、《掩映》、《無盡之歌》等九冊，散文集《為了下一次的重逢》、《歌聲越過山丘》等四冊，另有學術論著多種。詩集有英、日、韓譯本，論者稱許其詩作「冶煉敘事手法，擴張抒情傳統，兼有古典綿密及現代準確的特長，堂廡闊大，視野遼遠。」

— 目次 —

02 縣長序

04 局長序

08 委員簡介

短篇小說組

23 牛／李宜紘

47 無法彎曲的手指／張陸強

71 對面王大爺／嚴翊

105 若有風來／徐麗娟

127 追聲／賴俊儒

157 神隱／王席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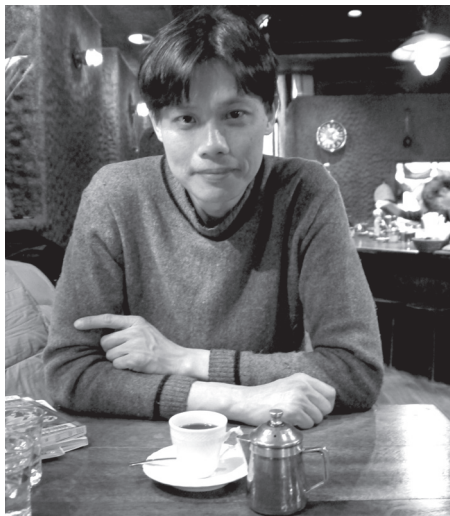


散文創作組

- 181 斷捨離／陳嘉甄
189 火的考古學／徐振輔
201 金城舞／蔡欣佑
211 阿美／林秀惠
221 溫粥／林郁茗
231 41年前，我抽中金門上上籤／何國華

新詩組

- 243 那次霧後的沙灘敘述／朱賢哲
249 〈一種明媚的憂傷——午後致陳景蘭洋樓〉／徐麗娟
253 〈向時間與歷史提問——記金門文史的守望者黃振良〉／蔡凱文
259 〈吾望再履——退伍多年後再回金門〉／王宗仁
265 停、看、聽——在馬山／賴文誠
271 加密的海誓——致浯江溪口守鸞的人／邱逸華



第二十屆渥島文學獎——短篇小說組・首獎

牛

作者／李宜紘

一九七七年生於彰化，筆名：高野寬。文化大學哲學系畢業，曾經營多年自家烘焙咖啡館。目前為咖啡烘焙師，經營咖啡豆烘焙。喜歡咖啡、電影與閱讀，熱愛寫作。

牛

一

月光下，強風掠過海面，掠過沙地上的濱刺麥、白茅與海濱沙丘後的五節芒，枝葉隨風顫顫巍巍晃動。孤立面海的風獅爺雙眼圓瞪，期望能稍減風勢。頓時，強風彷彿溫和少許了，輕手輕腳地向島內奔去。苦楝樹的橙紅果實也隨風擺盪起來，如戴上無數紅玉墜子衣飾的舞孃。接著一株株高大的木麻黃樹也跟著婆娑起舞，震顫搖曳的細線狀枝條像是高舉羽毛扇子在伴舞。

風也帶起了樹棲大鳥的情慾，紛紛引吭高鳴。聲音此起彼落，像在唱和，又像是競賽比拼。嚎叫聲傳進樹林附近的老厝裡，原本安睡夢鄉的農人被這陣陣淒叫聲驚醒。

不巧的是，大鳥的鳴音似發情的貓，也與嬰孩的哭泣聲有三分像。老厝裡的農人被那些隱藏在暗夜裡的生物，吵到無法深眠。他在床上輾轉反側，卻也無計可施。對牆的窗外清月皎潔，周圍飄動的白灰雲絮透著金色的光。他看了邊桌上的時鐘，時近三點。摸黑外出務農嫌早，躺下繼續安睡更難熬。

無奈起身，呆坐床沿，思緒尚混沌。凹鳴、凹、凹鳴……尖銳叫聲迴盪夜空。他抽了

面紙，撕下兩段，雙耳各塞一邊，又躺回竹蓆上。即便如此，依舊無法阻擋高尖音頻入耳。他已年過七旬，開過白內障手術的眼睛，觀看遠景細物日漸吃力。膝蓋與腰椎也因務農勞作退化不少。唯獨老年人常患的耳背毛病，未曾找上身，聽力反而靈敏異常。他自感，雖不知何故，竟連嗅覺也比壯年時更加敏銳一些。

經這一波折磨，睡意也被驅走無蹤。唉，老年人淺眠啊。只是在他盡人事而闔閉的眼簾裡，居然出現了那一隻隻碩大的鳥，站在高高的樹上。長長的尾羽拖曳在枝梢，隨著微風搖盪。耳裡接著閃現聽過的鳥大便從樹林高處墜落的聲響，啪、啪、啪……像是一坨坨泥巴落下來的重量感。

想不到，羽毛這麼美麗的鳥仔，怎麼會這麼可怕！年輕時從未見過，這幾年遍佈全島。到底要怎麼處理才好？思緒盤踞著心頭，難睡。老農又坐起身，嘆口氣，摸索著邊桌，抓到一盒菸。從菸盒裡拿出打火機，點上菸。火光在暗室中如螢之光。吸吐一口。白煙冉冉升空。他掏出耳裡的面紙，在手中不住搓揉。好像舒緩一些了，他伸了伸懶腰，開燈，信步至窗邊，就這樣沉寂地凝望著夜色。

屋外，藍紫色的夜空。星斗如碎鑽散佈。夜風颳過屋頂瓦片，發出咻咻聲響。清風過窗拂面而來。田野間蟲鳴唧唧。這時隔壁牛舍傳來陣陣牛息聲，原本焦躁的心情也因牛聲而逐漸平靜下來。

老農生命記憶中的諸多印象裡，黃牛總是其中主角。如巨岩般的龐大身軀，瀟灑著因勞作而體溫蒸騰的潮暖熱氣；那為了驅蠅而不時抖動的毛皮、左右甩擺的牛尾；犁土時，

手握犁具走在耕牛後方，眼中的健碩牛臀光景；還有翻土之後，那些在田間騰飛跳躍的吃蟲鳥群。

他想，牛不只是用來犁田農作而已。牛聯繫著他與腳下的泥土，讓他感受到自己是真切地活在金門這座小島，而其中毫無一絲虛妄浪擲的部分。土壤的氣味。人與牛的汗水。日光。前進與止步的吆喝指令聲。他慶幸，幸好現在隔壁牛舍不是停放著靜寂無聲的耕耘機，不然今夜該是多 孤獨無助呢！

聽到牛的鼻息聲真好，心裡很安穩。

耕田勞作真好。他為自己守著這塊地感到欣慰。雖然幾個同宗叔伯賣地外出打拼事業有成，他卻從沒羨慕過。聽聞哪個親戚誰跟誰在新加坡、在台灣發達的事蹟，也只是祝福。個人歡欣有異，生命的滋味只有自己能體驗啊。

農人這塊位於金寧鄉的祖傳農地離老厝不遠。他每想及許家數代先人都曾赤腳踏在同一塊土地，犁田鬆土，播種，插苗，就深深地感到那股綿密的聯繫情：自己和父祖以相同方式耕作，百年來毫無更變。唯一令他掛心的是膝下無兒，沒有人承繼家業，未來這塊土地又會有誰來耕作呢？

雖然這只是一塊遍佈乾燥褐黃色紅壤土的農地，毫無可觀的經濟獲利可言。因為土壤屬酸質土，能固定栽種收成的作物只有蕃薯、花生以及後期鑿井引水澆灌而成的少許蔬菜。收入僅能溫飽生活，絕無「賺到錢」的可能性。可也是這麼一畝貧土，生養許家人。他曾自嘲：因從小都吃蕃薯長大，那自己不就是蕃薯變成的。他父親許財為了感念蕃薯養

活數代人，因而將之取名為蕃薯，要他永遠記得蕃薯的恩情。

老農許蕃薯，胼手胝足，依靠著無以數計、蔓生在陰暗紅壤土之中的番薯與花生，餵養成就了一家人。自從妻子在三年前過世後，剩他孤身一人儉居。大女兒遠嫁美國，二女兒嫁到台灣，小女兒也在繁華的台北上班。

每日和老農依偎相處的，僅有牛舍裡的那頭三十歲老黃牛了。由於老黃牛的頭背、頸部披著赭黑色的毛，他都叫牠阿赤。牠牛角粗短，骨架雖大，因年邁腸胃吸收不良，不論餵了多少補營養的酒糟，依然瘦骨嶙峋。

他很是無奈。養牛一輩子，阿赤比孩子還親，卻是怎樣也養不肥了。老農無計可施。三個女兒都在外地，一年也難得親見上幾回。雖然固定視訊聯繫，他總覺得不真實，對著手機上的螢幕揮手寒暄……那跟看電視有什麼分別，像在演戲，像假的。

所以他寧可跟阿赤講話，牽牛吃草四處晃蕩兼當步行健身。與村里鄰人閒話家常，或人牛靜享安逸。日升。夕照。海風輕拂。牛嘴撕草咀嚼的聲音。時光就該在這些日常裡流轉運行。這是生命。

不過，偶遇的遊人，有時會打破平靜。曾被對方叫嚷著：「你看有牛欸！不過好瘦喔，是不是都沒給牠吃東西……」

老農聽言霎時無語以對，不知該辯解否。心裡侷促不安，像是自己真沒善待阿赤。已經盡量吃好的了，也看了獸醫……。

「純粹是老化緣故，換成人類的話，阿赤已經一百零五歲了喔，」上次那年輕獸醫在

檢查過後，邊說邊輕撫阿赤的背，「牠能陪蕃薯伯的時間可能不會太多了……」

見老農漠然望著，獸醫趕緊補充：「不過也不用太擔心啦，沒生什麼病，關節有點問題而已，另外就是年紀大吸收能力變差，安啦。」

牛變老，人也有了歲數，他近年也漸感氣力衰退。不過，無論田裡有無農務要忙，每日牽牛出門是他生活要事，已成多年習慣。鄉道小路一人一牛，踽踽慢步；或吃草；或踹蹠，總得出門一趟活動筋骨不可。老牛日趨緩慢的步伐，反而跟他現時年歲的腳步十分合拍。他記得阿赤還年輕力壯的時候，如果沒套上牛車，自己常常必需扯繩呵斥，提醒牠走慢點。初學犁田時，還曾把他拽倒，像拖著一截木頭般的往前衝，搞得他灰頭土臉。時間啊時間，果真盛年不重來！

倚窗沈思的老農思緒紛亂兜轉，內心忽又掛念起田裡不久前插枝的蕃薯，怕冒出的嫩苗新葉被啄食一空，那他又是白忙一場。人跟牛都老了啊，又怎麼經得起這樣反覆操勞。

「唉……」老農口中不經意地發出喟嘆，好似有人在身旁聽他牢騷。他想，如果年輕個二十來歲，自己還有精力跟牠們周旋，做套繩陷阱活捉，或用彈弓驅趕也行，現在卻只覺得心疲神累。曾請專業人士協助捕捉，但這些聰明的大鳥，肆虐過後就不再輕易光顧了……。今夜卻囂張到家門前啼叫，是在示威取笑他嗎？

那獸醫說是印度藍孔雀。多年前颱風肆虐，畜試所柵欄損壞後逃逸，因為沒有天敵就在金門到處繁衍。

應該叫恐雀才對，他想，恐怖的恐，半夜聽到這叫聲，全身都起雞皮疙瘩。而且還會跟阿赤搶酒糟吃，每隻都吃肥肥的，人靠近才飛走，怕人不怕牛。就因為阿赤沒牛脾氣，好欺負，可憐的牛……。老農心裡越糾結心情就跟著低落起來，索性把菸捻熄，打了長長的呵欠，然後走到廚房的水槽前盥洗去了。

一一

黎明天剛朦朧亮，老農就著曙光，先削了幾條蟲咬賣相不佳的蕃薯給阿赤吃。他把蕃薯削成片條狀，以方便老牛咀嚼。最近牠的食量變得比以前更小，眼睛也顯得有些無神，四條細腿像是硬撐著上方軀體似的吃力感。他直覺阿赤已到了生命的末期。

那種感覺在他生命中已經經驗數次。照顧，送終，人，或牛。每次他都會感受到那侵蝕靈魂的哀傷，心底慌張、不捨。這種即將到來的離別宛如清晨的霧，在不知不覺中已逐漸濡濕了他。

雖然懷著苦痛與無助，可他還是盡力維持老牛的生活舒適度。替牠刷毛、按摩、一口口餵食，做一切他所能做的。牛舍地上鋪墊著一層乾燥的麥桿，這是為了讓阿赤的老蹄與膝蓋更加舒適。他把落地的牛糞剷除，移置外面的堆肥區。補上新麥桿，接著打開電風扇，然後換了水桶裡的水。

確認一切，他感到滿意。朝陽已起，群鳥啾鳴。斜斜的日光灑在牛舍門口，一隻珠頸斑鳩像落葉般翩然降臨，啄食地面的蟲蟻。

每日清晨都是如此祥和，靜好歲月之下卻隱隱藏著生死更迭。與生相比，死亡通常沈默來去。一陣晨風吹來，樹梢蟬鳴乍響。他從晨思甦醒，居然覺得一切景況似曾相識。

關照完阿赤，他去準備自己的早飯。安籤煮白粥，荷包蛋加醬油，再炒盤自種的高麗菜加小魚乾。食畢便騎摩托車到金門醫院。

今天是回診看報告的日子。去年務農時他暈倒在田裡，幸好出遊路過的大學生幫忙叫救護車，送醫檢查發現是頸部的粥狀動脈硬化導致。大學生說他起初沒看到人，是因為牛在原地來回躁動，又好像在舔什麼東西，才停下腳踏車一探究竟。

當時阿赤不斷舔著老農的臉，似乎希望能喚醒主人。

事發前他只覺得陽光很刺眼，天空白茫茫的。意識恢復時正要被放上擔架，他嘴裡咕噥著：「你們要做什麼，阿赤呢？」

「阿赤？」

「牛啊。」

「綁在那邊。」救護員指向另一邊。

他想撐起身卻頭暈目眩。

「阿伯你先躺下，牛不會跑走啦。」

他轉頭，眼角餘光瞥見阿赤靜靜站在樹下，才放心躺平。晴空蔚藍如海，白雲像巨大

冰山。擔架上了救護車。田間吹來暖熱的風。

「阿伯有家人同住嗎？」

「只有我自己。」

回話後才驚覺親人距離遙遠。救護車鳴笛響起。不過想到阿赤還在樹下等他，心頭卻暖暖的，並不真覺得孤單。

阿赤是他人生中養的第三頭牛。第一隻是公牛，叫福仔，算是父親養的，後來交接給他，過世時約莫二十歲。另一隻母牛叫小黃，從小牛養起，活到差不多二十五六歲。阿赤是小黃配種生的，已經三十歲了。他想過，阿赤有可能是他養的最後一頭牛了。

可他不敢想無牛的日子。家裡只剩自己一人，隔壁牛舍空蕩蕩的。鎮日枯坐。父母親跟妻的相片在牆上，看著看著心裡更添思念情。電視機重播著十幾年前的八點檔戲劇，嘻嘻笑哭罵。可妻生前最愛看，每日準時觀賞，所以他閒時也會開著電視。偶爾電話手機響了，接起來不是推銷就是詐騙。

不不不，他嚇得搖起頭來。那種日子比死還可怕。就算過幾年沒氣力再下田，也想繼續養牛。現代年輕人養寵物貓狗，我養牛。他想，牛也是家人。

以前他喜歡駕牛車出門，基本上在金寧鄉內都以牛車代步。這習慣是從小養成的，如果剛好不用上學，父親出門一定帶著他。

在那機動車輛稀缺且貴重的年代，牛車是父親的雙腳。

父親許財在八二三砲擊期間，被掉落在附近的一顆砲彈碎片掃中膝蓋，斷了韌帶，傷癒後卻變得跛腳，走路一拐一拐。因此不管到農地耕種、到海邊拾海味，或是載農穫去市集販賣，他都會駕牛車出門。

當年戰後，金門開始實施嚴格的戰地政務措施，如果牛隻排遺在路中未清潔乾淨者，會被罰款。因此牛車上隨時都放著一副竹耙與畚箕，車側掛著空水桶。但是因為膝傷緣故，父親跛腳無法迅速下車清糞，動作慢也可能會遭到責罵。有次還和負責督導整潔的戰鬥村員起了口角，所以後來駕牛車都會帶上他。他在車上的最重要任務便是：即時清除牛糞。

前方的牛尾巴如果隆起高舉，代表牛隻有了便意，來得及便停車拿桶接糞，萬一慢了落地只好用竹耙掃進畚箕裡。牛糞在彼時算是珍貴的「原料」，可施肥，可曬乾當燃料，可築屋，因此無論如何都會收集回家。

木製牛車簡陋狹小，兩人靠肩並坐。記憶中，居家時他未曾跟父親並肩而坐，父親的威嚴彷彿在他周圍築了一堵牆。距離感隔閡家人，若父親沒先開口，他是不敢多話的。

可能是父親也受不了僵硬尷尬的相處氣氛，便開始主動開口找話題聊天。父說了許多心內話，臉色開始變得柔和，語氣也溫柔。他才知道父親很在意跛腳的事實，不喜歡被看、被品頭論足，更遑論有些鄰孩會在背後稱他「那個跛腳財」。

出發前，老農看著停在牛舍一隅已荒廢數年的牛車，以前他都笑說這台是他的賓士，

不過不用加油很環保。只是自從五六年前阿赤老態畢現，拉牛車越發吃力之後，他就再也沒駕過牛車。牛車太重，對阿赤負擔太大，不忍再操勞牠了。

他又補上一大把已剔除老葉粗莖的牧草，拍拍阿赤的頭，才跨上摩托車。

從西堡出發，二十分後就抵達金門醫院。他搭電扶梯，到了二樓心臟內科門診。

「蕃薯伯，菸有戒了嗎？」

一見面沒說幾句話，醫生就詢問戒菸問題。

他搔了搔灰白的短髮，靦腆輕聲說：「快了啦，最近都兩三天抽一根而已。」

「菸裡的尼古丁對心血管很傷，完全戒掉比較好。」

「唉，但是心情煩的時候，抽一根會好很多。」

醫生眼盯螢幕，噓噓打著字，「什麼事讓你煩？」

「都是一些小事啦，最近煩惱孔雀。」

「孔雀？去偷吃你的田喔。」

「剛長出來的蕃薯葉被吃好多，那鳥很聰明，都吃嫩的，半夜又亂叫，吵到我睡不好。」

醫生轉過身來說：「從你上次檢查的報告看起來低密度膽固醇有降不少，改善很多。在家不要煮太油太鹹，多吃一點蔬菜，水要喝夠。蕃薯伯我記得你說自己一個人住，對嗎？」

「對啊，我自己一個人，」忽然想起什麼似的，他又說：「還有一隻牛啦。」

「牛？」醫生笑了出來，「牛又不會照顧人。」

「難說，之前我昏倒的時候，旁邊的人說牛一直舔我的臉，那天很熱。」

「真的喔，以後太熱就等涼一點再出門啊，藥記得按時吃喔。」

「謝謝啦帥哥醫生。」老農站起離座。

「孔雀不是可以請人去捉？還能賣錢。」醫生看向準備開門的老農。

「有啊，可是請人做陷阱後就不來了。」

「孔雀有躲起來偷看啦。」

護士過來說：「阿伯你先到外面等，等一下叫名字拿健保卡，再去繳費領藥。」

「好好。」老農頻點頭往外走。

孔雀……他心頭條地閃過之前拿孔雀羽毛來病房給妻的畫面。

那天室外豔陽如炙。藍天高遠，吹拂著乾熱的風。白雲慢條斯理地晃過天際。醫院內涼冷如冰箱，當時他懷著羞赧之情，快步走入醫院，卻因溫差過大而打了個冷顫。那才沒幾年而已，怎麼像過了很久，他想。

「許蕃薯阿伯，這是……」護士開門唱名，手拿健保卡跟領藥單遞給老農，叮嚀服藥事項。

那是首次遭遇孔雀肆虐。妻病後，他到醫院陪伴前，會先到田裡巡視一趟，抓蟲、澆

水、修整。到場後卻發現慣常栽植的小粒種花生「結令仔土豆」遭殃了。「結令仔」雖然個頭小但香氣足，在市場最受歡迎，一斤花生可賣五六十元以上。從春天播種，一百天左右就可收成。到了春末夏至之際，就改種蕃薯。眼前鄰近收成的花生叢卻被孔雀啃得坑坑疤疤，有些更被連根扯出土表啃食。他心痛巡視，把傾倒的假人端正，深插入土。

難道臉畫不夠兇，他想。看起來沒效果，連假人都被撞歪了。以前都是雉雞偶爾來搞破壞，相比之下，孔雀體型更大，農損更多。沮喪之時，他餘光瞄到花生枝葉裡有一根碩長豔麗的尾羽。他彎腰撿起端詳，隨著轉動的角度，羽毛閃爍著寶藍與靛青色的光彩。

當時孔雀還未如現在遍佈，僅東半島較多，故初撿到時覺得新奇。那陣子他都是醫院住家農田三處跑，雖然女兒們給媽媽請了看護，他仍舊每天會到醫院待上半天時間。

他不懂如何表達對妻的情感，妻生病後也只是盡力陪在她身邊。往日兩人相處就只像親人，連牽手都覺得彆扭。

小女兒曾開玩笑問：「爸你連媽的手都不牽，到底是怎麼生我們三姊妹的？」

他從未多想兩人的事，認真講就只是夫妻情份。只是剛好年紀到了，有人介紹住在金城鎮的妻，媒合後就結婚了。

時間到了結婚，理所當然，就跟他春種土豆，夏秋栽蕃薯的時序一樣。農人不多想無端餘事，只是在金門島上生息，農作，收成。

原本可能的人生餘想隨他一鋤一耙，掘入紅土裡，伴混著汗水，收穫成顆顆粒粒花生跟蕃薯。心思只有農作物、四季、牛，連他自己好像都隱沒在這時光流轉如斯，年月恆常

的日子裡了。

直到妻病重，他才始有片刻暫止，心緒停駐。終想起那個嘴巴愛叨念，跟了他一輩子的妻。

他想起妻在門前坐著矮凳銼安籤的身影，在東門市場數十年如一日叫賣自家農穫的大嗓門；想起她大字不識幾個竟然還能自己搭飛機；想起人世間其實不公平，他這個數十年的老菸槍，居然會活得比妻還健久。

原來面臨分離，時間帶著緊迫性，記憶就會像東北風席捲而來。

他望著滿田瘡痕，無助地嘆了口氣。晚些再處理吧，還得先去醫院。幾叢殘株上留有黃花，隨風震動。他興起，隨手摘了幾枝帶梗黃花，用花生藤把孔雀羽跟花繩結一束。

「這送妳。」他害羞地說。

妻臉現了笑容，虛弱說：「很美……不過等太久了啦。」

拙言的他心情激動，不熟練地伸出手，輕握著妻冰涼的手，連點了兩次頭卻不知該說什麼。日光在病房的窗簾開縫裡閃耀追逐，外面碧藍的天空越顯深邃。

「我去廁所裝個水。」

途中他抹去眼角滑落的淚滴，站在鏡子前又差點抑制不住情緒，索性潑水洗把臉冷靜。回來後他把羽毛花束放入盛水的玻璃杯裡，放置在病床旁的矮櫃上。

幾天內，三個女兒陸續回到金門，待在媽媽身邊。妻走的時候，他發現黃花謝了一桌，

只有孔雀尾羽還閃亮閃亮。

三

遠遠他就看到一隻大鳥在田地旁的陷阱裡掙扎。太陽尚未高升。地表罩著一層薄霧，像是白色的絲綢在田野樹林間繚繞。麻雀嘰嘰啾啾，八哥鳥鳴喳喳。請來的捕雀人手裡抓著布袋靠近。孔雀發覺有人，想振翅飛離，卻徒勞無功。狼狽拍動一陣，幾根羽毛如棉絮紛飛空中。

捕雀人從布袋裡掏出舊黑衣先罩住鳥眼，以降低警戒心。是隻尾羽短小，綠脖褐身的母孔雀。解開套索後，用繫繩捆綁雙腳，裝入大紙箱，再蓋上布袋遮光。

「孔雀你們抓得完嗎？」

「捉不完的，」捕雀人邊搬紙箱邊說：「全金門超過兩千隻。」

「那怎麼處理？」

「兩難啦，有人說這是外來種要全部移除，也有人說孔雀很美，可以留下當觀光資源，不同意見很多……」

「雖然有抓到一隻，我看還會再來。上次差不多有八九隻在田裡吃，公的比較多，尾長長的，很漂亮。」

「這類外來種鳥如果不是這麼漂亮，早就被打光了，不然你看那些在台灣綠蠶蜥下場。」

「是啊，我有看到新聞報導，一隻一隻綁起來放地上。」

「帥哥美女不管在哪裡都比較吃香，」捕雀人開車門，坐進三菱得利卡的駕駛座，「像我這種醜臉的，連老婆都不想看我。」說完搖搖頭，發動引擎，「先來交差去。」

「感恩啦。」老農舉手示意。

為什麼孔雀不飛走，他暗想，應該是金門太好了，有吃有住。酒糟那麼多吃都吃不完，廢棄營區四處有，不怕沒地方躲。

也有可能是「憨慢飛」，太大隻飛不遠，就和土雞一樣。

他目送捕雀人的車消失在瓊安路口，內心叨絮著：我是憨牛，連飛都不敢，比孔雀還可憐，這輩子我看注定要老死在金門了。

老農從未離開金門島，連烈嶼也未去過。離島最遠的足跡就是踏入潮退時的后沙淺灘撿拾花蛤。某次在潮退之時他低頭專注挖蛤，湧來的潮水漫溢腳踝，他卻猛然害怕起來，擔心自己是不是要被帶入海中了。抬頭回望，當下竟覺得金門島好像就快要飄走一樣。驟然升起的緊張感讓他趕忙回岸，顧不得竹簍裡的花蛤還遠不足拿到市場賣的量。那時每日負責拿自產作物到東門市場擺攤的妻，氣得數落他，說為什麼不撿多一點，這只夠在家炒盤九層塔花蛤加菜吧！當然他是不敢明說緣由，這奇怪的理由連自己都感到荒謬汗顏。

或許他不敢坐船、搭飛機，都是因為類似的恐慌感。

他回想起兒時發生的八二三砲戰，那時還只是個六七歲的孩子。因父親擔任民防隊，所以一家人並沒有隨母親娘家的親人疏遷台灣，而是像鼯鼠一般躲在潮濕悶熱的防空壕裏避難。外頭爆炸聲震耳欲聾，土地被砲擊搖撼。洞內轟鳴、震盪，砂石碎屑隨時崩落。末日般的恐懼讓裡面的婦孺驚怕，他跟媽媽及大姐瑟縮在角落。

驚叫與哭泣聲迴盪在防空壕裡。雖然也感到害怕，他隱約記得自己並沒有像其他小孩那麼驚恐，也許當時還年幼對死亡尚未真正清楚，也或許是感受到了土地幫他承接了砲彈的攻擊這件事。

那種受到土地保護的感受，像是回到了媽媽的肚子裡的呵護感。感到安全。只有在土地上，他才安適自在。迅速移動、搖晃、遠離地面的行為都讓他感到害怕。老農僅有的機動交通工具是三陽金旺摩托車，騎乘速度也未曾超過時速五十公里。

因為那說不出口的羞恥恐慌感受，兩個女兒結婚時的男方宴客，他都沒有到場，是無奈的妻獨自參加。兩女兒與老伴都為此和他吵架冷戰，畢竟哪有父親不出席的道理呢？可他從未跟另一人訴說這恐慌的感覺，一方面是寡言不懂怎麼完整表達，另一方面是不想示弱。堂堂男子漢，他不想讓別人知道自己會害怕搭船、搭飛機這樣稀鬆平常的事。

他只故作瀟灑地說：「我不想離開金門，反正都還會回金門辦歸寧宴。」

聞言的妻子與女兒們，當然覺得不可理喻，起初還按耐心情試著說服：「你女兒結婚耶！當作旅遊不好嗎？」、「對啊爸你這麼喜歡牛，婚禮結束後，我和湯姆再帶你去黃石

公園看野牛，好不好？」、「就是說嘛，讓媽自己坐在主桌多可憐哪！」

他自知無理服人，在眾目下心煩意亂，脫口而出：「阿赤沒人餵啦！」

「請阿旺叔來餵不就好了，他也有養啊。」

「不要啦，阿赤不習慣。」

「就為這一隻牛！爸你竟然不想來。」大女兒難以置信，自己婚宴竟比不上一隻老牛。

妻子搖頭說：「我看你養牛養到頭殼壞去……」

原本去不去跟阿赤沒關係，純粹是自尊心作祟緣故。但當家人都把矛頭指向牛時，他本能立刻反擊，怒說你們都不懂感恩等等。最後兩方各持己見，鬧得很僵，變成他和牛一國，三個女兒和媽媽一國。

牛不會說話，無法辯解，不知道為何最近其他家人都討厭牠。可牠感受到那種頻率，也因此好幾天食不下嚥。就算吃了草，沒多久又吐出來，體重直掉。看獸醫也找不出原因，只能打營養針救急。

直到某夜，鬱悶難睡的老農到牛舍對著阿赤說話，跟牠說了自己不敢搭船跟飛機的事。說家人其實都很喜歡牠，只是被他無意中當成擋箭牌。也不知阿赤是否聽懂了，牠哞哞輕叫了兩聲回應。從那天清晨起，阿赤進食就恢復正常，沒再出現嘔吐症狀。不過身形卻從此變得削瘦，沒有回復成原來的豐腴樣子，猶如生了一場重病。

整頓好遭受孔雀破壞的蕃薯田之後，他返回老厝。接近住家時，發現牛舍上有隻雄鵲

鵲正發出銀鈴般的鳴聲。紫羅蘭黑的背羽，雪白腹部，高翹著上黑下白的尾羽。鵲鵲輕巧地東蹦西跳，像在示意什麼似的。

老農停好摩托車，靠近牛舍，才驚見阿赤倒臥在地上。他顫抖著手貼在牛鼻前，一股微弱的鼻息潮濕了手。他往地上坐，用另隻手撫摸著阿赤的側臉。老牛勉強從嘴縫裡擠出舌頭，在他手心刷了一下。鵲鵲叫聲無歇，清脆靈動，宛如安魂曲。

這大概是最後的時刻了，他想阿赤是為了等自己回來吧。要打手機給獸醫嗎？他輕輕撫摸老牛，感覺毛皮底下的生命起伏退隱至牛體深處，過去那種勃發的生息已消失無蹤。牛眼無焦距看著，瞳仁映照著屋外的斜陽，像望著一片光。

屋頂上的鵲鵲換了音調，變成高尖的啾鳴。外頭瞬時刮起大風，搖曳的相思樹發出沙沙聲響，落葉紛紛，尖細長葉在空中旋轉、飄移。他腦海中浮現阿赤尚小的時候，跑在母牛小黃前頭的畫面。小牛橫衝直撞，才剛抵達田地，便衝進田間奔跑跳躍搞破壞。往往他必須大聲喝斥，假裝拿竹枝欲打，阿赤才會收斂幾分。現時，往昔那隻精力充沛的小牛卻僅剩一息靠在他身旁，而那景象歷歷在目，宛若昨日。

當年的阿赤去了哪裡？他落寞地想著。

老牛慢慢闔上眼，關閉世界，長長的睫毛下泛著淚水。從口鼻呼出一縷氣息之後，阿赤再無動靜。老農模糊了眼，什麼也看不清，卻能隱約聽到在心中響起的哞哞聲。

晴朗高遠的蒼穹下，老農孤立自家田邊，靜看挖土機用怪手在田地邊挖了一個大坑

洞。推高機將阿赤放入，怪手再回填土方覆蓋。艷陽高懸，雲團低飄而過，在田地上投下陰影，像艘巨大的飛行船。一隻戴勝飛降到農田的另一邊，似乎受到機器的驚擾而豎張著橙黃黑斑的冠羽，接著收合黑白相間如徽幟的翅膀，低頭啄食，仿若無事。附近正榕樹叢蟬噪不止，似與動土的機械鏗鏘聲爭鳴。地表吹著乾暖和風，田地上的蕃薯葉微微顫動著。

眼前的一切讓老農陷入沈思。阿赤走了，田地三不五時也被孔雀折騰得百孔千瘡。他內心從未如此茫然。誰能幫他翻動這畝褐紅田地呢？如請機器代勞，長眠地下的阿赤又會怎麼想？那些抓不完的孔雀還會再來吃嗎？要吃多少牠們才會滿意！

此時，他心底突閃現先前三個女兒齊聲要他退休，別再下田的畫面。

「爸，你每次收成只賺一萬多塊，那麼辛勞，不值啦。」、「對啊，我們三姐妹養你就夠了，不用再下田裡風吹日曬。」、「去年你不是才暈倒在田邊，還好路人看到叫救護車，如果沒人發現呢，你說危不危險！」

年節返鄉的女兒們一人一語苦勸老父。

「沒下田，我看我很快就痴呆了，整天只能看電視，最後被電視看整天！」

「你可以培養興趣啊」

「我興趣就是種田。」

「哎呦，那是勞動，太辛苦了啦。」

「那也是運動，流汗對身體好，再說阿赤怎麼辦！」

「牠老了要退休了。」

「對啦，牠走路那麼慢，還要拖那個重犁很可憐。」

老農一時語塞，阿赤的確拖犁越來越吃力。

「田就租給別人種就好了。」

「租金搞不好都比種田的錢多……」

那天是大年初二，說不過女兒們的老農，悶悶不樂獨自走出門。他走到牛舍前，望著裡面正在反芻嚼食的阿赤。東北風嗚嗚地吹，在樹間瓦縫颯出銳音。落葉在前庭翻滾捲動。一隻棕背伯勞靜佇在電線桿上，黑眼帶裡的晶亮雙瞳骨碌碌地盯著地面看。

雖然女兒說的有道理，可是我又怎麼能放得下？他想起父親許財臨終前說，這輩子最遺憾的就是沒有死在自家的田裡。以前聽不明白，現下他忽然瞭解父親的意思了。

田地是農人真正的家，沒有了家就不再是農人。

雙手扒在門框上的老農，臉上露出一抹悲愴的笑。原來自己和父親的牛脾氣如出一轍，都是憨牛。

「阿公，媽媽說外面風大很冷，叫你進去。」六歲的孫子扯著老農的外套下擺。

「好，好，」他牽起孫子的手往家門口走，「那我的乖孫冷不冷啊……。」

「蕃薯伯，OK了，」施工的男子喊道：「蕃薯伯！」

「喔……好了。」老農被工人的叫聲喚醒。

「我看你太悲傷，恍神喔。」工人為自己點了菸，然後遞過菸盒給老農。

老農擺擺手，「我在戒菸，心血管方面不好，不能抽了。」

工人點點頭，「你身體健康比較要緊，」呼出一口煙後問道：「聽我老爸說他二十幾年前也幫你埋過一隻牛。」

「是啦，這隻牛是之前那隻生的。」

「有一些人牛老了就賣去殺掉取肉，還能多少賺一點。」

「這對我來說不可能，牛是一輩子的家人。」

工人用肩上的毛巾擦拭臉上汗水，「你比較惜情啦。」

「我們這一輩都這樣，情份不是錢能比的。」老農講完後，驀然驚覺辛勤務農一輩子，今天能在自己的田裡，在牛的面前說這句話，一切都有了意義。

工人叨著菸，比了讚的手勢，然後將機具陸續開上大卡車後斗。

老農顧自在田邊看著，眼裡浮現阿赤在田地作業的總總。犁，翻，鬆，挖，整平。後方跟著紛飛起降的八哥與白鷺。鳥兒有時還會直接停駐牛背上，像乘著一艘船。他左手持繩，右手扶犁，人牛一體，宛若踩著舞步前進。

「噢噢……」老農不自覺輕喊出聲，雙臂弓緊，彷彿身前有一頭牛，正昂然闊步前行。

評審意見

行文有汪曾祺的抒情風格，不疾不徐，文字節奏掌握適切，許多細節的堆疊，耐心營造一孤單老農困守金門，金門遺世獨立正如老農，他藉牛抒發需要依靠需要有子女陪伴有個人說話，但這些他都沒有，只有牛始終如影隨形。衰老的牛是他，他也是餘日無多的牛，人牛之間的情節綿長而婉約動人，金門地景、戰爭歷史鑲嵌得宜。結尾餘韻嫵嫵，散發蒙太奇感。



第二十屆浯島文學獎——短篇小說組・優等獎

無法彎曲的手指

作者／張陸強

金門人，祖籍甘肅，警專消防科，金大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碩士畢業。民國八十八年任職於台北市消防局，八十九年返鄉服務迄今，擔任外勤消防員二十一年，目前轉文職。

無法彎曲的手指

是一個陽光明媚的上午，隊上警鈴聲急促地響起，我的神經不自覺緊縮了一下，習慣性地往值班台衝去。耳畔傳來值班同仁廣播：「救護、救護，第二士校幹訓班旁工地，有工人受傷昏迷，第二士校幹訓班旁工地，有工人受傷昏迷，出動91、71、11。」

我拿了車鑰匙確認現場狀況後，便與同事跑至車庫穿上裝備，依勤前編排的任務分工，各自駕駛負責的車輛出勤。

車組到達現場時，從車窗望出去，只見一台卡車車斗橫在半空中，由一條鋼索吊著，鋼索另一頭則勾在一台挖土機的斗齒，看來隨時就會掉落似的。下方一個人俯趴在地上，一動不動。看見我們下車，報案的人趨步走來，我打了聲招呼，問明狀況後立即回報勤務指揮中心，接著跟同事將卡車輪胎放氣，用枕木支撐車身，並請現場另一台挖土機幫忙抵住車斗，過程中傳來其他工人的對話：「叫伊等車廠的師父來處理伊不聽，偏愛自己修。」

「對啊！固定又沒做好，那兩隻方木那麼細，哪有辦法支撐這樣的重量。」
「唉，汝講的話，伊怎麼會聽得下去，我看伊吸毒吸到腦袋壞去啊。」

我與同事將車輛固定好，確定安全無虞，才從車下小心把傷患拉出，準備翻身做急救處置，一看到傷患的臉，我愣了一下。雖然鮮血跟泥土沾滿了頭跟臉，但從身形看來，感

覺像極了我熟悉的一個人，我瞄了一下他左手掌的小指，就更加確定了。

長期的職業訓練讓我無暇多想，立即與同事將人固定好，合力抬上擔架床。我們評估傷患時發現已經沒有呼吸心跳，立即施作 CPR 加 AED（心肺復甦術及電擊去顫術）並建立呼吸道，接著我拿起無線電向醫院回報患者 OHCA（到院前心肺功能停止），請對方作急救準備。

抵達醫院時，急診室的護理師已經在大門守候。做完交接，醫護人員將傷患推進急救室並拉上簾子，我這才坐在椅子上喘氣，車上的顛簸跟心情的起伏讓我忍不住乾嘔，好一會兒我才慢慢冷靜下來。

雖然才上午，狹小的急診室已擠滿了人，儀器此起彼落大響，醫護人員在內外科診間忙碌奔走。他們的身影背後，是一床床留觀病患，有的已經沈睡，有的皺著眉頭，有的表情痛苦，更多的是兩眼無神直視前方。一旁家屬的表情，大都顯露著關心與憂慮。

一位年輕的護理師對著我喊道：「學長，請問現場有傷患的家屬或朋友嗎？」我走向前去：「傷患的同事開車在後面跟著，還沒到。」她點了點頭後走進急救室，不一會兒又走出來：「他身上沒有證件，他同事來的時候，請他來檢傷站找我。」「傷患我認識，我會通知家屬過來。」我答道。

被壓傷的人叫王金生，是我表弟，我迅速撥了通電話到他家，接電話的是他的父親，我母親的堂哥。我對堂舅簡單說明金生的狀況，不到半小時他就趕來急診室了。

堂舅神情焦急地說：「阿峰，這個不肖仔怎樣了，這馬滴叨位？哇要去看伊。」說完

這句話後，他瞬間紅了眼眶。

「阿舅，汝先不要著急啦！醫生正在內面治療。」我指了指診療室，然後扶著他朝家屬座位區走去：「汝先坐著，等一下醫生會出來說明。」堂舅邊坐下邊說：「金生這幾天一直吵著要去工作賺錢，講要去伊朋友那幫忙，那欸發生這欸代誌。」

「聽現場工人講，因為卡車故障，伊硬要自己修理，應該是沒做好安全措施，被車斗撞到頭。」

堂舅聽到這句話後，立刻起身要去掀診療室的簾子，我還來不及阻止，一名醫師便從裡頭快步走出來：「誰是王金生家屬？」

「偶啦！偶是伊爸爸啦！」

「先生，哇甲汝解釋一下病人狀況，病人都阿有失去喘氣尬心跳，經過阮欸急救，現在有恢復了，不過人還勾是昏迷……現在安排去照一下電腦斷層，先看頭殼裡面的情形再講……」醫師操著不太熟練的閩南語說道。

堂舅一臉茫然：「按呢毋就真嚴重。」醫師沒有回答便離開了。接著堂舅轉頭對我說：「阿峰，汝愛幫阿舅，汝知道阿舅大字不識幾個。」

「哇欸啦。汝有通知表姊某？」

「有啦！伊正在趕來。」然後他像想起什麼似的叮囑我：「丟啦，汝若轉去，千萬毋湯嘎金生伊阿嬤講啦！」

離開金門求學又分發至台北服務後，母親也搬到台北與弟弟居住，故鄉已沒有親人，我就再沒有回去過了，一晃就是十幾年，直到前些年，母親念叨著要回金門，說起故鄉往事，不由感慨系之。看著母親對家鄉的思念，內心深感不安，終於下定決心，趁著今年金門開缺，割斷台北的絲絲縷縷，與母親搬回金門居住。而往日只剩一條看不見的線聯繫著的人事物，隨著人的聚合，仿佛木讷的提線又重新牽扯起來。

回來後，只要一休假回家，我都能在村裡看見金生。十幾年不見，他的外貌跟精神狀況與我從前認識的金生明顯不同，他經常騎著一台小綿羊，將安全帽掛在後腦勺，然後在村裡村外穿梭，有時騎著騎著他會在馬路中間，或是某一塊空地突然停下來，兩眼木然地望著遠方，陷入久久的沉思。有時又會喃喃自語，對著空氣比手畫腳，像有人正在跟他對話似的，完全不理會周遭事物，彷彿這天地間只獨有他一人。偶有車子因為被擋道而鳴按喇叭，他才緩緩將車滑到路旁，連頭都不抬一下。他之所以表現出像個哲學家的樣子，並非是出於自己的願望，而是接觸毒品之後的事。

染上毒癮的他，在醫院與監獄之間輪迴，反反覆覆的戒毒又吸毒，導致精神狀態異常混亂，在急性發作時常常鬧得村裡雞犬不寧，好幾次用蚵刀刺破我車子的輪胎，頻繁的騷擾影響了我的日常。

有一天我忍不住跑去找他爭論，看到他房間的牆壁畫滿了符咒跟文字，顯得有些詭

異。我質問他為何要刺破我車子的輪胎，他說這並非他的意思，而是天上派來的鬼指示他做的。我接著問說鬼在哪裡？他指了指我家屋頂的方向：「鬼攏密滴恁兜冷氣機內對，嘻嘻！阿峰，哇只是聽命令而已。」他重複著這句話，然後露出得意的笑容。

我抬頭凝視牆上那一堆符號跟文字，想在裡面找尋一點關於鬼神的蛛絲馬跡，不過沒有任何發現。



醫生進去急救室不久後，金生就被推去做電腦斷層，結果顯示頭骨骨折合併硬腦膜下出血，幸運的是今天剛好有台灣來支援的神經外科專科醫生，可以立即為他做開腦手術。

我看著金生，此時的他靜靜躺在病床上，臉上蒼白木然，已經沒有平日的狂躁及戾氣，若不是還有儀器的聲音，實在感受不到他還活著的徵象，而他那隻無法彎曲的手指，如同一個錯置的玩具配件，突兀的連接在手上，讓我想起了一件小時候的事。

那是二十幾年前的一天，番叔公家的一隻玉鐲子突然不見了，這在我們呂村裡是件大事，畢竟那個年代民風純樸，加上那隻玉鐲子頗為昂貴，而且具有特殊的紀念價值。據說這隻玉鐲子是番叔公下南洋的父親從緬甸買回來送他兒媳婦的，番嬸婆異常珍惜，只有在盛大的日子才會戴著。

番叔公家掉了玉鐲子的事，很快在村裡傳開來，大家都說是金生偷的，因為那天下午，有人看到我跟金生去過番叔公家裡。

小偷當然不是我，我怎麼會是小偷呢。

呂村的人都知道，我母親雖然學歷不高，但對小孩管教嚴格。我父親是隨蔣公撤退到台灣的軍人，在金門防衛部任職，平常雖然很少回家，但一回到家就會藉機訓勉我做人做事的道理。我學習成績年年班上第一名，你們說像我這種家庭環境裡的孩子可能當小偷嗎？

金生跟我同年，一個年頭一個年尾，那時候也就是十歲左右，我們兩家住得很近，中間就隔著一條巷子。他父親是水泥匠，母親年輕時精神受了刺激，無法理事，金生就由奶奶帶大。家裡一大堆孩子，只有他一個男生，還是排行最小，可想而知他們家的人會多麼溺愛金生，尤其是他奶奶特別寵他，已經到了是非不分的地步。

我忘記金生是什麼時候開始偷東西的，但這件事只有我知道。除了我家的東西他不敢偷，呂村裡幾乎所有人家都被他偷過，他大大方方地闖到人家家裡去，問那家的小孩不在家，不一會兒功夫，他就把桌上的一支筆或者一塊零食塞在衣服裡。

不只呂村，上學途中我們經過鄰村的雜貨店，他指著櫃台裡的餅乾問老闆價錢，趁老闆低頭的時候，就順手摸走櫃台上的牛奶糖。有時候我看著他偷，我的心砰砰地跳，深怕被發現，金生卻若無其事，神色坦然。

他做這些事情從不避諱我，那是因為他把我當成最忠實的朋友，我也確實守口如瓶，

連家裡人都不說。

這一次番叔公家的玉鐲子不見，幸賴我父母親的聲譽，讓我輕易洗脫了嫌疑。大家都說，不可能是張峰偷的，老張家的為人大伙都清楚。番叔公一家直覺認定是金生偷的，幾個人吵到他家門口，金生嘴裡罵著髒話，手護著大門不讓他們進去。

他奶奶跟他父親急沖沖出來了，他們不相信金生敢偷玉鐲子。金生嘴硬，咬死不承認，他大聲喊我的名字，要我出來為他作證，我就出去了。

我說：「金生無偷提那卡玉環，哇欸當證明。」

我還記得當時金生臉上那種洋洋自得的表情和堂舅對我感極涕零的眼神。堂舅對圍觀者說：「阿峰是老張的囡仔呀，伊老實，從來袂講白賊的。」因為我的證詞，這件事在村裡成了一個謎團。過了幾天番嬸婆又在家裡發現了那隻玉鐲子，他們差兒子跟媳婦到金生家來打招呼，說是冤枉了金生，還給他送來一盒日本羊羹。金生拿來跟我一起吃，我們倆都很得意，是我叫金生偷偷地把玉鐲子送回去的。

金生的爺爺與我外公是兄弟，不過金生奶奶生性苛刻、嘴巴惡毒，我母親從小與他們相處，深知他們的為人，向來看不慣金生和他們一家。她假如知道我和金生在一起幹的事，情肯定會氣瘋的。

「賊偷」，我母親喜歡用這個詞，「細漢偷挽匏，大漢偷牽牛。」一個犯罪逆子臨刑前咬掉親娘乳頭的故事，是她對這個行為最終的詮釋，我聽都聽膩了。

我清楚地記得，有次我二姊從櫃子的衣服口袋私自偷走五塊錢，我母親拿藤條時臉色

鐵青的樣子。偷竊是她一生最為痛恨的行為，但她還不知道我已經與這個詞語緊緊聯繫在一起了。

若不是因為那本彩色成語故事，我與金生的同伙關係不知將會維持到何時。

金生有一個寶庫，是我們村裡一個廢棄的防空洞。防空洞裡陰暗潮濕，金生為了活動方便，撿來廢棄的紅磚和木板舖在地上，在瞭望窗及通風口的對應位置安放了幾面鏡子，利用折射來採光，又將廟裡收集來的蠟燭殘段，加熱融化在玻璃罐中，製作成燭台用來增加照明。

防空洞位在村尾，緊鄰他家的柴房，為了掩人耳目，金生在柴房與防空洞之間堆滿了高粱桿跟花生藤，巧妙地蓋住出入口，並把他偷來的所有東西藏在裡面。如果有人在這偏僻地方看見他，他便說是來幫忙家裡放草料，也就不覺得奇怪。不得不承認，在窩藏贓物上，金生是很有天分的。

有一次，他神秘兮兮地帶我進到那個寶庫，我發現裡面都是些亂七八糟的東西，像是香水玻璃瓶、子彈殼、糖果罐、彈珠、趂仔標、氣球等等，我掃了一眼那些寶物，臉上沒有任何羨慕的眼神，甚至露出不屑的表情。

金生看了看我，有點失望，接著從一塊木頭板子下拿出一件用報紙包裹的東西，打開之後是一本書。「彩色的，汝看。」他把書攤開，同時用身體一側擋住我，「彩色的，汝看。」金生的嘴上重複著這句話，然後露出微微得意的表情，像是說，只讓你看一眼，但是不准碰它。

那本彩色故事書，顏色異常鮮亮，封面上印著幾個在看書的小朋友，臉上露出快樂的表情，旁邊寫著大大的六個字，成語故事全集（二）。如今的我看見這種書根本不會稀罕它，可是那個時候，對於愛看故事書又身處離島的我而言，這本書意味著是玩具汽車之外，世上最美好的東西。

金生翻開第一頁，上面畫著一個大甕，下面一堆木柴燃著火焰，旁邊有兩個穿著古裝的人，其中一個正對著另外一個比出請進的手勢，頁面下半部則寫著這個成語故事的典故。我記得我的目光像是獵豹盯著獵物一般，緊緊盯著書本無法移開。金生抬頭看了看我，眼裡閃過一絲光芒，嘴巴輕輕唸著，請君入一一甕，接著闔上了書本。

「汝去丟偷提欸？」我聲音不自覺地高起來：「這是誰欸？」

「學堂圖書館欸。」金生比出噓的手勢，示意我不要大聲說話。他摸了一下書本，轉頭環視了一下，突然笑了起來，說：「毋是偷提欸，是李老師該已無細膩。伊整理書架欸時陣，這本袂記得放轉去，就落去桌仔下腳，彼一日拄好輪著哇捫掃，就順煞提走嘛。」

李老師是學校新來的老師，教我們美術，與學校那些上了年紀的老師不同，他年輕斯文，教學溫柔又有耐心，而且擅長繪畫跟書法，不時還會請我們吃零食，很受學生歡迎。他還負責管理圖書館，沒上課的時候他便在裡面整理分類書籍，並且把環境布置得異常整齊。

我知道像這種套書，學校都是放在上鎖的玻璃櫃裡，只有高年級學生經過老師允許才能借閱。我曾經幻想父親也能給我買上一套，但我知道這種書的價格是家裡負擔不起的，

我只能期待著五年級快點到來。就在我的夢想即將實現之際，卻因金生的關係產生變化，這讓我難以接受。況且一套書裡缺了一本，那還能稱為全集嗎？

我想像著金生從圖書館出來的情景，心裡充滿了妒嫉。說起來奇怪，我第一次因為他偷東西而感到生氣。我知道金生學習成績不好，四門科目全部是紅字，他在這方面根本沒天賦，這次竟然會去偷書。我生氣的問：「汝甘看有？」金生露出一種甜蜜又自豪的微笑，他把書打開放在木板上說：「哇當然看有，這是一本有注音符號而且有圖畫的書。」

我試著壓抑內心的情緒，但根本沒用，怨恨哽住我的喉嚨，讓我說不出話來。或許查覺到我的異樣，金生用一種擔心的目光望著我說：「汝袂嘎別人講乎？」也就在這一瞬間，我腦中產生一個可怕的念頭，這個念頭此時還模模糊糊的，我不敢再細想下去，隨即就把那個念頭拋棄了。

金生巡視了一下他的寶物，似乎想對他的行為做出某種補償，他從裡面挑出了幾顆彩色彈珠要送給我，我拒絕了，我對彈珠不感興趣。

不久後，我們離開他的寶庫，金生熟練的用幾捆花生藤把入口蓋好，一路上刻意逗我說話，我有一搭沒一搭的應著。就在隔閡悄悄升起的氣氛中，那個可怕的念頭忽然在我眼前變得清晰起來，開始盤踞在我的腦海揮之不去，而且越變越大，越變越大，直到壓著我喘不過氣來，幾近窒息。

沒錯，隔天到學校時，我偷偷去找了李老師，告訴他金生偷了圖書館的書。因為怕被金生和同學看見，我匆匆把話說完就跑走了。放學的路上大夥們一如往常說笑打鬧，我卻

刻意避開了金生，一到村莊就迅速溜回家裡。我可以跟你說，當告密者的滋味是最難受的。那天傍晚我躲在家裡，豎著耳朵留心隔壁金生家的動靜，其他事情都做不了，連母親叫我去村裡的雜貨店買醬油都沒聽見。

後來李老師跟訓導主任果然來到了金生家。

堂舅剛結束一天工作，滿身水泥印子都還來不及清洗便催促表姊們出去找人。李老師對於他的消息來源沒有鬆口，我的告密者身分並未暴露。我聽見金生奶奶扯著嗓子呼喊著金生的小名，一家人在村裡四處尋找著，但他們始終沒找著金生。

送走李老師後，堂舅怒氣沖沖地跑來我家，他問我金生哪裡去了，我不說話。他又問我金生是否偷了學校圖書館的書，我還是不說話，也沒有勇氣指證金生。

堂舅又找到我母親，兩人在院子裡談了很長時間。我從床底下被我母親拖出來以後，我的防線在她嚴峻的目光下，沒堅持一會兒就潰敗了。她寒著臉要我不准說謊，接著問我金生有沒有拿書，我硬著頭皮點了點頭。只見堂舅罵了聲：「幹恁祖母欸，下死下種。」隨手從窗台抄起一件甚麼東西，放進口袋後就走了出去。站在門口的金生奶奶似乎意識到什麼，整個人衝上去拉著堂舅喊：「夭壽失德、伊是恁囡啊，汝想欲密代……阮的金孫啊……」說完便開始一陣呼天搶地的乾嚎。

堂舅推開他母親的糾纏，大聲吼道：「攏是汝這麼寵伊，伊才會變按呢啦！今仔日那毋嘎伊教示，哇看伊是學不乖啦！」說完就走了出去。眼見說不動兒子，金生奶奶一屁股坐在我家門檻上，開始她那戲子般的表演，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地訴說他們家的不幸，大意

是因為媳婦精神異常，無法教育小孩，他這個老太婆又沒用，才會導致金生跟別人學壞，去偷人家的東西。

含沙射影的話把我母親氣到發抖，傳統的敬老觀念讓她克制著脾氣，沒有與之鬥嘴，只能轉過頭來將所有怨恨發洩在我身上，她一巴掌甩在我臉頰：「嘎汝講過幾落擺，攏毋聽，這嘛才會予人糟躐。」看到我想開口，她瞪了我一眼，又狠狠捏了我的臉一把。我嚇到只能乖乖閉嘴，痛死都不敢叫出聲音。金生的奶奶見了這一幕，這才收起手帕，假意勸了幾句後訕訕的離開了。

金生終究沒能逃出呂村，他是在去陳村的路上被抓到的。

由於認為妻子的病自己有一定責任，堂舅對妻家始終懷抱著愧疚，無形中讓金生有了一顆可以依靠的大樹。這次金生一看到李老師來後，第一反應便是去陳村找舅舅求救，只是他失算了。他忘了村裡的土地正在重劃，這條小路被挖土機挖過，一大片泥土擋住了去路，當他往回走想要另尋途徑的時候，被正在趕來的父親抓住。

堂舅死拖硬拽的將他往村裡拉，金生如同待宰的羔羊，全身使勁地撲騰掙扎，但除了在地上揚起一點塵土，絲毫改變不了他接下來的命運。村裡的人一路跟著父子倆往家裡走，金生抬起頭對著那些看熱鬧的人大聲叫罵：「看啥沒！看恁娘老機賣！看恁娘老機賣！」人群中有人說：「恁嘎看見，做毋著代誌勾這尼壞。」另一人附和道：「這哪毋好嘎教示，日後會爬上天。」一些曾經懷疑金生偷東西，卻一直苦無證據的人，更是露出幸災樂禍的表情，似乎在說：「應該！這擺走袂去啊！」

就跟我想得一樣，金生不肯從實招來。他沒否認他偷了那本書，但就是不肯供出書本藏在哪裡，我聽見了堂舅的咒罵聲和金生那一次大過一次的尖叫。堂舅對兒子的教育總是由溺愛和咒罵交織而成，這也讓金生掌握了他父親的脾性而有恃無恐。只是這次的事件與以往不同，學校老師親自來訪，家醜出了呂村，讓堂舅惱羞成怒，咒罵升級成了毒打。

隨著圍觀的人變多，堂舅臉色變得越來越陰鬱，目光似乎要噴出火來，我絲毫不懷疑他會殺人，這種恐怖的氣氛讓我感到無比後悔，我後悔跑去告密，但已經來不及了。

突然間，我聽見堂舅發出一聲如響雷般的怒吼：「佢一隻手偷提欸？倒手還是正手？」話音未落，金生的奶奶和姐姐們一起哭叫起來。當時的氣氛令人感到驚悚，我知道一定會有什麼恐怖的事情發生，隨即我看見了堂舅殘害他兒子那可怕的一幕。

他從口袋裡掏出一把蚵刀，在旁人還沒反應過來的時候，一刀扎進了金生的左手。在發出淒厲恐怖的叫聲之前，金生轉頭對我投來一眼，那麼驚愕那麼絕望的一眼。那一刻，蚵刀似乎也扎進了我胸口，痛得我撕心裂肺、頭皮發麻。金生的哀號劃破天際，盤旋在呂村的上空，我腦袋嗡地一聲，掉頭就跑，我害怕他會拿著蚵刀來追我。

我懷著恐懼和罪惡感用力跑著，不知怎麼的就往村尾跑去，經過金生家的柴房時我瞄了一下，防空洞入口草料零落的散著。我下意識的走進去，趁著微弱的餘暉點燃蠟燭，四處尋找著那本書，可是現場不僅沒有書本的影子，連金生那些寶物都消失不見了，只有翻倒的木板和幾顆遺落的彈珠靜靜躺在地上。

金生肯定是看到李老師的時候就知道形跡敗露，他很快地將那些贓物轉移到另外的地

點之後才往陳村走。我瞬間明白原來金生的寶庫不只一處，他一定是想到有一天我會跑去告密，所以早就防備著我。

金生瞞著我另有秘密基地的事實，讓我感到有點失落與傷心，他遠比我想像中還聰明。

堂舅對金生的私刑在宗老的勸阻下混亂的結束。金生左手小指雖然是保住了，但剗刀終究還是扎斷了幾條神經，以至於往後的日子，他的小指頭再也無法正常彎曲。那時堂舅一邊啜泣著、一邊抱著幾近昏厥的金生，迅速地與表姊叫了老李的計程車，把他送到二十里外的衛生院去了，留下金生奶奶在現場粉墨登場，一番捶胸頓足、聲淚俱下，對村裡的人們重溫了一齣拿手好戲。

金生住院的這幾天，我的日子特別難熬。

一方面是我母親不准我出門，她認為在這件事情上有我的一半責任，另一方面我腦海中一直在想的是：「那本書到底被金生藏到哪裡去了？」呂村只有二十幾戶人家，與金門傳統單姓村不同，呂村是多姓村，扣除外省籍的四戶人家，就只剩兩大姓各十戶左右，而且彼此居住區塊涇渭分明。我肯定他絕對不會將東西藏到村頭呂家地面上去，那樣會很容易被發現，如此一來，他藏匿書本的地點只能是在本家這片地了。

我絞盡腦汁將這區可能的地方想了一遍，準備趁我母親不注意時偷偷溜出去尋找。這種渴望迫切的慾念令我難受，我在想，這全都是因為那本彩色的成語故事書在作祟。

母親把門反鎖後討海去了，我踩著鋤頭柄從天井門牆翻出去，滿懷希望在幾個可能的

地點搜尋，但找了許久都沒發現書本的蹤跡。接近七月，春播的高粱根部逐漸變黑，莖葉開始變黃，果穗籽粒已堅硬飽滿，採收的日子就要到來。此時天氣異常悶熱，村裡的小孩穿著短袖聚集在一起，他們有的蹲在地上玩彈珠，有的在玩攻城遊戲，有的在跳方格子。有些人招手要我加入，但我不想玩彈珠，也不想玩攻城，更不想跳方格子，我只想趕在金生出院前找到那本書。

該搜查的地點都去過了，但依舊毫無所獲，我只能漫無目的地在村裡走著。忽然我看見外婆從農地裡挑著餵豬的筍葉菜往家裡方向而去，一霎間福至心靈，我知道金生將書藏在哪裡了，這應該就是大家所說的第六感吧！

我隨著外婆的腳步往草料間走，那是家裡煮製豬食的地方，緊鄰著金生家的柴房。裡面一口爐灶駕著大鍋，旁邊堆滿著拿來當柴火的木麻黃跟高粱桿，點火用的廢棄紙皮散落一地，幾個餿水桶散發著酸臭味。我趁外婆在屋外剝菜葉的時候，逐一翻開柴火堆，果然，在靠近內側窗戶的一捆花生藤下面，我找到了那一本用報紙包覆著的成語故事，我不自覺的興奮起來。金生其他的寶物也在，我將書本拿出來，其餘東西原封不動放回去，再把現場恢復成本來的樣子。外婆的視力並不太好，她一邊收拾著菜葉，一邊還問我拿走她的破報紙要做什麼。

不只你們以為，連我都以為自己會拿著書本去學校交給李老師。坦白講，在還沒擁有那本書的時候，我是這樣想沒錯，但當我手裡緊握著那一本書時，我才發現我內心根本就不想物歸原主。

是的，我小時候就很壞，就知道侵吞贓物出賣朋友了。但這一切並非我的天性，我說過了，完全是因為那本彩色故事書。不過重點不在這裡，而是那時的我，擔心的只是要把書藏在何處而不讓任何人發現。

我尋思了一下，先將書本塞在屋後窗戶的縫隙，然後觀察金生家的動靜，確定周遭都沒有人了，接著再偷偷回到家。好在母親還沒回來，我趕緊將書本抽出來，藏在櫃子下的空間，這樣一來，除非是有人將整個內櫃拉開，否則是不會發現的。

直到將抽屜關上的那一剎那，我懸著的心才逐漸放下，接著我情不自禁地笑了起來，深深為自己的聰明感到驕傲。與金生一樣，我也找了另外一個地方，做為預備藏匿點，那是父親工具間的一個閒置的木箱。

幾天後，我單獨在家製作樹籽氣槍，正在組裝測試的時候，金生突然闖了進來，他來勢洶洶的瞪著我說：「汝為什麼出賣我！你這個匪諜、內奸、叛徒……奸詐郎、抓耙仔！」他幾乎用上了所有學到的國語和閩南話罵人的詞彙，我一下慌了手腳，只能任憑他不停地辱罵我。等我反應過來，準備還擊的時候，見到他裹著滿滿紗布的左手，深深的罪惡感一下讓我喪失開口的勇氣。

金生罵了一會，看到我沒反應，可能覺得沒意思了，或許覺得過分了，便收起怒氣問我：「喂，汝在檯啥！」我依舊沒說話。他伸出左手給我看：「護士攏總用二捆紗布捏！有港木乃伊某？」說完他笑了，放下手時臉上露出疼痛的表情。我開口問他：「欸痛賣？」他白了我一眼：「加講欸，痛到威威鑽。」說完他從懷裡拿出一台小汽車朝我晃著：「阮

老爸開二百塊買厚哇欸。」

我看了看小汽車說：「這不是汝一直想欲滴那一台。」金生露出得意的表情：「趁這擺機會討欸。」又問我：「汝感覺被蚵刀扞一下換這台車有價值某？」我皺了皺眉說：「當然麻煩值。」我想起以往剝蚵時不小心被扎的疼痛。他看了一下我說：「汝知影啥，汝甚密攏不知啦！」

金生從醫院回來後，他父親跟他奶奶便禁止他來跟我玩，我母親也不准我去找他，這讓我省去了要如何面對他的煩惱。他家現在把我看成是一個狡猾的小孩，尤其是他奶奶，逢人便說：「攏講阿峰忠厚老實，伊是黑厝仔裝醬油啦！」我那時候才十歲，根本不在乎他們對我的看法，我常常注意他們家的動靜，是因為我急於知道金生是否已經曉得書本不見了，是否懷疑是我拿走的。

為了不讓他起疑心，那一陣子我一次都沒走近家裡的草料間，忍痛放棄了在灶裡煨番薯的慾望，因為我覺得金生可能正躲在他家的哪一個犄角旮旯，偷偷觀察著我的一舉一動。

該來的總是會來。

暑假的某一天，雷雨過後的下午，池塘的水漫過攔水壩，一堆小魚小蝦被沖到排水渠，隨著水草亂竄。我跟村裡玩伴正拿著網子捕撈，金生找到我把我叫到一旁，模樣顯得魂不守舍的。他用一種近乎哀求的眼神望著我說：「汝有提沒提？」

這個場景在我心中已經不知模擬了多少次，我幾乎不假思索的說：「提什麼呀？」

金生輕輕地說：「故事書。」

我說：「啥密故事書？汝偷提欸那本？」

金生說：「無去啊，哇嘎伊藏得好好欸，哪欸無去啊？」

我表現出異常的冷靜和世故，完全不像一個十歲的小孩：「汝不是放在阮村尾的防空洞？」金生焦急的說道：「哇後來把伊藏在恁兜欸草間內對。」我睜大眼睛看著他：「阮兜草間？汝怎麼會放在遐？」金生沒有回答我，他不死心地問：「汝最近攏沒去過？」我故作關心說：「阮阿嬤每天在那裡煮豬糜，汝有去問伊看賣某？」

金生不再說話，他迷惑地盯著我，我也直視著他的眼睛，沉默了一會兒，他轉過身，慢慢的朝村子走去。

這天以後，我跟金生的關係正式決裂，兩人形同陌路，後來見了面，眼神還沒交會就有一方會轉過臉去。我得承認出現這種情況完全是我一手造成的，對於我而言，隱藏在我心中的那個秘密注定了我無法坦然面對他，而對於金生來說，我的所作所為深深傷害了他，不管是他的手還是他的心。

我印象很深刻，大概是一個月以後，我在家裡洗臉，透過窗戶我看見他正在院子裡擺弄著小汽車，那一刻我彷彿聽見他在叫我的名字。我走了出去，他並非在叫我，他在自言自語：「阿峰，阿峰，哇熟識汝。」停頓了一下：「咱二個是好朋友。」他一邊說一邊推著小汽車，我當時耳根子發熱，一下子就刷了個大紅臉。自那以後，不論去上學或找人，我都會繞一點遠路，儘量不從他家門前經過。

說起來好笑，我把書本弄到手以後，很少有機會讀它，我只是在確保安全的情況下偶爾打開櫃子瞧瞧它，就只是瞧瞧它。我無法安心地打開它，享受坐在椅子上慢慢讀它的快樂。我感到特別痛苦，我有幾次做夢，夢見我外婆燒著柴火，正對著灶台上一個大甕加熱，金生和村裡的孩子們就站在甕的兩旁，對我擺出請進的手勢，李老師則冷冷的看著我，我就被嚇醒了。

也總夢見，我被押赴刑場，我母親滿臉憂傷的去給我送行，我向母親提出吃奶的要求，劊子手就拿著大刀在一旁候著，當我醒來時發現自己全身冷汗直流。我曾經有過將書本還給李老師的念頭，但到了圖書館卻發現不知何時，那原本缺漏的空位已經被一本一模一樣的書佔據，而李老師正在專心地整理其他書籍，好像早就忘了那本書的事了。我想既然他都忘了，我還有什麼必要做這件事呢！

開學後的一個星期天，我回到家，弟弟跟姊姊們正圍著父親說話，臉上流露出羨慕的表情，桌上擺著一盒東西，那是一整套嶄新的成語故事全集，跟學校的一模一樣。父親看見我回來，面帶微笑地對我說：「阿峰，這是我託朋友從台灣買的，就做為你升上五年級的禮物，你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我沒有跟父親提起我現在已經可以借閱這套書了，我在想的是家裡怎麼會有多餘的錢？父親看我並沒有很開心的樣子，便轉頭問母親：「阿峰這孩子怎麼了？」母親看了我一眼說：「給書本鬧的咩。」我不敢抬頭看父親，趕緊跟姊姊們拆書去了。

至於學校的那本書呢？我父親回家不久發現後，就拿著去找李老師了。你猜我父親在

防衛部是做什麼的，他是底下單位的幕僚，幹的是情報工作。你想想，我那些藏書的小把戲怎麼會逃過他的眼睛？他怎麼會願意窩藏一件贓物？他又怎麼會讓我變成一個小偷呢？

學校雖然刻意封鎖這件事，但這種負面的消息飛起來比獵鷹還要快，很快傳遍學校與鄰近幾個村落，學生們爭相恐後的為金生取綽號。一些頑皮的孩子還故意在金生經過的時候，比出蛇行刁手的動作來引起同伴的哄笑，金生猛地回頭，目光變得憤怒起來：「慫笑什麼。」有人說：「無笑什麼。」有人說：「又不是笑汝。」金生只好繼續往前走，背後不知傳來誰的聲音：「三隻爪仔、怪手。」又是一陣大笑。

金生的眼中掠過一道冰冷的光芒，他很想找那個說話的人打上一架，但他無法確定是誰說的，他強忍住淚水，回家後才崩潰大哭。他父親召開了家庭會議，做出讓金生轉學的決定，他們準備將他送去跟鎮上的姑姑同住，希望能換個環境，讓他徹底隔絕這些落井下石的冷言冷語。

聽到這個消息時，我竟然有點高興，我終於有機會可以擺脫金生帶給我的苦惱了。

堂姨來帶走金生的時候，是一個艷陽高照的日子，要不是母親一早就交代我要去送送金生，我內心實在不想見他。她說：「金生就要去鎮上住了，慫卡早是好朋友，那欸當不睬人。」我看見車旁的金生腦袋時不時地轉過來，我只好走到他面前，彼此目光都有點閃躲，他似乎要說點什麼卻始終不開口，兩人就這樣僵著。靜默了片刻，我不耐煩了，轉過身要走，他突然冒出一句：「阿峰，汝若有來鎮上，愛來找哇，阮阿姑的店就在中藥行隔壁。」說完迅速上車走了，我望著車子，心裡感到很意外。

我們就這樣慢慢長大，漸行漸遠，交集不再，直到我回來故鄉居住。

●

從死裡逃生的金生經過半年的治療，終於回家了，他的額頭留下一條長長的疤，村裡人都說他的命是撿回來的。現在的他不再狂躁，講話的速度變得異常緩慢，好像腦袋掌管語言的線短路了，總是要等到別人的話說完許久，他才慢慢地反應過來。行動也變得不便，出門只能坐在輪椅，由外勞推著，路上不管碰到什麼人，都機械般地點頭問好，然後瞪大眼睛望著對方苦苦思索。

一次我在海邊廟口遇見他時，他竟認不出我，注視我良久之後，才勉強地吐出一句：「阿峰，汝是阿峰丟吧。哇熟識汝，咱是好朋友丟某？」我看著他因受傷而些微變形的臉，用力的點點頭：「是啦，咱二個是好朋友！」他聽完露出燦爛的笑容，眼睛眯成一條縫，接著用客氣地口吻向我索取了一支菸，為他點火時，那隻無法彎曲的小指頭，就在我眼前晃著……。

金生吸了幾口菸後，心滿意足地轉頭對外勞說：「Amy，走，我們回去。」我把剩下的菸遞給了他。Amy 禮貌地朝我點點頭：「老闆，姊姊說他不能抽菸，姊姊會罵人。」說完推著金生走了。

我看著他們遠去的背影，佇立良久，直到他們消失在我的視線。

評審意見

作者以回顧的手法，描述表弟王金生，因堂舅對他的教育係由溺愛和咒罵交織而成，因而讓他摸透父親的脾氣而有恃無恐，少年時就學會偷竊、屢勸不聽。某次在學校偷了一本書，老師來告狀，堂舅在氣憤之下，竟以蚶刀刺入他的左手，而扎斷幾條神經，以致讓他左手掌的手指頭無法正常彎曲。從整篇作品中，我們不僅看到一個委婉曲折的故事，也看到一個專業的救護人員，從聽到廣播，穿上裝備，依勤前編排的任務分工，到各自駕駛負責的車輛出勤，來到出事現場，投入急救行列的種種事宜，如果沒有植基於實際經驗，或平日縝密的觀察，勢必無法把它書寫成章。當然，我們也看到作者細膩的筆觸，以及飽蘸著真情實感，始能寫出這篇感人肺腑的作品。



第二十屆浯島文學獎——短篇小說組・優等獎

對面王大爺

作者／嚴翊

雖然號稱作家，但其實是坐在家裡不事生產的那種坐家。

得過些獎，包含新竹吳濁流、彰化磺溪、苗栗夢花、南投玉山、高雄青年、鏡文學長篇影視小說、鏡文學驚悚劇場、原創漫畫暨劇本創作競賽、富邦兒少影視劇本孵育計畫。

旅居過新北、桃園、台中、台南、東莞、堪薩斯、塔斯馬尼亞的高雄人。除了寫作，還喜歡打電動、手機攝影、看電影，以及四處吃美食。

筆名灰階，可以上鏡文學搜尋我，就能讀到其他作品囉！

對面王大爺

王大爺住在我家對面。

他家陽台種著苜蓿芽、小麥草，每天早上，他會吃吐司夾苜蓿芽，配上一杯小麥草汁，是不加糖的那種，喝了之後會讓你覺得自己是一頭牛羊；主臥室裡放了一張簡單的單人床、一組書桌椅、一櫥衣櫃，櫃內掛著好幾件老氣、單調的衣物，以及純白且鬆垮的內褲；最後一間房內則是擺放著零零總總的雜物，裝在一箱又一箱的紙箱，還有一整牆的書。

會這麼熟王大爺的家，是因為我小時候常去。放學時候，爸媽都還在工作崗位上拚命賺錢，我一個人回家、待在家又是犯法的，所以我總是會到王大爺家去寫作業。

我坐在小板凳上，趴在客廳茶几上寫作業，王大爺會坐在旁邊的沙發上，翹二郎腿陪我。他家有電視的，但為了讓我專心，他不會開電視，反之，他會捧著一本書，眯著眼睛讀他的書籍、雜誌，又或報紙。他讀的書大都頁紙輕薄，色澤泛黃，有些還起了所謂的書斑，其中，他最喜歡的就是金庸、古龍的武俠小說了。

有時候，他會唸一段給我聽，我記憶最深的，便是「少林禿驢假仁假義」。

等寫完作業之後，我才能看電視，他會把遙控器交給我，讓我決定自己要什麼，當然，他會提醒我不能調整到七十台之後，並在旁邊推薦我看一些探索頻道、國家地理頻道。

我當然不理他，總是轉到了卡通頻道，看英雄與怪獸互毆、看貓追老鼠，他也跟著一起看，跟我一齊哈哈大笑。

三十分鐘到，他會把我的電視關掉，無論我怎麼求情都不再開。

「俺答應過你媽的。」

王大爺有濃厚的鄉音，還少了幾顆牙，說話時些許漏風，但大概是因為我天天報到，所以我大致能聽懂。不能看電視，王大爺帶著我去到外邊逛街，或許去雜貨店喝一罐小小的冬瓜茶，或許去公園讓我玩那些溜滑梯、搖搖椅、又或是方格狀的鐵桿子，我特別喜歡在上面爬來爬去，王大爺少了一隻手，所以只是坐在一邊等我，露出他那缺了幾顆牙的嘴，笑嘻嘻的。

他斷的是右手，所以如果馬路旁沒有人行道，我們通常會逆向著走，這樣子，我就能離車道遠一點，他也能把我牽緊，避免我一個興奮就衝出去被車撞。

「王大爺，你的手是怎麼沒了的？」

有一天，我跑到他的雜物間裡面尋寶，想找有沒有玩具，但沒有，有一些奇怪的金屬別章、一個金屬水壺、一個鋼杯、一疊書法紙，然後我翻到了一張照片，裡面三個人，手

腳全都完好。我看了很久以後，發覺其中一個應該就是年輕時候的王大爺，所以我拿著照片到沙發找正在看書的王大爺問。

「斷了。」

「怎麼會……？」

說到一半，我聲音小了，因為我這才想到，爸媽有交代過我不要過問王大爺的右手是怎麼了，那樣很不禮貌。我有點不好意思，王大爺看起來沒生氣，伸出左手來，摸摸我的頭。我後來才知道，王大爺其實是右撇子，這也是為什麼他給的紅布袋上，字總是歪歪斜斜的。

「當兵的時候出了些意外。」

「大爺是軍人啊？」

「以前是，現在不是了，沒手嘛。」

「所以，是打仗的時候被炸彈炸掉的嗎……？」

我囁囁著問，又想知道答案，又怕大爺會生氣。我知道台灣以前打過仗，還被砲彈炸過，我也聽說過在淡水唱歌的金門王的事情，好奇大爺是不是也是如此境遇。

「不是，是別的意外。」

我沒膽再問下去，王大爺又一次用他的左手摸我的頭，很溫柔，然後站起身來，問我要不要去吃冰棒。我當然要，還選了個芒果味。

十歲生日的時候，王大爺送了一台腳踏車給我。

爸媽知道了，一直說這禮物太貴重，不能收，要退回，我氣得猛掉眼淚，那是大爺給我禮物，爸媽怎麼可以替我決定呢？幸好王大爺沒聽爸媽的，堅持要我爸媽收下，說小孩子趁早學著騎腳踏車，以後能自己上下學。爸媽想塞紅包給王大爺，王大爺又推了回去，結果，三個大人就這樣站在樓梯間角力起來，畢竟雙拳難敵四手，大爺又只有一隻手，那紅包沒兩下子就塞進王大爺的口袋了，唯一空的那手還被老爸給死死按住。

「俺就一隻手，你們怎麼能這樣欺負人呢？」

王大爺嚷著，老爸大概是罪惡感作祟，趕緊鬆手，王大爺立時便又把紅包從口袋掏出

來，拼命塞往老爸的。老實講，那場面看起來荒謬又難堪，但卻充滿喜感，我當然是替王大爺加油，扭打了五分鐘後，爸媽終於把紅包又收起來，千恩萬謝，大爺卻一直揮手表示不必太過客氣。

「俺都在你家吃年夜飯的呢。」大爺說道。

確實，逢年過節時，爸媽總是會邀請王大爺來共襄盛舉，煮上一頓好的，感謝王大爺願意當免費的褓姆。不過，王大爺從不空手來，總是會帶上一些自己做的菜，炸得外酥內嫩的獅子頭、酸爽解膩的白菜心、還有象徵元寶的水餃。那是放冷了也好吃的蝦肉韭菜水餃。

「您願意來，我們都很開心的啊，你還帶水餃呢！」

王大爺的手還揮著，表示沒什麼，還問說他能不能當那個教我騎腳踏車的人。爸媽欣然同意。隔天，王大爺給我買了一件全新的外套，爸媽說他太寵我了，他還是揮著手，說是為了要教我騎車的必備工具，我呢，則是喜孜孜地收下。

王大爺沒撒謊，騎車時候，他讓我穿上外套，有點熱，他讓我忍著，事後一定帶我去吃冰。他並不像是一般父母，會在後面推車，不，他手輕輕抓著我背心處衣料，要我自己

騎，每當我重心歪了、要摔了的時候，他手便會使勁一提，將我身子拉正，車子便也穩住。三天，我便學會了怎麼騎腳踏車。

「俺以前就是這樣學的。」

學成的那天，王大爺帶我去吃刨冰時說道，同時把他碗裡面的水果料放進我的碗內，讓我多吃些草莓、芒果、葡萄。

「大爺，是誰教你騎車的？」

「是俺父親。」

「大爺的爸爸……」

我想問，又不敢問，大爺卻還是跟我說了。他隨軍隊撤退來台，與家人失聯多年，好不容易盼到解嚴開放，再回山東，只找到了零星幾位老鄰居，家人的下落卻眾說紛紜，去到河南、死於飢荒，還有一說是逃往南洋去了。

「希望他們是真的去南洋了。」

我看得出大爺傷感，於是把最甜的芒果又分了幾塊給大爺。他笑笑，用他僅剩的左手輕撫我的頭，又把芒果放回我的碗裡面。

十二歲的時候，我已經超過單獨留在家的合法年齡，不必再去王大爺家寫作業了，但我還是會去，我喜歡大爺作陪，我也知道，大爺喜歡我這個小玩伴。我倒是不坐在客廳寫作業了，不，身子大了，趴伏在客廳茶几不甚舒服，所以我坐在他的房間用他的書桌椅，大爺則是躺在在床上，陪著我，偶爾大爺精神不好，會不小心打起盹，甚至打呼。

這種時候，我會把毯子拉來，蓋住他的腰腹免得他著涼。

大爺卻常常做惡夢。

有時候，他會忽爾驚醒，唰地坐直，身體顫抖著，額頭滲著豆大的汗珠；有時候，他會發出痛苦的呻吟，好像是正在受人折磨；很偶爾，能聽出他似乎在說著什麼，但我卻從沒聽懂過。這些時候，我總是會趕緊把大爺搖醒，希望他能早些擺脫夢魘，回到暖澄陽光灑滿房間的當下。

某一天，大爺又在作噩夢，我伸手輕推大爺，大爺卻反手用力扯我手臂，還扯開了喉嚨喊。

「有水鬼！」

大爺力氣意外地大，加上我毫無防備，連人帶椅摔倒在地，腦門狠狠撞上了床板，痛得我眼冒金星，一時間分不清東南西北。大爺這才清醒，趕緊下床，但沒讓我起身，反之他讓我躺在冰涼的地板上，等暈勁過了才能起身。

「窮鱉的，」大爺又惱又愧，咒罵著自己：「對不起，大爺對不起你。」

大爺一張臉皺著，眼淚已經流下，但他不只流淚，他渾身是汗，是嚇出來的，我想既是惡夢，也是因為誤傷了我吧。我輕輕伸手搭住大爺的左臂手肘，安慰他說這不算什麼大事，小學時候我打過不少躲避球，還被砸過兩次頭。但大爺身子卻還是顫抖著，不斷道歉，次數多到我都不知道該如何安撫，只好同他一樣不斷重覆著同一句話。

「沒事的大爺，真不怪你。」

五分鐘後，我坐起身，伸手一摸，腦側起了個腫包，但也就如此。大爺還在道歉，為了轉移他的注意力，我開口詢問。

「大爺，你夢到什麼？」

「水鬼，夢到有水鬼。」

「所以，像是溺水這樣？」

「不是那種水鬼，是對岸的水鬼。」

他解釋，他曾一度派駐在金門的前線小島上，雙方戰火已經歇停，單打雙不打，打來的也全是宣傳彈，裡邊包著各種投共文宣，可這並不意味著雙方不再有接觸。不，兩方都還積極訓練蛙人部隊，而此種特戰部隊的結訓任務，不約而同是泅泳到對岸、摸過敵方營哨，偷帶一些信物回去。

通常，是一些貼身物件，證明他們其實大可取走敵軍性命，僅只是手下留情，避免雙方衝突進一步升高。可對於神經緊繃的前線士兵來說，被水鬼摸走性命的恐懼仍然深植於心。

「俺遇過一次。」

當時王大爺在島上巡守，卻看到草叢中陰影竄動，喊了站住口令誰，得不到回應，他便已經把槍上膛，瞄準，再一次喊聲，依舊沒有反應，他便扣動扳機。

「沒打到，逃了。像是鬼一樣溜了。」

「真可惜。」

「不，幸好沒打到。」

王大爺輕聲說。

十三歲的時候，王大爺家裡面買了一台二手電腦，還牽了網路線。

大爺說，他買電腦，是為了要跟上時代，希望我能多教教他，但其實我清楚大爺是特意買給我用的，因為爸媽不肯買，嫌太貴。在那之前，每到假日時候，我便會跑去圖書館用免費的電腦，要排隊，排隊到手了也只能用三十分鐘，還不讓安裝遊戲，只能玩一些很簡單的網頁 Flash 遊戲，真正讓我感「性」趣的東西更是看都看不得。

如今我要玩什麼就能玩什麼，要看什麼好看的……嗯，有的時候得要等大爺打盹的時候才能看。

「大爺，要不要一起玩？」

有一天，我發覺大爺其實很認真在看我打遊戲，我想他應該是感興趣，便開口邀請。大爺苦笑一下，舉起左手，示意他就只有一隻手，玩不了。

「不是所有遊戲都需要兩隻手的大爺。」

那年代的遊戲都還相對單純，很多是回合制的，像是《文明帝國三》、《大富翁四》，慢慢用滑鼠點也不是問題；至於策略遊戲像是《世紀帝國》這類，其實只要會用滑鼠，也不是不能玩，只是編隊動作慢一些。當我在學校上課的時候，他便會打開這一類的戰略遊戲，汲汲營營地經營他的偉大帝國，破關了，他也還會反覆再玩，每一次都給自己訂下不同的目標，外交勝利、科技勝利、文化勝利，又或是最純粹的征服。

不過，當我去找大爺的時候，他就喜歡玩一些快步調、兩個人能一起玩的遊戲。像是《小朋友齊打交二》，他最喜歡的就是冰人了，擋前跳是斜冰柱、擋上跳是冰風暴、擋下跳則是招喚冰劍，每一回出招的時候，他會跟著覆誦招式指令，好像不喊出來就不能發招似的，有點滑稽。

「這遊戲沒辦法一隻手玩，對吧？」

某一天，大爺在電腦遊戲店找到了名為《Half Life》的遊戲，對其感到十分好奇。確

實，該遊戲是第一人稱射擊遊戲，左手要負責控制移動、蹲、跳、裝子彈、開手電筒，右手則要瞄準與射擊，完全不可能單隻手玩，但既然大爺有興趣，我便想了個方法。我們兩人各自控制一側，一人負責鍵盤上的左右騰挪，一人執掌滑鼠的瞄準射擊。

最開始我們毫無默契，想要倒退著射擊，卻一不小心弄成撞牆壁，準星好不容易對到了怪獸，卻忽然一個側滑步，子彈就打空了，連第一關都闖不過。

但幾個月後，大爺跟我配合得絲絲入扣，竟然成功破關了。當時我們興奮地用力擊掌，一次不夠，還有第二次、第三次，打得掌心都發疼發紅。大爺說去買個啤酒，慶祝一下，我們這便出門，在已經稍嫌冷清的街道上散步。

「以前真的無法想像，會有電腦這種東西出現。謝謝你帶著大爺玩。」

如今我年紀已經大了，大爺不會再牽我，但我們還是一如既往地逆向走，大爺依舊站在外側，避免我被車子撞到。到了雜貨店，大爺選了一罐最冰的，「啪擦」一聲開了，牛飲一口，而後發出一聲滿足的嘆息。

「我也想喝。」

「小野鬼，只能一口。還有，別跟你爸媽講。」

我喝了一口，苦、辣讓我皺起了臉。大爺笑咪咪地把酒接了過去，又牛飲一口。快到
家時，一輛軍車從轉角出現，與我們擦肩而過時我回頭看了下，後排坐了兩排士兵，全副
武裝，最外側的那兩人看著附近商家的招牌，眼神空洞。

「大爺，你怎麼會想當兵呀？」

「俺沒想當兵。」

「什麼意思？」

「俺是被抓進去的。」

王大爺當時十七歲，只是聽了父親的話到縣裡面買些米糧、日用，結果卻遇到了一隊
軍人，不由分說地拉了他，強迫他從軍，從此那也沒有見過父親，他對父親容貌的印象，
則隨著歲月流逝而模糊。大爺說話聲很平靜，就好像說的是別人的故事，不是他的親身經
歷一樣。但聽著的我卻傻了。

「好野蠻。」

王大爺點頭同意，舉起啤酒罐，這一次喝的很大口，把剩下恐怕還有半罐的酒都灌下。

「說起來，之前那女孩，怎麼好久沒見到了？」

十六歲的某天，當我跟大爺在一起玩《極速快感：全民公敵》時，王大爺問起我女友的事情。

為了要讓王大爺能夠玩這遊戲，我特地陪著他去了電腦街，選了一款賽車遊戲專用的控制器，不只有方向盤，還有腳踩的油門、煞車的控制器，甚至還附了手排檔，幾乎像是真的開車了。不便宜，但王大爺手邊有閒錢，所以買了，不過王大爺畢竟只有一隻手，他只能開自排車。

手排檔是為了我特地加購的。

平時如果是我們兩個一起玩遊戲，同場較勁，我用的是普通的搖桿，但大爺不會霸佔電腦，只要我想，我隨時都能上駕駛座，享受在虛擬世界中跟警察玩你追我跑、還順便把城市撞得稀巴爛的美好時光。

「我們分開了。」

我其實不太想談，所以始終沒有跟大爺提起，但如果我說「我不想談」，大爺又不是

笨蛋，自然會知道我們關係出問題了、很可能是分手了，於是我誠實以對。大爺發出一聲輕微的「喔」，拍拍我的肩膀，以示安慰。他離開了駕駛座，讓我玩，然後去廚房開始翻箱倒櫃。

我知道他要幹嘛。

小時候我不開心，大爺就會煎年糕給我，現在當然也是。

「大爺，不必給我弄吃的啦。」

我說，但屁股卻沒有要離開駕駛座的意思。事實是，我其實很想吃點年糕，我已經好幾年沒在年節以外的時候吃過了，甚是想念。大爺很快就找齊了食材，年糕，以及餛飩皮。他總是用餛飩皮包年糕，再下油鍋煎，外層酥脆的，內層軟糯，吃起來很是享受。

十五分鐘後，大爺喊我去吃，我立刻便暫停遊戲，坐在餐桌上享用大爺的好心。

「我講個故事給你聽好不好？」

大爺很少主動講故事給我聽，大多數時候，他都是被我問到了，才會回答的。我當然是猛點頭，期待。

「我以前在金門的時候是士官長，要照顧連上弟兄。」

他的工作除了備戰之外，還包含了一部份的安撫弟兄。那裡畢竟是金門的前線小島，島上只有軍隊，沒有居民，生活景色單調，他們不怎麼操練，但卻有許多戰備任務，站哨、查哨、工事維護，加上他們手上長鎗總是裝著實彈，大多數人精神緊繃，所以，如何維繫大家的鬥志、安定心神——以及避免有人投誠對岸——便成了極其重要的任務。

「所以我們會檢查書信。」

某天，大爺發覺其中一名士兵的女友寄來了書信，告知該名士兵，她等得太久、距離太遠，於是她移情別戀，這將會是最後一封書信。大爺立刻就知道事情大條了。那士兵是義務役，純粹是籤運不好才會來到他們島上，看得出來他情緒浮躁，唯有女朋友的書信能支持他繼續撐著，不搗亂、不發瘋。

現在卻亂套了。

「所以你們把信撕掉了？」我猜測。

「不，我們先把他的鎗跟子彈都沒收了，再把信給他。」

「怎麼不騙他呢？」

「誠實永遠是最重要的。」

「喔……」

「其實拿走他的鎗彈不合規定，但俺就是做了。好幾天都不敢讓他上哨呢。」

「大爺有想過讓他放假散心呢？」

「那更不行，等等跑了怎麼辦？或是跳海自殺怎麼辦？」

「好像也是……但大爺，這故事的重點是什麼？」

「有些女人，她們就是……沒辦法跟你走一輩子的。傷心是會傷心，但你要撐下去，還會有更好的。你一定遇得到。」

大爺說故事的技巧有點笨拙，但我感受到了他的關心。不，正確的說法是，我一直以來都有感受到。就跟年糕一樣熱燙燙的。

十八歲的某個夜晚，當我跟爸媽正一起看電影時，王大爺來敲門了。

王大爺很少來我們家作客，他覺得，爸媽都已經忙了一整天，回到家正是需要休息，他雖然就住對面，逢年過節會一起吃飯，還幫忙帶我這個小野鬼帶了十幾年，但他終究是「外人」，他不想打擾到我們核心家庭的互動。

『你想，光是看電視就多麻煩呢。』

王大爺喜歡看一些知識性的東西，不管是古文明解密、還是醫學奇蹟，他都有興趣，但對爸媽來說，他們想把晚上的時間放在新聞、電影、電視劇、歌唱節目上面，放鬆腦袋、淨空思緒，彼此間的差異確實很大。偶爾遇上我不喜歡的《慾望城市》、《實習醫生》之類的節目時，我反而會跑去王大爺家，跟他一起看電視。

總之，王大爺來敲門算是挺特別的。

「大爺，怎麼啦？」

「喔，俺明天要出門一趟，想把鑰匙留給你們，行的話澆個花，也幫俺注意一下有沒有偷兒。」

王大爺把鑰匙交給我。我想大爺確實是需要我幫忙澆花，但更重要地，是讓我有辦法繼續玩電腦。只是我跟大爺認識了好久，幾乎很少遇到他出門超過一天。事實上，只有一次，大爺收到邀請，到台北參加餐敘，跟一群退伍老兵一起吃飯，那時候我還很小，是我唯一一次放學後要去安親班，我恨透了那邊亂糟糟的模樣，一堆小孩子嘰嘰哇哇的亂叫，為了爭搶玩具扭打，老師一次又一次地罵人但卻沒能起到控制效果。

所以我真心好奇大爺要去哪。

「金門。」

「金門？大爺你知道金門要搭飛機吧？或是搭船。」

大爺跟我簡短說過當初搭去金門的軍船。搖搖晃晃，於是不少人嘔吐，令船艙空氣污濁，加上要去的是危險的前線，整艘船死氣沉沉。

「知道，俺買好機票了。」

下午，他走去了左近一間小旅行社，拜託他們代買機票。他雖然會玩遊戲，但多數時候，遊戲都是我設定好的，他只需要玩，於是他不怎麼把電腦當作生產力工具，機票，他寧願找一個有血有肉的人處理，即使會被抽一些手續費，他也不在意。

「大爺你去幹嘛？」

「只是……」大爺躊躇一下：「想去看看。」

「所以是去玩？」

大爺聳聳肩，我知道，我說的不太對，金門對他來說恐怕跟「玩」沒有什麼關係。

「大爺你一個人去？」

「嗯。」

「我陪你去吧，我前幾天才拿到駕照，能載大爺四處轉。」

彼時，我已經考完大學學測，成功考上大學，所以即使還得要去學校上學，我其實根本不必上課。大多數的時間，我都在讀自己的書（通常是從大爺家拿的小說），甚至好幾次曠課，一個人在球場上投籃，鍛鍊自己的準頭。我當然可以請假陪大爺一起去。

王大爺好歹也是上了年紀的人了。這幾年，他老的特別快，不只頭髮已經全部發白，就連眉毛也白了。他還是能走路，卻沒辦法連續走一個小時，可他又捨不得搭計程車，散步時候總是走走停停。

「不必麻煩，俺一個人沒問題。」

大爺婉拒，怕麻煩我，我卻一點也不這樣覺得。我本來就不想去學校耗時間，還從沒去過金門，如今有這機會，我當然要陪大爺去。爸媽想了想，反正無傷大雅，也就同意了，條件是我得要自己出機票錢。我還真有錢，每年大爺發的紅包——也是我唯一無須上繳的

紅包——我都會盡可能存下來，從一開始的六百，到去年是三千六，攢一攢早就兩、三萬了。

拿大爺的錢去陪大爺走一趟，合情合理呀。

「差了好多。」

大爺看著金門島上的一切，發出一聲嘆息。

軍營不同了，崗哨換新、圍牆重刷，就連大門上的標語也都換了字樣、換了詞句；民居不同了，原先的建設大都很原始、基礎，重點只是安全、便宜，如今卻有許多蓋得高聳漂亮的透天建物，有些商家的牆壁更繪製了彩色圖片，很是搶眼。

只是，真正讓大爺感到不可思議的，是人的轉變。

以前，幾乎滿街是放假軍人，居民則佔少數，軍人們難得放風，最開始當然是嘻嘻哈哈，情緒高漲，但等接近歸營時間，只剩一臉愁雲慘霧，尤其當時還在戰爭狀態，他們眼底永遠都有一抹恐懼，任何突然出現的劇烈聲響，都能嚇得他們衝向掩體，又或是當場趴下。

如今幾乎看不到軍人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群又一群的小三通觀光客。

他們與金門商家有說有笑，偶爾也有些為了價格與商家爭個面紅耳赤，但幾乎每個人手上都提著大包小包，菸、酒、奶粉、牛肉乾、芋頭餅、鳳梨酥，就連新竹米粉、台中太陽餅等台灣本島的名產也應有盡有。他們幾乎是每一次落腳都透著雀躍。

「真好。」大爺輕聲說。

「什麼真好？」

「和平真好。」

我載著大爺去看金沙戲院。

年輕時候放假，他們會去那看戲，但現在，卻成了一間閒置的廢墟，出入口被木板封起，還貼了「危樓小心」的標語。大爺沒想走，反而在旁邊繞了一圈，找到側邊的鐵捲門。鐵捲門是老式的，左右橫拉的那種，理論上是要閉攏，中間卻有個不小的口子，大爺看附近沒人，竟然就往裡面擠，也就進去了。

我當然跟上。

「俺以前都坐這位置。」

大爺摸著編號25的座椅告訴我。那是最右側的一排，得要稍微斜轉著脖子看螢幕。椅

子不論是椅背還是椅墊都是木頭的，看起來一點也不舒服，跟現代的電影院差了十萬八千里有。但我猜，在當年，對他們在金門服役的軍人來說，這樣便很足夠了。

「俺沒看過播放室。」

於是大爺帶著我上到戲院底部的放映室，一台笨重蒙塵的電影機佇立在那，也不知道與大爺當年看的是不是同一台，還是，早已經換新機台了。二樓還有幾條吊掛著的膠捲，在窗戶邊隨風飄擺，只是真正讓大爺目不轉睛的，還是懸在門楣上的防空疏散指南。

他看了好一陣子。

|

王大爺請我帶他去吃廣東粥，哪一間都行，最後我就選了一間在金門運動場附近的永春廣東粥，原因無他，因為我問過之後，當地人都說這間是名氣最大的，有八十年左右的歷史。大爺依稀覺得自己聽過這名字，卻無法確定自己到底有沒有來吃過，說穿了，他們在外放風的時間少之又少，這又是四、五十年前的事情，他實在不記得了。

他只記得金門的廣東粥與本島的完全不同。

我一開始覺得奇怪，廣東粥不就是那樣？但等東西上桌後，我才發覺兩者確實迥異。

金門的粥是沒有米的，全都煮到化開了，至於裡面的肉也比較像是肉丸，而不像本島放的是肉片、肉絲。同個名字，味道卻不同的還有油條，看著人手一條，我也點了一根，沒想到軟趴趴的，完全沒有我喜歡的酥脆口感，咬起來像是比較韌的麵包。

大爺牙口不太好，反而挺喜歡這種油條。

「接下來大爺還有想去哪嗎？」

「花崗石醫院。」

醫院？這挺奇怪的，但轉念一想，或許大爺曾經在那失去過同胞，或是什麼的，我便沒多過問，而是找了商家問了一下怎麼去到花崗石醫院。沒想到，該間醫院已經收了。

「那地方很陰喔。」

即便商家如此告誡，大爺還是想去看看，我便問明了方向，載了大爺去。花崗石醫院離市區有段距離，坐落在一個毫無商家的斜坡處，是一座我想都沒有想過的坑道醫院。但現在，大門口已經被鐵柵門封了起來，進不去了。

大爺仰頭看著坑道出門上的那行字，出神。字是金黃色的，不過，不知道是經過風吹雨打褪了色，還是灰塵日積月累遮住了它的光輝，如今看起來挺黯淡的，有點像是灰金色。

「俺之前只看過照片，原來長這樣子。」

「嗯？我以為大爺來過？」

要不然大爺怎麼會想來呢？

「俺只參與過挖這坑道。」

他不是工兵，但為了能加速建造，只要有空的人都被調來作幫手，總共有兩萬多人投入，大爺就是其中之一。他當時還覺得自己運氣不錯，努力活就好，不像在前線小島上得要提心吊膽。

「俺的手就是在這沒的。工程意外。」大爺頓了下，眼神苦澀：「俺算幸運了，還有人死了。」

大爺沒多說，我便沒問。我能想像後來怎麼了。他因傷退役，從此由國家養，大概也是那時候，他才搬到了台灣本島吧？我無法想像大爺的心情究竟如何。他為了這坑道失去一條手臂，這恐怕史上少有的坑道醫院現今卻廢棄了，放著生灰塵，還被許多人當成了鬼

屋。

「裡邊有個天梯，你知道嗎？」

大爺說了起來，那是條逃生專用的梯子，七、八層樓高，他們花了很多時間在炸、在挖那塊山石。他也還記得當時醫院落成後成了一則大新聞，說這地方固若金湯，在戰爭時候，也不必擔心成為敵軍砲火攻擊，能夠一如往常地進行救助、治療，就連蔣前總統都有來視察，醫院名字也是他題的。大爺完全沒想到，這花崗石醫院竟就此收了，新建的醫院更是毫無遮蔽地矗立於島上，足足有五、六層高，完全不怕砲擊。

「大爺，你想進去看嗎？」

「中。」

「中」就是好、對、就是確認的意思。

於是我們在附近轉了圈，開始找路，也真找到了一個能翻進去的窗口。我讓大爺在原地等，騎車去附近五金行買了兩個手電筒以及好幾顆的電池回來，這便開始翻牆。自從考上大學後，我便時不時翻牆曠課，跑去學校附近的商圈溜達，翻窗子對我來說絲毫不難，但大爺只有一隻手，於是我蹲了下來，要讓大爺踩我的肩膀。

「把你踩垮了——」

「——大爺，我已經不是小孩子啦，來吧！我也想看看。」

如今的我已經比大爺都要高、都要壯了。大爺遲疑一陣後，同意了。我們一前一後進了去。我們就這樣在裡面走著。裡邊很大，還橫七豎八，缺乏清楚的路線標示，很有可能迷路，於是我們每到一個轉角都會作個記號，也許撿一張白紙放在走廊正中，也許把無主的滑輪病床拉轉個向。坑道裡面雖然不見陽光，頗有涼意，但卻也因為缺乏對流的關係悶沉，使我們呼吸不算順暢，更讓我們累得起了一身大汗，混著步伐揚起的陳年灰塵，我們又黏又髒。

但我們真找到了天梯。

很壯觀。

是文字無法形容的震撼，是只有親眼見到才能意識到的美。我無法想像當年國軍究竟花了多少力氣，才鑿成了這通天井。

「俺想上去看看。」

大爺真的不年輕了，他平時最討厭的就是爬樓梯，現在，他卻執意要上去。天梯很窄，

差不多能讓兩人並行，問題是扶手生鏽歪斜，階梯陡峭，地上還不時有不知道是山體崩落、還是梯子年久失修而掉落的碎石塊堵路，很不好走，真滑了腳，很可能會直接摔落兩側，還不如一人行在梯子的正中央，跌倒了也還有點緩衝空間。

我讓大爺走前面，如果他真摔了，至少我有機會能拉他一把。我手就這樣一直懸在大爺的腰際。

幸好，我們安全抵達了天梯頂，延著一垂直的鐵梯爬出去，附近全都是樹木山石，顯然藏得極其隱蔽。

「原來長這樣。」

大爺坐在鐵梯一側，看著那小小的、被灰塵覆蓋的逃生口。我發覺他眼睛是紅的。我什麼也沒說，只是輕輕拍著大爺的肩膀。

「和平了就好，和平了就好。」大爺喃喃說著。

二十歲那年，王大爺走了。

他是在睡夢裡面過世的，是老媽注意到的，她發覺一整晚都沒聽到電視聲，大爺也沒下樓丟垃圾、散步運動。雖然大爺身體早有各種狀況，一天要吃好幾種慢性病的藥，但他沒真的生什麼重病，沒有癌症、沒有得到流感，可他就是睡下去就沒再醒來了。明明他喝了不只千杯的小麥汁，還吃了恐怕有成噸的首蓿芽。我告訴自己，這也未嘗不是件壞事，至少，大爺沒怎麼受到病痛折磨，還沒被青光眼、阿茲海默症、肌少症、重聽等銀髮族疾病找上。

但我還是無法扼制地哭了一整晚。

法理上，大爺不是我的誰，我沒法向學校請喪假，但我才不管那麼多，教授想要記我曠課就記吧，世界上多的是比上課讀書更重要的事情。

我回家奔喪。

一進家門，爸媽便給我一個擁抱，他們神色哀傷，但跟我卻還是不同的，他們還能保持鎮定。不是因為他們成熟世故，不，純粹是關係不同。他們喜歡大爺、關心大爺，但，他們從不曾像我那樣跟大爺朝夕相處。

我們更親。

他們以平靜的語氣告訴我，大爺早就想好身後事如何處理，一切從簡。不需要訃聞，畢竟沒有多少人記得他、知道他是誰，甚至還有些人嫌棄他；屍體的話，火化即可，不需要供奉，拿去種樹或是餵魚都行。於是，即使我回去了，卻不需要走什麼繁文縟節，什麼早上假哭一遍，晚上又假哭一次，都省了。

不，我只需要等他火化。

「律師跟我們說了，王大爺把房子留給你了。」爸爸跟我說。

「我去大爺家。」

我跟爸媽說，一個人進了大爺家。大爺在我們家放了一把備用鑰匙，還額外給了我一把專屬於我的鑰匙，讓我隨時想去就去，當然，通常我還是會按門鈴，讓大爺幫我開門。

走進大爺家，我發覺一切都跟我十八歲離開時同個模樣。電腦還是同一台，賽車椅的套裝堆在角落，而我專用的那隻手把，線捲得完美，乾乾淨淨地擺在書架一角。我想大爺肯定每隔一陣子便幫我擦過一遍吧。這兩年，我沒怎麼跟他玩遊戲，因為我在北部上學，忙著讀書、忙著追女生，回來次數不多。

反而是大爺來探望我的次數不少。

那些時候，我們會一起吃個飯、在校園散個步，最後再由我載他去車站。我們當然會聊課業、聊女生，但更多時候，我會跟他說最近又有什麼新遊戲出來了，也許我們之後有機會一起玩，我甚至還跟他提起，現在有人在製作給障礙人士用的電玩控制器，不只能手腳並用，甚至還能用嘴巴玩遊戲。如此一來，大爺便能單槍匹馬玩第一人稱射擊遊戲了。

『到時候對打看看呢，看看是你大爺厲害，還是你厲害。』他笑笑說，用左手摸我的

頭，把我的頭髮弄得亂七八糟。

我以為他還會在我身邊很久、很久。

他老，但沒那麼老。

我走到了衣櫃前，拉開了最下層的抽屜，翻起最後面那疊衣服。大爺總跟我說，如果他死了，不管是因為得了癌症、中風、心肌梗塞、流行性感冒，還是不小心就被酒駕司機給撞飛，就去那找他留給我的錢。

『都給你，知道嗎？不要給國家拿走。』

為此，他一次又一次地小量提領，每次只從中抽個一、兩張千元鈔票。

『大爺，你少烏鴉嘴好不好？』那時候我總這樣回。

我摸到了，那裏有著好幾疊厚厚的紅包，但不只如此，還有一封信。

是大爺手寫的，「給小義」，字跡還是那樣歪歪斜斜。

我放聲大哭。

評審意見

本篇把一位老兵來台後的人生刻劃得絲絲入扣，讓人看見那其中的悲涼，而敘事者從一個孩子的視角展開，沖淡了辛酸，增添了人與人之間的情感，也多了幾分溫馨。

王大爺代表著我們這個時代曾經有過但已經逐漸凋零的一種存在。這篇作品提醒我們去記憶這樣的存在，這樣的時代人物不應該被遺忘。

作者有很流暢的文筆，收放自如，行文結構也安排得恰到好處，在寫作技巧上表現出色。本篇令我驚豔，是我心目中數一數二的好作品。



第二十屆渥島文學獎——短篇小說組・佳作獎

若有風來

作者／徐麗娟

台師大，國研所。

近幾年才開始重新提筆。有時讀書，能感受到創作者是如此精心打造故事的意義，得以讓另一人讀到的那一刻，感到激盪低迴。那樣動人的情緒讓人心嚮往之，所以自己也想嘗試寫下一些文字。

若有風來

陽光從門外斜進來，照亮桌上一包包的魚乾與鹹餅菜乾，屋子裡散發出乾燥過的氣味，像沾過海風的，微腥微鹹。

都中午了，均文把前門打開，只一瞬，她眼睛便進了沙，只好又把門關上。十月了，金城的風開始大起來，今年沒甚麼雨水，風一起，沙塵便夾帶而來，吹得人眼睛不得不眯起來。但盛夏的熱已經緩下來，陽光成金，讓人的心都變得輕盈，金門整個島有種靜靜的亮。

均文帶著孩子們剛從澎湖哥哥家回來，今天起得比較晚，她漱洗完，便從廚房的窗戶看見集利正在後院忙，一旁剛洗好的車子在陽光下閃閃發光。她不禁微笑起來，集利就是性子急，她回來時才說娘家嫂嫂用的竹筐裝東西真方便。

「我哥自己做的，大小比外面賣得更合用。」均文用手比劃著。

昨天聽完，今天集利便為她動手做，也不知道他從哪裡找到那幾段竹竿。

她邊洗米準備做午餐，一邊繼續從窗戶看著集利工作。只見集利先把青竹竿剖成兩半，手勢靈巧的削成幾片薄片，然後開始用薄片編成青白相間的長格，再把長條的竹片穿到筐兩邊裏去，順勢做了兩只耳，方便提著。

不多久一個竹筐便完成了，這時均文的午餐也煮好了。

「張先生今天從廈門回金門，搭晚上的飛機回臺北。等一下我要去水頭碼頭接他。」集利一邊扒著飯一邊說。

「哥曬的魚乾真好吃，鹹香鹹香的。」集利又添了一碗飯。

小三通之後，集利的計程車生意更好了。張先生是集利最喜歡的客人，他在廈門跟人合夥開公司，因為父母身體不好，妻子一人應付不過來，所以他每兩個星期回臺北一次，來往水頭碼頭和機場都由集利接送，算是固定的客人。這對集利的計程車生意來說不無小補，而且張先生雖付的是包車的價錢，但也不在意讓集利順便載些散客，是很大方的客人。

「他們大生意人賺得雖多，但跑來跑去也很辛苦啊。」集利說。

集利的臉黝黑，五官端正，仍帶著軍人氣質的正派，是均文最喜歡的樣子。

均文見過張先生幾次，雖然沒聽他說，但這種曲折的行程她也能體會其中的辛苦。想像張先生從台灣搭飛機，先進了金門，行車一陣，再搭船去廈門，從渺渺雲空到浩騰海洋，穿門踏戶，陸海空交替接駁，完全沒有空檔，均文光想就覺得累。

有時均文覺得自己非常幸運，日子雖然平淡，但有一種難得的平靜。

均文娘家只剩一個哥哥，她學校畢業便留在澎湖當導遊，夏天旺季時，她常常跟船出海，來來回回，等晚上下船踏到陸地，發暈的靈魂都還感覺到海的搖晃。每次接完團，她都得休息好一陣子之後，身心才能歸位。

那時剛從軍職退役的金門人集利是鄰居的同胞，一群人一起去吃海鮮，集利跟她一樣

是父母早逝，雖有親戚，但他是家中獨子，個性簡單善良，兩人很合得來，不多久，集利便向她求婚。

集利父親在金城留下的房子，前後有院子，房子雖老，但很堅固，家裡旁邊還有一片空地，集利種了一些菜賣。

「農閒時我便去機場排班載客。」集利用存款買了一輛二手計程車。

集利左手的中指有個厚疤，他說是有次救災的時候，在現場不小心被有釘子的大木頭砸到，釘子刺得深，隔了很久才痊癒，所以疤痕便被永遠留下來了，好在並不影響做事。

集利做事謹慎，一段路總開好久。他跟所有生長在離島的孩子一樣，年輕時便想趕快離開島上，所以選念了士校，然後退伍，進了臺北的旅行社。

「但我不聰明阿，動作慢，口才又不好」

集利曾對均文說不管身在何處，他老覺得自己動作太慢，拖累了眾人，在臺北時尤其感到心慌，滿溢的人潮常令他不知所措。但在金門，眾人只專注在自己眼下的事，普通的日常，讓人心安。

均文很膽小，連車都不敢開，雖然父母早逝，但哥哥疼她，也算無憂，她從未曾想要離開家鄉。對於搬到金門，不能說毫不憂心。但一但下定決心，真的在金門住下來，她也一下子就適應了。她覺得可能是金門跟澎湖，都是一座小島，四面環海，

讓她覺得熟悉。

也許因為當過導遊，均文對於人潮特別敏感，她不久便發現金門的海邊都很安靜，沒有甚麼水上活動。即便在夏天，海邊也不像澎湖那般喧嘩熱鬧，而且也特別乾淨，幾乎沒有甚麼魚腥味。

「因為我們以前需要用地雷保護自己啊。」集利解釋。

集利說金門處於戰火前線，為了防止敵人，軍隊在海灘周邊佈滿了地雷，雖然早已經過了幾年努力的排雷，地雷也幾乎清理得差不多了，但過往的印象再加上殘雷的疑慮，自然導致了水上運動沒什麼發展。

但也比較安靜，不覺得嗎？他笑著說。

他們住在金城往慈湖的路上，離了市區，秋天一來，少了密集的房屋互相遮蔽，風總是特別大。

集利說他最喜歡金門秋天的風，不至微弱到讓人忽視，又不至強悍到令人懼怕。開車在路上，細細碎碎葉隙光影一路相隨，讓人感到很舒服。

「有時看到特別美的陽光，便會想妳若也一起看到就好了。」他有點臉紅的說。

許是待過軍隊，集利很能吃苦，又因是獨生子，對家人非常疼愛。均文喜歡集利安於眼前的個性，不久後他們有了一雙胞胎，都是兒子。

集利非常高興，兒子才剛從醫院抱回來，便迫不及待的要到祖先牌位面前上香，告訴父母親這個好消息。看著他舉著香喃喃自語，高興到幾乎要掉下淚來，均文在一旁覺得很感動，她也在心中默喊公婆，承諾會好好撐起這個家。

◆

集利的堂哥一家便住在隔壁，堂嫂珍珠人特別好，老是笑嘻嘻，她生得細眉小眼，一笑起來，眼睛會眯成細縫，像一彎新月似的。

珍珠外婆家在烈嶼東林附近，中秋之後收芋頭時，她便帶均文去幫忙。珍珠還載她繞烈嶼一大圈，因為比大金門小，烈嶼的海岸線到處看得到，繞了一趟，均文心中便能模擬出這個小島的形狀，特別容易覺得親切。

珍珠有個姐姐十四歲便因意外去世，她有張照片留在烈嶼的老家。那張照片上，珍珠的姊姊坐在一處海岸防波堤上，有點不大自然地微微含笑。頭髮剪得很短，身穿下擺偏長的白色連衣裙。她看上去帶有幾分拘謹，但笑容很美，她永遠留在時四歲那一年。均文回頭看著珍珠笑嘻嘻地向長輩問好，想著她也嚐過失去親人的悲哀，但卻總是一逕的那樣體貼人，覺得自己又更喜歡她了。

她們在九宮碼頭等船回金城時，天已經暗了。她們帶回一大堆芋頭，煮成甜鹹都好吃，那種香鬆綿是別處吃不到的好滋味。

過年時，珍珠約她一起做紅龜粿。

珍珠手腳麻利，只見她把那些小粿塊一一搓成長條，裁成數塊，把粿皮搓圓放在手心，舀了一小坨豆沙餡到粿皮上，另一隻手的拇指和食指一捏，就把皮的邊緣摺在一起，再裝入木制的模型裏，捺兩捺，小心地把邊上抹平了，還要對著它端詳一會，然後翻過來，

在桌面上一拍，再把粿倒了出來，粿上就印上了烏龜的凸紋，一塊漂亮的紅龜粿就完成。珍珠將冒煙的蒸籠打開，均文小心的將十幾個紅龜粿一一放進蒸籠，兩人在熱氣蒸騰的白煙之中對視微笑，感覺很親。

「做得好！」集利常常這樣誇人家，他說那天的紅龜粿特別好吃。

過完那個年，集利的常客張先生有一陣子每週都回臺北，他說他父親生了重病。

張先生曾說集利是他在金門的親人，不管下飛機或下船，集利有時送他去，有時接他回，像是不斷移動中最讓他安心的憑藉。只要見到集利那台擦得閃亮亮的車，張先生便覺好像是親人正在等著他。

均文一邊聽集利回來轉述張先生的話，一邊將張先生送的即溶咖啡打開，等著水開，水壺上面漸漸飄浮著細微的蒸氣。她關掉煤氣，把熱水澆在咖啡粉末上，粉末吸進熱水，很快溶解，這時溫暖的香氣開始在房間蕩漾，外面的幾隻蟬突然叫了起來。

小三通之後，金門到處都是張先生這種台商，他們有的在金門置產，但大部分都是跑來跑去。就像張先生一樣，金門對他們而言就是個謀生的中繼點，支撐他們往更遠的地方去，機場到港口，港口到機場，就是這樣而已，有的生意人甚至連金城街上也沒去過。但這些台商漸漸繁榮了金門。

有時航班晚了，集利便會帶張先生回家吃飯，張先生有時也會帶點兩地的土產讓集利帶回家給孩子們吃，他們就像朋友一樣的來往。

張先生曾經想在金門買房，要他們夫妻陪著去看了幾次，但後來張先生突然有一陣子沒來金門。集利有點擔心，打電話去他家裏問，才知道張先生父親去世。約莫隔隔了一個月，張先生才又開始飛來飛去。買房子的事也就擱下來了。

那年六月，一場豪大雨侵襲金城，山前和小西門一帶都淹水，集利好幾天都沒出門跑車。

秋天快到的時候，張先生在廈門的生意出現了重大的轉折。

「張先生以後可能再也不會來金門了。」集利有天回來心情顯得很沉重。

張先生的合夥人利用張先生父喪一個月沒去廈門，趁機將公司資金捲走一空。

張先生最後一次從廈門回到金門時非常狼狽，他說要待在金門找旅館住幾天，等收拾好心情再回臺北。

集利不放心，那幾天都準時去帶張先生回家吃飯，就是不讓他一個人呆著。

「人心好難猜啊！明明以前都好！」張先生一邊跟著他們夫妻在菜園拔草，一邊感嘆。他們夫妻不知如何安慰，只能陪著，整個菜園籠罩在無可言喻的沉默中。那天黃昏的空氣像彌漫著灰塵，不似平日的清明。

張先生離開金門後，好像也把那種失落感留了下來，此後他們夫妻常常掛念著張先生。



那年冬天，珍珠得到急性盲腸炎住院開刀，因為集利要出車，兩個上國中的孩子說要去同學家念書，傍晚時均文便自己騎機車去金湖的醫院探望珍珠。

「明天妳生日，我們買個蛋糕，然後再一起種幾棵玫瑰在院子裡，那種妳喜歡的紅玫瑰。」集利臨出門說，明天早上他會把時間空下來。

那天均文待在病房看照珍珠，讓堂哥回去洗澡吃飯，晚點他再過來接手照顧。

等均文走出醫院的時候，天已經暗了，冬寒隨著暴烈的風竄進她的衣領，夜晚街道特別安靜，黑暗似乎讓病痛的苦變得深沉，偶有一二人走出醫院大門，臉上也不見表情，輕輕一抹夜霧罩身，難有悅色。均文一路騎著，機車的燈光薄弱的一束照不遠，其實都有路燈，但她就覺得天好黑，騎著騎著，她心裡不禁生出莫名的忐忑，一種震盪不已的懼，不知來源。

直到轉到民生路圓環附近，她去打包一些炒飯回去給孩子吃，看到許多人正在店裡吃晚飯，這才覺得心情稍微恢復平靜，大家都跟往常一樣吃飯生活，沒事的，她突然就覺得安心了。

或許那晚就是預兆。

一個月後，集利早上起床時暈倒在床邊，被送到醫院後再沒醒來，那天，他死於心肌梗塞，沒有留下半句話就走了。

一種沉重啪一聲斷了線，整個落下來。

均文的哥哥馬上從澎湖趕來，集利的親戚們都來了，十幾個人輪流來幫她們三個孤兒寡母。珍珠則天天過來煮飯。

在事情發生最初的瞬間，均文覺得迷惑，一時並哭不出來，家裡明明那樣的靜，可是周圍都是人。她不確定發生了什麼，只被來幫忙的眾人推著走，任由冷風吹在她發燙的面頰上，她只感覺四面都是暗極的黑，但是頭頂上卻濛濛地透出紫藍色的微光。身邊所有一切都已消泯，她的家已經成為廢墟，只剩下面前一堵牆，而那牆背後除了瓦礫，什麼都沒有。

夜裡守靈，她 起眼睛，暗藍的天，一顆星寂寞地站在天邊，一閃一閃的靜寂。

頭七時，她似乎在院子後面看到集利。

暮色蒼茫中，集利的臉只是一個模糊的白影子，但是仍可以看出他在那裏對她笑。突然，他掉過頭來，望到別處去了。均文正想奔過去，但不知為何，雙腳像被鍊住般，沉重到不能動。

「集利！」她喊了一聲，那人身子突然晃了一晃，當均文再望過去時，那張臉龐已經不見了，如煙一般瞬間消散，彷彿是他聽見了均文心裏狂風暴雨似的吶喊，被她嚇跑了。喪禮一結束，經濟的困頓便如潮湧來。

雖有微薄存款，眼前菜園裡的收穫勉強可以維持生活，但孩子們即將升大學，除了學雜費生活費，要讓孩子能走得更遠，均文必須另闢財源。

均文勉強打起精神，但是每次當她獨自在家時，集利的音容笑貌仍舊不時自門扉縫隙之間溢出，無論是白天或黑夜，她總是難以遏止湧出的淚水。她的心空空的，整個人輕飄飄，天地顛倒，人像倒立在天上走，踩著空虛，無法踏實。

她盡量正常過日子，但有時風吹來，心底像有一個飄忽的小火焰，她在大風裏用自己的兩隻手護著那小火焰，怕它吹滅了，而那微弱的火舌亂溜亂躡，殘忍的把她的手掌心燙得痛。

孩子們雖然傷心，但功課又忙，總是待在房間讀書。母子三人分開傷心，但孩子比以前更乖更用功。

晚上均文一人待在客廳時便不開燈，只剩廚房一個小小的燈泡，外面的路燈映照著幽暗的客廳，顯得特別空，彷彿連那亮光亦有回音迴盪，真正的聲音正漸漸流失。她閉上眼睛，感到自己體內正有什麼靜靜上湧，卻又覺得空洞無比，彷彿被放逐，她一人手捧一點微弱的光亮，孤單茫然，不知何處去。

但生活不等人。農事隨季節而來，無一刻可以放鬆，每天有做不完的事。這一季採收的青菜都是集利之前種的，把這一批菜賣掉之後，均文看著空蕩蕩的園子，覺得有點慌，彷彿季節都結束了。

但沮喪過後，她隨即又想起集利以前說的話。

「種甚麼也要問土地的意見阿——」那時集利雙手沾滿了泥土回頭對她笑著說。

這一期要播甚麼種籽，她要先想一下。菜園裡的每一寸土壤也正蓄勢等待著新的開始

吧，她這樣想著。

十一月的時候，珍珠帶她去金沙鎮的親戚家幫忙採收高粱。

今年缺水，高粱不如以前的豐收，但陽光照射下，一大片金黃色的高粱田閃閃發光。她們把收割好的高粱，鋪在水泥地上讓車子碾壓脫穗。

當風來時，她們便用畚箕盛裝高粱，由上往下慢慢抖落高粱。風一吹，輕的穀粒和他雜質被風吹走濾掉，質重的高粱則飽滿的落在地面。來往的車子都是金門自家人，都很默契地慢慢輾壓過那些高粱，是一種無言的幫忙。唯那些小小的麻雀們也會來搶食。

那也是金門麻雀的默契啊，珍珠開玩笑地說。

均文知道，其實這些農事根本無需自己幫忙，不過是珍珠拿來當藉口，故意要帶她作伴，不讓她獨自一人待在家胡思亂想，她心中深深感激。

她與珍珠兩人商量過後，決定自己出去賣菜，田裡有收成時，趁新鮮，早上兩人便去東門市場蹭一個小位置，賣自家的青菜，菜既新鮮又多樣，珍珠還會將菜擺特別整齊好看，不時噴水增加賣相，常常不到一個小時就賣完回家。

有時是均文自己一人去賣菜，她坐在路邊的矮凳上，守著眼前的幾堆青菜，一邊抬頭望著矗立在市場中間的邱良功母節孝坊，望著久了，心中便有忍不住的酸疼，一種輕輕的共振。

有時她賣完菜，想起集利愛吃的，便會走到總兵署附近買幾根油條，回家供在桌上給他。

不賣菜時，均文早起幫孩子準備早飯。

黎明前，天空純然的黑暗已經淡去，慢慢漂成白色，幾朵粉紅的雲彩，高高飄浮在灰青色的天空裏，遠方漸漸泛出紅暈。孤獨的金星在隱隱的斑斕朝霞中發著沒有溫度的白光。已經是候鳥季節，遠遠有一群鷗鷺飛過天空，整齊的幾排乘風移動，像黑色的塵埃。

「每年從那麼遠的地方來，到底是怎們認出我們金門的啊！」

集利以前曾這樣讚嘆這群鷗鷺。

許是被生活逼迫著，均文現在一點一滴地慢慢有了忍住悲傷的力氣，就算突然一瞬間回憶湧起，在心碎氾濫之前，她也已經能夠發狠一咬牙就忍住。

有時，她打開衣櫃，聞到集利的外套內裏散發出的樟腦味道，雖然感覺到一種哀婉的憂傷，但與此同時，也撫慰了她的心。

有天在整理廚房櫥櫃時，她發現一個小甕，隨即記起，之前珠山的親戚給了他們一些小顆梅子，她和集利便醃了一點梅。她拿出小甕放在桌上，小心掀開蓋子，用筷子夾出一顆梅子嚐嚐看。那醃梅一入口非常鹹，然後口腔裡隨即分泌出唾液，慢慢地，那醃梅滲出宛如甘露的甜味。

那是已經不在的集利留下來的味道，均文把梅子含在舌底，捨不得咬開。

哥哥隔了一陣子又來金門探望她。

她向哥哥問候家鄉村子裏的人，和所有的親戚，個個都問到了。哥哥一一回答，但他彷彿有點怕說錯話似的，只把臉朝外坐著，眼睛並不朝她看，他身體向前傾，兩肘撐在膝

蓋上，十指交叉著勾在一起。他們兄妹的談話是斷斷續續的，但總沒有完全中斷。哥哥向來是不大說話的，她覺得他從來沒有一口氣說過那麼許多話。

最後，兩人之間有一段長長的沉默。

「我看妳還是帶著孩子回我們澎湖老家住吧，我跟嫂嫂才能照顧妳，房子我都為妳準備好了。」哥哥終於鼓起勇氣說明真正的來意。

她看著哥哥，感覺到自己像小時一樣受著疼愛，心裡感到又酸又暖，一時找不到適合的話說。

她順著哥哥的眼光望出去，家旁菜園裡架上的瓜與豆，看起來都比昨日大一些，所有活下來的都在明長暗長，沒有辜負時光。

「哥，讓我留在金門試試看吧。」她用充滿感激的口氣說出心裡的話。

哥哥那天便回去了，只說以後會常來。

有一天，家裡的電話突然響起——是張先生要來預約車子。一聽到集利已經不在了，他啊地一聲，在聽筒一端沉默許久，顫顫的喘氣聲，許久。

然後他說，等自己忙完了，會去家裡探望。

張先生來家裡給集利上香時，哽咽到不能自己。均文給他泡了熱茶，讓他慢慢恢復平靜。他望著院子裡的車，久久。然後，他濕潤的眼睛裏忽然發出光來。

「大嫂，妳怎不去考個執照？集利的車還很好開。」張先生突然問。

張先生說自己找到新的合夥人，是本來在台灣就認識的人，人品可靠。他又要開始往返台灣和廈門，若她能開車，便像以前一樣會預約她的車。

「這次我多一個合夥人，輪流去廈門，所以叫車的需要更多。」他說。

臨走時，張先生留下一個厚厚的紅包說要給孩子們買吃的，雖然均文堅決不收，但張先生說以後還要見面，要先收下他的誠意。

「集利是我在金門的兄弟啊！」張先生說著眼眶又紅了。

那天，均文終於打開集利的車。

集利去世快一年了，均文都沒打開過他的車。

均文在車子的置物櫃裡找到一本黑色的小本子。

這黑色小本子內頁充滿各色原子筆寫的字，密密麻麻的寫著關於金門的事，各個坑道，莒光樓，酒廠，候鳥，高粱……。有畫雙條線表示要強調，有些較小的黑字表示是額外補充，別處聽不到的。

她想起集利本就口拙，他應該是熟讀這些蒐集來的資料，內化成為自己的話，好能仔細的為包車的旅客細細解說金門的特色吧。

均文仔細看著集利的筆記；原來市場牌坊下有八隻石獅，其中有一尊彩色的石獅叫「石仙姑」。石仙姑的顏色每隔幾年便會重新彩繪，身上的衣服也會重新穿搭，像自家長輩一樣，是金城人生活中的陪伴。筆記本上面小黑字寫著：金門油條比較肥軟帶酥，口感紮實，不像一般的油條只是薄脆，並不耐嚼。

均文看得眼睛都酸了，一個活生生的金門在小本子上立體起來了。

最後面一頁則紀錄了一些在廈門來回做生意的客人和旅館的電話。

她想著集利的生意一向不錯，原來是許多客人回去還會幫他介紹，讓朋友來金門玩時可以叫集利的車。他不僅開車，還會為客人導覽。她想起自己以前在澎湖做導遊時，都沒集利這麼用心。

她馬上決定去學開車，直接考職業駕照。說也奇怪，一但下了決心，她便甚麼都不怕了，膽子變大，一段時間之後，很順利就考取駕照。

拿到駕照後，均文開始想練習開集利的車，本想要珍珠坐在旁邊為自己壯膽，但珍珠說甚麼也不肯。

她只好自己上路，她先從小本子上半日遊的路線開始練習。

那天下午，她雙手緊握方向盤，小心翼翼上路，一切都在控制之內。但半路上，非常罕見的，竟突然下起小雨，讓她有點緊張，她將車轉入公路旁的小路，雨剛好停了，小路車輛稀疏。她鬆懈下來，正要慢慢停到路邊，但眼前不熟悉的鄉路突然有車轉彎，她急踩剎車，車身打滑，橫過車道，直接衝上對面車道邊的電線杆。

最後只聽得碰一聲。馬路寂靜無聲，她人沒受傷，但車子再發不動。

她回家時，孩子們剛好放學，問起家裡的車怎不在，均文把臉垂得低低的，臉紅不敢承認，只說送去保養。

車送修時，老闆說要一週才能修好。

有一週可以休息，她竟然覺得輕鬆，開始重新日日在菜園整理。

她自己在院子裡種了幾棵玫瑰，就種在黃槿樹附近，陽光充足的角落。

家裡院子裡的黃槿樹，是集利考上士校時公公種的，葉片有時沾滿灰塵，像圓胖的愛心，樹形亦雜亂無章，但花季來時，每天早晨，從緊閉的花苞間旋放出一朵鐘狀黃花，花瓣互相覆蓋，艷紫色的花蕊，蕊柱上紫色絨毛與星星點點的黃色細蕊，端整的繁複，一開十幾朵，滿滿像黃澄澄的鐘懸晃在樹上，一起盪漈掉骯髒的空氣。風大時，均文都以為自己能聽到鐘聲。有時，她站在樹下，從花葉縫隙中望出去，天空似乎特別藍，特別乾淨。

那天晚上開車回來時，月亮從她後面升上來了，從後視鏡看，先是有一些煙狀的雲繚繞在周圍，慢慢地，一彎新月從雲裡走了出來，皎潔無比，黑暗裏的一切都浮了起來，人也有了輪廓。



每天早上六點多，均文便出發到機場排班，沿著伯玉路迎著剛升上來的太陽，傍晚五六點下班，從伯玉路回家剛好朝著落日，陽光或起或落都是美的。彷彿從中得到一種神秘的鼓勵，她總感覺自己的前路都是亮的。

她覺得伯玉路是時間給出的一條路。

在車上，每過一處有陽光樹影的地方，經過莒光樓，翟山隧道口……。她就忍不住想起集利，想像他載客人時會如何介紹他的金門。

有次均文帶客人去各處看風獅爺，她記起集利的小本子上說的，便回到車裡找出準備好的糖果，讓客人放幾個到風獅爺的嘴裡，風獅爺好像笑嘻嘻地，她自己心裡也覺得甜。

她和珍珠再去賣菜時，發現牌坊下石仙姑才剛漆上鮮豔的顏色，不知怎地，她覺得整個清晨都精神抖擻起來。珍珠眼睛直盯著石仙姑看。

「唉呦，我們倆也很久沒買新衣服了呢！」珍珠忽然迸出這一句。

珍珠說等會兒，她也想買件新衣服穿穿。

冬天的時候，張先生帶他的妻子與母親來金門玩，託均文帶她們玩兩天。均文帶著她們去住集利冊子上的旅館，旅館老闆記得集利的車，追出來問，兩人談了一下。她拿出新印的名片——上面寫著自己的姓名，後面加上括弧寫著「集利嫂」。

黃昏時，她帶她們去慈湖看鷺鷥回巢。

「不知道這些鷺鷥是怎麼知道每年都回到金門啊，真是神奇！」張太太抬著頭，興奮看著停在木麻黃的那些黑色的鷺鷥，忍不住感嘆地說。

張太太竟說出跟集利一樣的話啊——均文心裡突然有一種深深的顫動，莫名的暖。

有次，她帶著客人環著島。回家晚了，她從雙鯉湖開車回金城，右邊一輪滿月掛在海面上，在金門和廈門之間，風清清，時間的漫長和明快，在季節裡的人與事，好似在此刻奇

異地結合在一起，她心裡感覺到一種既暗且亮的節奏。

開始起風了。

廚房的窗格子的木頭朽了，斷落了幾條，集利堂哥過來幫她修理，

「以前集利總說我手最巧了，我這次也要讓他讚我做得好！」堂哥一邊敲打一邊笑著說。均文喜歡修東西的聲音，那些敲敲打打的聲音總讓她平靜，可能是因為她父親生前是個木匠的緣故。

因為方位的關係，風來曲折，廚房裡的窗戶風較吹不進來，秋冬便感覺溫暖些。

堂哥在窗邊幫她訂了一個新的吊鉤，讓她放些小東西。

那天晚上孩子與她商量，兩個都說將來想到台灣本島讀大學，均文也很支持。

「但我們也離開家，家裡只剩媽媽一個人。」老大擔心的問。

「你們放假就會回家啊，別擔心。」均文真心地說。

她總感覺，在家裡或車行所到之處，到處都是集利曾經在金門生活的痕跡，她現在不那麼容易覺得寂寞了。畢竟在一座島，車只要不斷往前，總會回到原點，一切失去的總會相聚。到那天，她希望集利會讚她做得好。

就快迎來秋天了。

太陽光裏的那種刺眼的燦黃漸漸地消泯，光線變得透明均勻。菜園裏的植物在細膩的光線之中，顯得精緻整齊。每一縷草葉都變得綽長柔韌，交錯在一起。那些肥厚的葉子邊緣都很清晰，有立體感，一葉覆著一葉。

晚上她掛了一串風鈴在廚房窗邊，集利最愛秋天金門的風，就算曲曲折折，待到秋天，若有風來，她便知道，每道風都是他。

評審意見

富有生活感的小說，某些描述女性幽微的心情變化和細節，讓我想起加拿大小說家艾莉絲孟若筆下的女性。風的意象鮮明，聚焦在金門特有風勢，吹過之處帶到生活必經市場、小吃、邱良功母節孝坊，自然不造作；開計程車的丈夫去世後，看似柔弱的均文轉為女強仁，學車開車賣菜，人物轉折頗有逆風而行的意味。但只鎖定金門的風，不容易將題材翻出層次，寫女性的蛻變和自覺，需要再多安排一些內在與外在衝突，情節的張力會更強。



追聲

作者／賴俊儒

第二十屆浯島文學獎——短篇小說組・佳作獎

新北人，寫字，養貓。
曾獲若干文學獎，現任職於教育界。

追聲

阿全向後倒回床上，懷疑白天的決定是否正確。

除了垃圾，什麼都不能帶走——這是廢墟探索的第一條守則，阿標邀他入團時就反覆申告，說得清清楚楚，但不知為何，阿全看見鐵盒的那一刻仍忍不住把它帶回來。

在別人眼中這和垃圾也沒有分別吧，他如此說服自己。

即使鐵盒邊緣鏽蝕，紙標風化破損，他依然能認出那褚紅色的圓鐵盒是老家店鋪架上常年販售的高級進口餅乾。阿公平時對孫輩異常嚴厲，但每逢這款餅乾進貨，卻都會多留兩盒給阿全，他忘不了打開鐵蓋時湧出的濃郁奶油香氣，那是童年在島上最美好的記憶之一。

拿走鐵盒時，他沒想過裡面會是一盒錄音帶。

卡帶保存狀況出乎意料的好，和防潮劑一起裝在兩層塑膠夾鏈袋中，外層再以牛皮紙包住。他算了算，一共十九卷，盒身以小楷標記年、月，從一九九六到二〇〇〇，每年四卷，按季節排列，獨獨缺了二〇〇〇年的冬天。

卡帶和字跡都有些眼熟，阿全彷彿曾在家裡看過類似東西。是誰，又為了什麼理由把鐵盒藏在碉堡裡？稍早阿全翻遍古厝也沒找到一台錄音機，他記得小時候家裡明明不只一

台，難道這些年全都丟光了？把東西收回鐵盒時，他發現牛皮紙上印有電話、地址。拿近細看，這牛皮紙原是以信封裁成的，邊角還有明顯圖樣，紅色六角形裡一個大大的「陳」字，那是阿全家的商標。

可是那間商號已收掉十多年了。



阿全是在兩週前回來的。那天在機場大廳遇到學生發傳單，他順手接過，看了兩眼，原來是在做觀光問卷，他本想解釋自己不是遊客，但又想讀大學後就沒回來了，現在他跟遊客也沒多大區別。

「陳昭全！」

阿全抬頭，一名黝黑健壯的男子向他揮手，等走近才認出是來接機的阿標，和幾年前的模樣大不相同。

「嘿，陳博士！」

「你白痴喔？」

「幹嘛，啊不是要出國唸博士？」

「要去唸就代表還不是啦，懂不懂啊？」他推了阿標肩頭一把。

「差不多啦，回來就是了啊——難道你以後不回來喔？」阿標把他整個頭挾在脅下，

一群童年玩伴裡，就屬阿標最是熱情。

車子拐兩個彎就駛上平坦筆直的橫貫公路，陽光正熾，他隔著車窗，看車子追逐路面上的雲影，遠處是熟悉的巨大酒廠地標。依原本計劃，他現在應該待在洛城，為幾個月後的開學做準備，但阿公走得突然，母親便讓他隨阿爸過來協助處理後事。

「你知道阿德今年要選議員嗎？」阿標說。

「阿德？哪個阿德？」他知道的阿德只有同村大他們兩歲的那個小流氓。

阿標放慢車速，手指路旁看板。阿全嚇一跳，看板上的男子西裝筆挺人模人樣，修圖軟體把那張坑坑疤疤的臉都磨平了，但仍能辨識出從前那個小霸王的五官。

「我的天——那個阿德要當議員？」他記得阿德小時候連一句話都說不清楚。

「是選，還沒當。」

「拜託，有什麼差別嗎？」

「也是啦。」

阿德十之八九會選上，大家都心知肚明。在這裡比起投票過程，爭取提名的階段才是角力關鍵，除去顏色正確，選舉靠得是各姓氏權力板塊的推移，而非個人意志的展現。阿全堂姊每年都大力抱怨某候選人亂七八糟，但最後仍因同姓而投給她。

「我們也沒什麼選擇啊。」她聳肩。

沒有選擇，這似乎是島上每個人大腦內建的台詞，這也是阿全長大後不常回來的原因之一，只要回到這身不由己的小島，平時爽朗豪邁的阿爸也不免陰陽怪氣，高大身板縮了

水，音量也被調低兩格，好像一踏進老家古厝，他的聲音就被吃掉了。

阿全也是從小就怕這間房子。

老家是閩式三落大厝，方正堅固，特別厚實的石牆好像什麼都能鎖住。島上的古厝多以大量磚瓦石塊疊成，堡壘似的堅固牆垣被稱做「石匣子」，能防強勁的東北風，卻防不了內部的耳語和風聲。童年時他每年有兩個月會被帶回島上，他記得幼時夜半起床小便，全家都睡了，只剩老房子還醒著，他赤腳走在地磚上，一陣麻癢，涼氣忽然從腳底竄上來，不知從哪傳來一陣窸窣聲，像複數的影子正在院子角落監視，讓阿全周身都浮起雞母皮。

白日的古厝卻是敞亮的。這些年親族多半在鎮上另置樓房，但每逢重大節日或是商議要事，還是回到古厝廳堂裡，他每隔幾年回來一次，除了不見他小時候常坐的那張搖椅，其它都是原本的樣子，分毫未動，好像不會老。



阿標邀請他加入廢墟探險團時，阿全一開始很猶豫。小時候回來島上，阿爸對他百般叮囑的就是別亂跑，別去樹林，別去海邊，更別往地道碉堡裡鑽。

那裡很危險！是什麼東西危險呢？阿爸沒說，總之就是危險。

沒有理由的禁制讓他的活動範圍只限於聚落與學校，那些黑暗深邃的地道與碉堡，讓他在小小腦袋裡編織過無數可能，島上鬼故事的素材從來沒少過：清朝古墓，相思林間懸

掛著長髮女子，炸藥與鮮血開鑿的花崗岩隧道……無數幽暗在地下盤根錯節，和陽光明媚的地表像兩個世界，時代當然不一樣了，但長大後每次回來，那些光影判然二分的入口，還是緊緊勾住他的目光。

會選擇加入廢墟團，或許就是為了填補兒時遺憾吧。

探險團由島上年輕人組成，成員不固定，也沒有嚴格的規範，但要參與活動得有熟人介紹才行。活動基本原則就是「不破壞，不公開」，一切影音資料只在私下留存，以免觸犯禁忌或法條，畢竟島上猶有許多未開放的軍管地帶，罰錢事小，若誤闖禁區，當場被逮也是正常。

「真的不會出事吧？」出發前阿全仍不放心。

「怕屁，你被抓我再保你出來好不好。」阿標豪氣干雲地拍胸。

「我被抓你還逃得掉喔？你就主謀啦。」阿全掄拳作勢打人，「反正不要讓我家裡知道就好。」

「放心啦，保密防諜我是專家餒。」

阿全第一次廢墟體驗是在高陽路那裡，那座廢棄碉堡早經團隊整理，這次只是定期維護。結束後他一個人在廢墟頂部遠望，碉堡正對墓區，附近只有幾叢低矮房舍，看來也已久無人煙。島上長期禁建，在廢棄碉堡坑道之外也保留了大量古宅，像是廢墟的未完成式，有時他會產生一種錯覺，好像那些空蕩無人的村子才是廢墟本體，這裡只是鍍上一層膜的

攝影棚，只要他伸手推開門，闖進凝固的空氣裡大聲喊話，就能戳穿遠處佈置的攝影機。第二次的廢墟是牛堡，鐵盒就是在那裡發現的。

牛堡是探險隊取的名字，因碉堡遠望如一隻巨大黃牛臥倒在樹叢間。凡經團隊修整過的廢墟都會被賦予新名字，命名權則交由該次活動的發起人。

阿全還是新人，主要也就是做些協助清理的工作，他接過阿標遞來的布袋，裡面是砍刀、手套、口罩，為免家裡人注意，這些都是請阿標幫他準備的。

入口在向陰那側，狹小的通道口露出歪曲的鋼筋，堡體有一半掩在黃土丘底下，先發隊員已砍去入口旁的雜草與亂枝，他調整好口罩與頭燈，跟在成員後邊鑽進去。

比起逼仄的入口，裡面倒是寬敞許多。

「好像有人整理過？」領頭的成員說。

這是座小碉堡，空間約四坪大，和想像中的廢棄碉堡完全不同，沒有垃圾雜物，也沒有鏽蝕的危險釘刺，雖不免積灰塵，卻無悶濕腐敗的異味。往裡走是第二處空間，兩室以狹長走道相連，同樣結構的空間擺著幾塊平坦大石，想是充做桌椅之用，石頭旁邊堆疊一落舊帆布，牆角幾支飲料瓶罐。

「是不是有人在這住啊？」阿全摸著光滑的石椅，脫口而出。

眾人面面相覷，阿標首先笑出聲來。

「住這邊是要當原始人喔。」

「可能是誰的秘密基地吧，」大隊長說，「瓊林也有一座，小朋友躲裡面玩。」

「有也不是最近的事了。」有人拾起飲料瓶，唸出上面的日期。

由於碉堡內部比預想得乾淨，拍完照，大部分人員都分配到外面砍除叢草野樹，讓臥牛重見天日。除了阿全，沒人注意到帆布堆裡的紅色餅乾鐵盒，他趁另一名成員轉身，不動聲色地把它藏到布袋裡。

回家後他把鐵盒藏在床下木箱裡，不知如何處理。留也不是，丟也不是，難不成要放回碉堡？這次回來，阿全單獨住在阿嬤從前的臥房，門鎖一直沒修，晚上吃過飯，阿爸敲了房門就直接推門進來，一開口，就是警告他不要再去碉堡。

「誰跟你說的？」他很困惑，探險隊裡應該沒有阿爸熟人。

「你以為這地方多大？1027那附近又不是沒認識你的人。」

「1027 c~」

「你們今天去的碉堡，編號是 W-1027。」

「喔，你說牛堡。」

「我管你豬堡牛堡的，你少去就對了。」阿爸沉著嗓子。

他原想再開幾句玩笑，但見到阿爸繃著臉，話又吞回去。

「對了，」臨出房門，阿爸又轉過身來，「明天別跟明慧她們講碉堡的事。」



明慧是阿全二姑，阿爸每見這個姊姊就要頭疼，事實上不只阿爸，所有親戚都怕她。在阿全兒時記憶裡，阿公和二姑不只一次公開對罵。二姑嫁到外地，離婚後靠手上的煙酒生意一個人把孩子拉扯大，遂被生活養出一張斤斤計較的臉，兩只眼角好像掛了個秤錘，隨時在掂量對方幾斤幾兩。

也不知是自小對二姑有成見，又或者真的是相由心生，這幾年二姑臉部線條並未隨著時間軟化，下垂的眼頭反而讓她笑起來更顯刻薄。他猜二姑也知道，比起吃齋唸佛的大姑明淑，自己一直不討小輩們喜歡，但那又有什麼關係呢？她本就沒有討好誰的打算。

何況這次她是為了遺產回來的。

阿公和子女的關係都很淡薄，最後一段日子多是獨自在家中躺椅上發獃，直到離世前才讓人知道是癌症末期，也未留下隻字片語。親族在整理遺物時，發現存摺數字比預想的要少一大半。錢去哪了？沒人知道。

晚上一家子在餐廳開了一大一小兩桌，等所有人都來齊後，身上一套亮黃色長洋裝的二姑才風風火火的進門。坐定後沒說話，先把同桌幾個人自頭到腳打量一遍，不知情的旁人見了，可能還以為是哪間公司的人資在面試。

面試不太順利，還好很快就開始上菜。

「爸有打疫苗嗎？」二姑開口。

「沒有。」阿爸說。

「也是，那麼怕死的人，可惜沒打——」

「明慧——」大姑放下筷子，看著二姑。

「沒事，妳讓二姐說完啊，可惜什麼？」阿爸開口。

「我是聽說啦，如果打完疫苗沒多久就死掉，可以去跟政府申請賠償金啊，有三十萬耶。」二姑夾了一筷子牛肉進嘴裡，「不過沒打就沒辦法啦。」

阿全盛了第三碗菜湯，他是不得已的，想吃的菜總不在面前停下，這種帶轉盤的圓桌一直是他的難題，晚輩主動轉圓盤這種事是不能做的，在親戚面前，阿全向來是家裡備受寵愛，乖巧聰明又會讀書的長孫，他得維持月球的亮面，一種無聊卻有效的表演。

兒時明明不是這樣的，他記得從前在古厝的團圓夜，圓桌上大人以八卦閒談下酒——諸如誰家的誰去對面做生意賺大錢，誰的弟弟考上律師之類的——小孩則是夾了一碗菜就能開溜。阿全最喜歡坐在搖椅上看電視，他喜歡被人抱著，邊哄他吃飯。

座位是家族身分的象徵，有人離開就有人遞補。時間在走，某年忽然就輪到他這個長孫上桌，現在推算起來，大約就是家裡生意剛收掉的那幾年吧，閒言碎語被大量空白取代，飯廳裡只有春節特別節目主持人過度高亢的嗓音，以及他們舀菜時餐具碰撞瓷盤的聲音。

「對了，阿全，你什麼時候要出國？」大姑試著岔開話題。

「喔對，阿全要出國讀博士，很厲害欸，二姑還沒恭喜你耶。」

阿全沒料到二姑會把火燒向自己，他還沒答話，明慧又轉向阿爸，「阿義更厲害厚，自己不會讀書卻那麼會教小孩。」

二姑擅長把話說得像芒刺，永遠都是明褒暗貶那套。阿全自小成績好，一路都是第一

志願，二姑每每誇完他，便會說，「這麼會讀書阿公怎麼能不多偏心你呢？」接著叫站她身後的孩子多向阿全看齊，表弟表妹嘴上答應，但投過來的目光裡多少帶點怨氣。

他慶幸母親不在場，媳婦難為，母親平時總叫孩子們要多體諒家族裡的女性，但唯獨二姑，是好脾氣的母親也招架不來的。

「沒有啦，」阿全努力接過話來，「申請能上也有一點運氣。」

「阿全一直都那麼謙虛，運氣也是實力啊，像你妹妹就沒這種運氣啊，啊妹妹這次怎麼沒回來？」

「她準備考試。」

「也好，回來也沒意思。」他知道二姑在說什麼。走在村裡，一個人往往不是自己，而是「某某的兒子」、「某某的姊姊」。他妹妹在島上沒有名字，只會是「陳明義的女兒」、「陳昭全的妹妹」。

「要唸幾年啊？等回來就可以晉匾了吧，以後賺大錢要多照顧姑姑的生意欸。」講到生意，二姑又滿臉堆笑。

「還早啦，別把阿全捧壞了。」大姑贖罪似地想解圍。

「怎麼會捧壞，阿全是我們家第二個能出國唸書的欸。」

「第二個？」阿全一臉困惑地看向阿爸。

阿爸嚴肅的搖搖頭，圓桌上沒人答話，就連二姑也罕見的閉上嘴。

「第二個？」他又重複問了一次。



每次來這裡，海水都是濁的。

對岸高樓清晰可見，天空和海的交接處被夕陽染成血色，軌條皆向遠處延伸如巨獸脊骨。阿全走上十多分鐘仍沒遇見半個人，海灘只有自己來時留下的一排腳印。即使相隔多年，成功轉型觀光的沙灘仍是寥寥可數，環海之民卻失去親海的能力，像在洞穴裡逐漸目盲的魚。

海邊有雷，這是島上孩子成長中必受的戒律。他們都聽過那個故事：2005年，來自辛巴威的方威爾受雇為島上工程排雷，卻在萬里之遙的異鄉，因鬆軟沙地上一個踉蹌，而死於半世紀以前埋下的地雷。

就像方威爾那一次失誤，阿全昨晚不慎在餐桌上引爆炸彈。最終仍沒人回答他的問句。那是家族傳統技能，他自小見過多次的團隊合作，先沉默，接著你一言我一語的轉移話題，眾人駝鳥般把頭埋進地底就當沒事。

他知道其實有事，他們也知道他知道。

每年親族團聚都像搬演大型劇場，每個人都有著共演的默契，體貼入微，絕不讓和樂的家族有一絲一毫難堪。比如隔壁堂叔離婚，兩個孩子都給了妻子，長輩會私下告訴孩子事件始末，但所有人都在場時，離婚一事卻彷彿沒發生過，對於堂叔缺席的妻兒，親族們

會好心的編排理由：

「你老婆工作很忙碌，沒辦法回來沒關係啦。」

「小孩子都大了要考試，回來也不方便，沒關係下次下次。」

堂叔什麼都沒來得及說，其它人就擅自架好梯子，叫他快從打著聚光燈的舞台下來，快下來，別冒出頭來徒惹注意。

又或者哪家出了不肖子，那人就立刻變成「不能說出名字的人」，從全家族視線裡人間蒸發，即使那人其實就在現場。

昨晚的「第一個」，也是陳家的失蹤人口嗎？

他彎身拾起一片貝殼，細看才發現是陶瓷破片。阿爸說過，島上海岸線逐年退縮，自對岸大興填海造陸的工程，無數抽砂船時時越界盜採海砂，海床地基掏空，島上的沙在海浪一次次的衝擊下越來越少，越來越少，終至沙岸崩塌內縮。前兩年觀光景點「天空之城」就已基座外露，再過數年，也許就會面臨傾倒的命運。被海浪掏空的不只沙灘地基，還有沿岸古墳，像他手中的破片，原先可能是沿海某個墓區的金斗甕。

該回去了。阿全把破片擲入海裡，回頭走沒幾步，忽然感覺自己被一道視線盯著，他四處張望，注意到不遠處矮岩區裡有兩處異常工整的隆起，像青蛙的一雙凸眼。根據這段時間的訓練，他直覺那底下有東西。他打開 Google Map，探險團的開拓地圖上沒有任何標示。

猶豫半晌，他決定從平緩處繞過去。天還沒全黑，土丘週遭佈滿發育不良的潺槁樹和羊角藤，他兜了一圈，找到疑似射口的方形水泥孔道。阿全從隨身背包拿出工作手套，折去細枝和爬藤，用手機燈光往裡頭照，確認是一條向下的緩坡，沒錯，是地下碉堡。

廢墟的名字可由發起者命名，想到這條規則，阿全呼吸有些急促，順利的話，或許他能為這座碉堡選擇一個新名字，躲在沙中的青蛙，就叫蛙堡，多可愛。

他深吸一口氣，大著膽子鑽進去。

裡頭的採光意外地好，碉堡頂部斜開了數個小孔，從外部看不出來，光線一束一束探照燈似的打進來，灰塵在其間飄浮，空間很大，後端還有通往更深處的通道。像牛堡一樣，這座碉堡顯然經過整理，入口灑有一圈石灰防蟲，鐵梯皆纏繞粗繩以免鏽蝕處扎手，地上放著兩片木棧板拼成的床，床邊兩口木箱，底下還墊著防水布隔絕濕氣。

他撿起角落的空罐頭，還沒生鏽，有人在這裡生活，他很確定。

他打開木箱翻看，除了成堆的舊書報外，竟還有一架老舊的收音機——他後悔自己沒帶著卡帶。他試著轉開電源，沒動靜，不知是壞了或是沒電。把收音機擺回去時，阿全發現底下墊著一疊牛皮紙，紙張上有著熟悉的紅色六角形。

他以手機拍下幾張照片，隨手拿起一本雜誌翻看，居然是一九九七年的美國版《TIME》。

喀嚓。

聲音是在阿全背後，像是有什麼東西斷裂了，他猛然回頭，通道深處閃過一抹灰影。

誰！？

他把手機照向通道，照明範圍有限，看不見明確的形體。

他屏住呼吸，耳裡似乎聽見暗處傳來濁重呼吸。

人？還是獸？

不知幾秒過去，對方沒有任何動靜。忽然黑暗中亮起一點紅光，忽明忽滅，他感覺裡面有雙眼睛與他對峙著，阿全不敢久留，蝦子般弓著身子慢慢、慢慢的後撤，直到背脊撞上入口牆緣，他才轉身，手腳並用地爬了出去。

沒有東西追出來。

他在沙灘上奔出一段距離才停下喘氣，汗濕的手上仍緊緊抓著那本雜誌。



「是鬼吧。」電話那頭阿標說。

「你少亂扯。」

「幹，那邊死過多少人你也知道，你小時候沒聽過那邊會有鬼把小孩拖進墓裡嗎？」

「屁啦，是活人啦。」阿全愈說愈沒有底氣。

「你明天沒班，陪我再去一次，」他把碉堡的照片傳給阿標，同時也說了牛皮信封和錄音帶的事。

「白痴不早講，我們家有錄音機啊。」

阿全晚餐也不吃了，騎車到阿標家鎮上的新樓房，和他父母打過招呼便直上三樓。阿標家的錄音機頗有年紀，插上電，按下按鍵，等卡帶開始轉動，他們才鬆一口氣。雖然音質受損嚴重，但帶子仍斷斷續續地播放起來。

的確和阿全家有關。

每一卷都是飯桌上的閒話，人聲眾多，聽起來都是家族團圓的大日子。他和阿標努力辨識拼湊，可談話內容全是些鄰里八卦，商號生意，還有家族裡的瑣事閒談。他在錄音裡認出阿公，還有阿爸，明淑、明慧兩位姑姑年輕時的聲線，雖未錄到阿全的聲音，但按年份他應該也在現場，或許是離開飯桌，正在那張搖椅上看電視吧。

他和阿標對視一眼，是誰，為了什麼錄下這些的對話？

又聽了一會兒，對話裡一個陌生名字反覆出現，他們叫他阿ㄈㄣㄣ。

阿ㄈㄣㄣ、？阿全努力回想親族姓名，不記得有誰是這個音。

怕引起注意，他把機車在路口熄火，用牽的復古厝。停好車，輕手輕腳走進家裡，卻發現阿嬤房間燈亮著。推門進去，有人坐在床沿，是阿爸，床下東西被拉了出來，包括他先前藏東西的那口箱子，還好帶子留在阿標家。

「你去哪裡啊？」阿爸語氣如常。

「沒有啊，就跟阿標喝兩杯，」他今天說起謊來不如平時鎮定，「啊今天你跟姑姑她

們討論的怎樣？」

「明慧氣得要命啊，能分的錢少了一半嘛，」阿爸無奈地嘆口氣，「她本來就恨你阿公。」

母親說過，二姑婆家是陳記多年生意往來的對象，但自從阿公把生意無預警收掉，二姑在那邊就過得不太順利。利盡人散，對方的勢利眼當然才是問題的根源，但二姑卻把阿公一併恨上了，離婚後更覺得阿公虧欠她和她的孩子，如今遺產不如預期，恨是自然的。

「那阿公的錢去哪了？」他打開櫃子，把背包收進去。

「代書還在調資料啊，明天會有律師從台灣來處理，聽律師說阿公有留一份遺囑。」

「遺囑？希望不是讓二姑抓狂的內容。」他轉過身來，發現阿爸眼神一直跟著他走，「對了，當年家裡的店為什麼要收掉啊？」

「你問那麼多幹嘛？」

「沒有啊，只是好奇沒有其它人可以接嗎？」他試探性地問，其實他一直奇怪，阿公不讓女兒接手可以理解，但阿爸呢？是阿公不願意，還是阿爸不肯？子承父業可是島上牢固的傳統。

阿爸移開目光，兩人沉默了幾秒，阿全便知道他不打算回答。每次觸及禁區，阿爸就會縮回硬殼裡，從狹小的射口露出機槍警戒，若他再追問，只怕就會觸動扳機。

「你還沒說你今天去哪裡？」

「我剛不是說了，是跟阿標——」

「我是說下午。」阿爸手上多了一本破爛雜誌，他從蛙堡帶回來的 TIME。他啞著，一時不知該如何圓過去。

「不要去那邊，」阿爸壓低嗓子，「難道你聽不懂我的話嗎？」

又是毫無解釋的強制命令，他已不是孩子，更不是大頭兵。

「阿爸……，」他低頭吸一口氣，「我想問一件事。」。

「嗯？」

「阿ㄈㄛ、是誰？」

他看見阿爸的臉被這個問題擰成一條毛巾。



隔天他坐阿標的車去蛙堡，阿爸不肯開口，他得靠自己弄清楚。

他爬上矮岩區，阿標畏縮地跟著進入射口。正午的日照讓整個地下空間毋須額外照明，阿標四處張望，地上只有昨天阿全的腳印。比對手機裡的照片，連紙箱傾倒的角度都和阿全昨天離開時一樣，阿標把砍刀插回腰間，肢體放鬆了一些。

難道昨天只是自己嚇自己？

阿全穿過昨日與黑影對峙的那條通道，進入一個圓形開闊空間，牆面平整光滑，頂壁上雕鑿著梅花與十二星芒，提醒著這裡曾是國家軍事設施。壁面上方三點鐘開了兩個對外

的方形孔，光從那裡進來，斜照在正中央的圓桌。

圓桌是流水席常見款式，折疊鐵架支撐紅色塑膠桌面。桌子下方放著一台小型發電機，還有風扇電鍋等小型電器。阿標不敢說話，用手指著異常乾淨的桌面，露出疑惑表情。阿全沒理會阿標，他的目光全被房間裡一張藤編搖椅吸引。

是那張椅子。

雖然比記憶中破舊許多，但他小時確實曾經多次被人抱著坐在上面看電視，他記得自己搖搖晃晃地走向藤椅，椅子上那人探身過來，伸手將他抱起。是個成年男子，嘴裡總是唸唸有詞。他拍了一下腦袋，想拍散裡面那團漿糊，但男子的臉仍然一片模糊。

為什麼他家的椅子會在這裡出現？

九點鐘方向的地面散布著水泥碎塊，後邊牆上開了一個僅供一人通行的洞，他拿手機照過去，看不見盡頭，又是一道向下的樓梯，看樣子蛙堡內部和其它設施相連，通道曾被水泥塗封，後來牆面又被砸開。

他蹲下，在洞口撿起一截菸屁股。

「有人住在這裡。」昨天在陰影裡與他對峙的，就是菸屁股的主人，也許也是錄音帶的主人。

「藤椅不都長得差不多？你確定？」阿標聽完阿全的推論仍然存疑，這也正常，至今沒有關鍵證據，只是依靠一股直覺而已，但他相信地道深處會有解答。

「你真的要進去喔？不知道會通到哪裡欸。」

「阿標你他——」

「——不要叫我名字！」阿標突然提高聲量。

「你幹嘛？」

「在碉堡裡不要叫名字，我突然想到，我爸以前這樣說過。」

「為什麼？」

「不知道，」阿標聳肩，「好像是會被鬼抓走？」

莫名其妙，又是鬼。阿全遲疑片刻，想到昨晚阿爸的表情，還是硬著頭皮踏出腳步，身後的阿標不情不願地跟著。

通道寬約三尺，彎彎曲曲卻沒有岔路。一片漆黑，他們保持前後兩公尺的間距移動，讓手機的照明範圍最大化。走了幾分鐘，牆上開始出現電線及老舊廢棄燈具，這是條廢棄的坑道，只是不知通往何處。阿標拿出手機想確認位置，但地下沒有任何訊號。

「再走一段就折返喔，」阿標說。

他點點頭，伸手確認防身的小刀還在。

記得民政處的人曾誇口這座島上沒有遊民。是沒有，還是沒被看見？可是為什麼要住在這裡？他想像有人蜷縮在這裡，夜半時刻的碉堡，一座寒冷、堅硬的子宮。遠方是海浪拍岸，野地裡是蟲鳥低語，厚實的牆能防砲火，卻隔絕不了聲音，如果，如果跟那盒錄音帶的阿和是同一個人，那他這麼多年來一個人在這裡面做什麼？

通道緩緩向上，拐過一個彎，前方忽有光源。

「誰！」一個低沉聲音喝道。

他拿起手機照向聲音方向，同時被對方手電筒的強光刺著眼睛，什麼都看不清，只依稀瞥見一雙軍靴走近。

背後傳來巨大的腳步聲，他轉頭，發現阿標不在。

跑！

腦裡只剩這個念頭。他雙腳用力蹬踏地面，像百米測驗般往蛙堡方向衝刺，一陣吼叫聲在他身後緊跟上來。

快！快！快！

他像要把肺都吐了出來那樣狂奔，但阿標的身影還是離他愈來愈遠。

一陣頭昏眼花，阿全終於看到出口，他手腳並用地穿過通道，將半個身子都探了出去。得救了——他感覺腳踝一緊，便向前撲倒在那張藤椅旁，整個人摔得暈頭轉向。

阿全看到兩雙軍靴走到他身旁，接著雙手被人反剪在後壓制，阿標不知跑到哪去了？他扭著脖子往上看，一名士兵正用對講機在呼叫基地，另一名向他吼著。

別動！別動！

士兵俯身，伸手拉他起來，那瞬間士兵身影和兒時古厝的畫面重疊，有人俯身向他，他記起童年藤椅上的男子是誰。

他有著和阿爸相似的五官，阿ㄈㄣ，阿和，他叫陳明和。



「下次叫你停就停，別再跑了，會出人命的。」送他離開的軍官拍了他的肩膀。

「不會有下次了。」他從塑膠盆裡拿回隨身物品，低著頭往外走。他很意外，原以為這次可能會被判刑，帶著刀械擅闖管制區，他雖不熟要塞壘法，但至少得關個兩年吧？沒想到軍方簡單盤問後，不到一小時就放他離開。

阿全還沒走出營區大門，就看到阿標在外面等著，身旁一名穿西裝的男子，男子跟他揮了揮手，臉上坑坑疤疤的，是阿德。他這才明白為什麼部隊這麼容易就放人，畢竟是三代議員的家族親自到場接人。

他坐上阿德的高級轎車，尷尬地看著自己破爛汗損的衣褲，沒想到真正出事時，還是得靠他從前瞧不起的小流氓來保。阿德和阿標一路上淨說些無關痛癢的瑣事，阿全默默打開手機，發現在碉堡拍的照片皆被刪除，還有數十通未接來電，阿爸和大姑。他看向阿標。

「我也沒辦法啊，總不能不跟他們講吧。」阿標聳肩，臉上寫著無辜二字。

「快去休息吧，年底回來再一起吃飯啊。」下車前阿德握著他的手，特別強調年底二字，讓他知道這人情該用什麼來還。

才進門，他就知道這事很難善了，廳堂裡家族全員到齊。阿爸走過來，劈頭就是一巴掌，他驚訝地搗著左臉，阿爸又揚起手，大姑立刻攔在兩人中間。

「都多大的人了，還用打的，」她喝斥完弟弟，回頭看了看阿全身上的血汗，「你先進去洗個澡，再擦藥。」

「擦什麼藥，講都講不聽，都不怕被人家一槍打死，還擦藥？」阿爸的吼聲模糊不清，他才注意到那一巴掌讓他耳鳴了，他腦袋發脹，一股氣湧了上來。

「陳明和呢？」他吐出簡短問句。

阿爸的手僵在半空中不動，如遭雷擊。

「我的叔叔，你們的弟弟，陳明和，去哪了？」

一旁的表弟表妹們一臉茫然，大姑欲言又止，眼神在阿全和阿爸之間來回。

「你還叫他叔叔啊？」坐著看戲的二姑先開口，阿爸瞪了她一眼。

「看我幹嘛？你跟你兒子講啊，幹嘛不講。」

「陳明慧，妳少講兩句，孩子都在。」大姑向旁邊揮手，讓大姑丈帶著孩子先進房。

「都在又怎樣，就攤開來講啊，讓大家知道我們家的錢是被誰騙走的。」

「我說過，阿和不是那種人。」阿爸說。

「哪種人？捲款潛逃的人還是裝瘋賣傻的人？他一失蹤，爸的印章存摺都跟著不見，有那麼巧？有那麼巧？我早就講過，當年店要是給你接，我們家也不會弄到現在這樣。」

「妳別再鬧了，妳要錢，我這份給妳好不好？夠了吧！」阿爸說完，拉著阿全就住房裡去。

「我不要你陳明義那份，我就問，陳明和拿了那麼多錢走，憑什麼爸還要留一份給阿

全？」

「——是怎樣，現在是都把我當壞人是不是？」

阿爸關上房門，外頭吵嚷的聲音仍從不斷傳進來。

「——那是爸欠我的！」



他從浴室出來，看見床上擺著一台錄音機。阿爸遞過一卷卡帶，他接過來，上面和其它十九卷有著相同的字跡，寫著二〇〇〇年冬天。

「其它的帶子在你那邊吧？」

「嗯。」

他在床邊坐下，兩人中間隔著那台錄音機。

「我也好多年沒聽了，這是阿和最後的錄音。」

錄音帶轉動起來，阿爸也同時開口，他的聲音蓋在二十年前的聲音之上。

與二姑的版本截然不同，阿和是個聰明卻抑鬱的青年。大姊年長，二姊嬌慣，阿爸和差兩歲的阿和感情最好，從小玩在一起。家裡衣食無虞，他們什麼都不用操心，當時雖還沒解除軍管，他們仍夥同村子幾個膽大孩子到處探險，渾然不管什麼危險禁忌。

「你們在弄的幾個碉堡，我們小時候都幾乎摸熟了。」

阿爸本就不擅長讀書，成績始終只在中下游水平，反正長子要接家業，會做生意就好，他毫不擔心學業，但阿和不一樣。

「他每年都拿獎學金回來。」阿爸說。

兩人年歲漸長，分歧漸多，阿和長成徹頭徹尾的模範生，後來甚至以榜首之姿考上大學。

「你阿公很疼他，想著靠他光宗耀祖。」

可是阿和本人沒有這個意思，他私下跟哥哥說他喜歡做研究，未來想走這條路，離開島上到國外發展。

「那時候我暗自鬆一口氣，才發現我不知何時開始把阿和當成假想敵。我想說這樣剛好，我接家業，他唸書。」阿爸露出複雜的微笑，「可是沒多久，我弄錯一筆大訂單，讓店裡白白賠了不少錢。你阿公跟我說，阿和對家裡生意有興趣，等阿和畢業就讓他管帳試試。」

「那時我沒想那麼多，以為阿和騙我，耍兩面手法，」阿爸搖搖頭，「我一氣之下就離家去台灣找工作，等我過幾年後回來，阿和已經不正常了。」

後來才知道阿和根本沒想接家業，那是阿公的意思。在那個時代，阿公的話就是鐵律，阿和沒有選擇。

阿和原本計劃和當時的女友一起出國留學，兩人的申請都通過了，最終卻只有他被硬生生留在島上。阿公幫他找到新的對象，很快的結婚生子，但婚後他整個人反而慢慢垮了，

白天上班看來一切正常，但夜裡會在房間自言自語，再後來阿和開始不見人影，阿義最後總是在附近的碉堡裡找到他。

妻子受不了，留下孩子獨自離開。離婚後，阿和只要人聲一多就開始耳鳴，夜裡的恍惚也一次比一次嚴重。村子開始流傳碉堡夜間有鬼的流言，阿嬤帶著他去廟裡祭改無果，阿和總會想方設法溜回碉堡。

「你阿公放棄了，索性在他常待的碉堡裡放一些生活用品，讓阿和不至挨餓受凍。」原來如此，就是他看到的那些。

「他不跟家裡任何人親近，唯一的例外是你，」阿爸說，「他喜歡抱著你，跟你說話。」他記得。

阿和會在他耳邊輕聲呢喃，重覆的聲調，意義不明的發音，或許都是阿和再也用不上的外語單字。

他能理解阿爸為何避而不談這個弟弟，他們倆奪取了彼此人生的可能，若非阿爸因誤會出走，阿和不會至今只能活在碉堡裡，他想像阿和深夜在碉堡裡，獨自重播這些錄音。

錄音機停了下來，等待換面，阿爸跟著沉默，好一會兒才繼續開口。

「那年年底，阿和突然從碉堡裡消失，我們找了好幾個禮拜，也報了警，但再也沒有人看過他，他就這樣不見了。」

消失？等等，阿全懷疑是自己聽錯了。

「二姊覺得阿和游去對岸，你阿公阿嬤則往最壞的方向想，但找不到屍體，也沒能證

實，有太多種可能。阿嬤傷心病重，沒多久過世，沒人敢在你阿公面前提起阿和，他變成我們家族裡的——」

「阿爸，」他忍不住打斷。

「嗯？」

「你剛說，阿和失蹤了？」

「那在碉堡裡的人，是誰？」



平日的機場人潮稀落，很快便輪到他們托運。阿爸的氣色很好，阿全還是習慣叫他阿爸，自上個月遺產分配告一段落，他整個人又舒展如從前。

大姑請律師申請這幾年的稅籍資料，發現這十多年來阿公出售不動產的所得，全數匿名捐給幾間有照護精神疾病的社福機構。二姑說對了一半，那些錢也算是被阿和帶走的。

最終二姑如願多拿了一份，阿爸無所謂，他只堅持阿全的錢要保留。

「要怎麼用，你自己決定。」阿爸說，「我想你阿公也是這個意思。」

那天以後阿全和探險隊重回那座碉堡，爬進去後，他和阿標面面相覷，所有東西都不見了，連通往管制區的地道也被重新封上一層厚厚水泥。沒人知道那天他在碉堡看見的到底是誰？或者說，是什麼？若非錄音帶還在手上，否則連他都要懷疑一切只是一場過於逼

真的幻覺。

他也想過真的有鬼。是那些年在碉堡反覆播放的音軌，最終鑄成一縷幽魂。

行李箱離開他們的視線，黑色轉盤轉動如一卷卡帶。阿爸登上飛機，阿全則選擇留在島上。離開學還有一段時間，他要重新把島上走過一遍，這次不為探索從前，而是為自身錄製新頁。

像那座碉堡被賦予的新名字，蛙堡，以一雙眼在海岸邊緣靜靜凝視過去，以及未來的未來。

評審意見

〈追聲〉是一篇較獨特的小說，情節虛實交錯，為的是尋找二〇〇〇年冬天獨缺的一卷錄音帶，試圖從遺落的錄音帶中，探索一個因精神失常、長年蟄居在碉堡裡的阿和的行蹤。最終是在碉堡反覆播放的音軌中看到一縷幽魂，甚而把這座碉堡重新賦予新名字叫「蛙堡」，要以蛙的雙眼在岸邊靜靜地凝視過去，以及未來的未來。縱觀整篇作品，作者以「追聲」為題，毋寧就是想從獨缺的那卷錄音帶中，串連起一個不完整的故事。即使它的意境只限於某些片斷，沒有波瀾起伏的情節，但主題彷彿就隱藏在字裡行間，讓我們領略到一種寧靜恬淡的美，看到一篇與傳統寫法迥然不同的小說。



神隱

作者／王席綸

第二十屆渥島文學獎——短篇小說組・佳作獎

一九八九年在台南出生，大學從視傳系畢業後，在社會打滾著尋找人生方向。現居台南，把寫作當成是被工作消磨人生時，能暫時逃離的出口。至今仍對文學懵懂，就像遙遠未來的人生一般，昏暗而未知。喜歡窩在家裡創作。獨自一個人，認真寫作給愛著我的靈魂的人。

神隱

1

我睜開眼，有人拍打我的腳。

對方一句話也沒說，只是用手電筒照著我，確認我醒了，轉身離開寢室。

我搓揉眼睛，重新適應屋內的黑暗。把棉被推到一旁，拉出塞在床墊下的蚊帳。靴子靠著床邊，接著依序是拖鞋和水桶（裡頭放著鋼杯、牙刷、牙膏），與隔壁床位兩兩對齊。下床後，打開鐵櫃，穿上制服，扣起S腰帶。此時還可以聽見幾個響亮的打呼聲，散落四處，伴隨工業電扇的巨響，燥熱的空氣在寢室裡打轉。後頭大型的直立式冷氣機，循環著大家吐出的廢氣，持續送風。

離開寢室，眼睛開始習慣在微弱光線下看見周遭物體的輪廓。廁所在遠處亮著，走過水泥地板，火柴盒式建築，頭尾相通沒有門，天花板上掛著幾盞燈泡。我走到中間，不同於其他LED燈泡的白光，上頭是發著黃光的鎢絲燈泡。沒人的時候，能聽見燈泡裡電流竄動，如同昆蟲的振翅聲，被關在裏頭盤旋著。

一個悶聲在遠處爆開。

微弱，但明確地貫穿了牆壁，直達耳中，彷彿聽見運動會的賽場上，裁判扣下手中的發令槍。洗完手離開廁所，往發出聲響的方向看去。中間隔著溪流，樹林的後頭沒有跑道，也沒有觀眾的呼喊。只有從樹葉縫隙中透出隱約的騷動聲。

我走到安官桌前，班長在外頭叨著菸，跟另一位準備上哨的班兵，聊起剛剛發生的事。他們嘴裡唸著一句話，聽起來像南無阿密陀佛，可以驅凶避邪。

衛哨交接時槍枝擊發。

相似但又相反，招兇撞邪。

案發現場在玉章路上，是通往太武山唯一的路。除了有自己的牌坊，最有名的就是刻著「毋忘在莒」的巨石。打開 Google 地圖，順著玉章路下山，就會看見路旁有個哨所，正是事發的地點。切換成衛星地圖俯視，整座山被樹林覆蓋住，唯獨露出一塊方形的空地，那是部隊的集合場。

我曾經在那片隱密的樹林裡，生活了大半年。

新訓結束後，我被分配到步兵學校受訓，比其他義務役還晚下部隊。結訓時，跟著不同單位的人，一起坐上軍機前往金門。我在機場被排長認領，軍卡の後座只有我一個人，一路開到山下的二級廠。排長說軍卡開不上山，要用走的，於是我拖著大背包，從柏油路接到鋪上石磚的玉章路。那時是晚上，山上沒有路燈，東北季風吹著左側岔出的樹枝，大片地在頭上像彩球般揮舞；右側被河道切開來成為裂谷，懸崖的另一端有像是階梯狀的平台，從樹葉裡頭竄出幾顆閃爍的光點。

排長說，軍隊就是島上最大的保全公司。

工作是義務性質，任何不合理的情況、各種無法用常理說明的謎團，皆用義務作為統一解釋。我們的身分與一般民人不同，公司裡的總裁——也是島上職位最大的長官，時常囑咐我們與民人的差異，分屬於兩個不同的世界。他們是《衛哨準則》裡的暴民，在你的休假日裡化身成貪得無厭的攤販、不時會投訴你的小人。於是我們選擇隱沒在山林中，圍牆和鐵絲網，樹叢和迷彩，非請勿入。

走進集合場，排長進行完交接，讓班長帶著我從一旁的石梯往下走進寢室。長條形的空間，兩頭的門被吹開，裡面冷得像是太平間。班長要我自己找床位和置物櫃，沒貼名字的都可以用。我沿著床鋪走到底，看見空床，放下背包。隔壁靠牆的床位，有雙穿著軍靴的腳踩在地上，上半身平躺在床鋪，雙手交叉擺在胸前，表情安詳，如同一具等待火化的

屍體。我打開床前的置物櫃，將行李塞進去。一轉身，屍體睜著眼睛看著我。

「新來的？」屍體對著我說：「幾梯？」

「二一五〇。」

「跟我同梯。」他向我伸出手，我握住，禮貌地搖了兩下，但他卻沒放手，「我是要你拉我起來。」

「抱歉。」我將他拉離床鋪。

「你有買水桶嗎？」他走到自己的櫃子前，拿下上頭放的頭盔和腰帶，「這邊跟新訓不一樣，不用臉盆裝盥洗用具。」

「為什麼？」

「你來之前，沒聽這邊的鬼故事嗎？」他看我搖頭，便說起曾經有對岸的水鬼來摸哨，把整個連隊的頭都放進臉盆裡。之後只要部隊裡有人用臉盆，裡面就會出現人頭，「我記得廁所裡有多的水桶，你可以去看看。」

「這裡鬼故事多嗎？」

「當兵就像來到陰間，到處都是鬼。」他戴起頭盔，扣上腰帶，「你會怕嗎？」

「覺得有點毛。」

「應該是天氣太冷。」他從口袋裡拿出巧克力棒給我，「吃了會好一點。」

他叫阿翔，擊發槍枝的人，有著異常的巧克力癖。

每當一群人聚在寢室旁的空地抽菸時，他會拿出巧克力棒，加入我們聊天的話題。無論什麼時候，他都能從口袋裡拿出各種口味、樣式的巧克力，但真正讓我感到異常，是有一次我們剛吃完飯，兩人到浴室裡洗澡時發生的。

部隊的浴室有四個隔間，塑膠門配喇叭鎖。頭尾兩間有人，我選了第二間，把衣服掛好，從水桶裡拿出盥洗用具。正準備打開水龍頭時，突然指尖一陣刺痛，像是金屬表面長出細針，皮膚底下還殘留些許的麻。當我再次用手指觸碰，同樣的刺痛感又往後傳了更遠，直入心臟。

「幹！」我下意識地吼著。

「怎麼了？」阿翔的聲音從旁邊傳來。

「水龍頭漏電。」

「真假？」

「被電了兩次。」我穿起衣服，拿著水桶到外面，他打開門問我還好嗎，我邊說沒事邊搓揉著手指，確認上頭沒有留下痕跡，「我等其他人洗完。」

「晚點還要上哨，一起洗啦。」

在新訓時，部隊都要集體行動，要求按表操課。於是大家經常兩人擠一間浴室，加快

速度。面對阿翔的提議，我沒有拒絕，反倒是有些懷念地提著水桶進入隔間。順序通常是一人先沖澡，另一人再接手，於是當我脫去衣物，先拿起蓮蓬頭調水溫時，全裸的阿翔在一旁撕去塑膠的包裝紙。我們對看數秒，是帶有花生顆粒的巧克力棒。

「哪來的？」我問他。

「褲子口袋裡。」

「為什麼是現在吃？」

「現在不能吃嗎？」喀擦，他咬下一口後，嘴裡的花生顆粒被搗碎，「你要嗎？」我搖頭，開始淋浴，阿翔在一旁把巧克力棒吃光。

2

部隊裡，最主要工作就是站哨。不僅是人人有機會，而且從未中斷過，像是串聯起一年又一年的日曆。如果把其他工作看成是上頭印刷的顏色和文字，備註節日和宜忌。站哨就是紙張本身，日曆必須要有載體才得以成立。

通常分為一般哨與武裝哨。一般哨的配件多半是指揮棒、反光背心或是拐棍；武裝哨則是配戴槍械或是電擊棒，身穿防彈背心和頭盔。

玉彰路上的哨所，就屬於一般哨，負責指揮交通。由於玉章路不大，沒有空間會車，於是需要交管通知山下有無來車。一到晚上十點，原本在軍營門口配槍的武裝哨，就會移到玉章路上做道路管制。哨長會帶著正副哨，降下道閘，防止有民眾上山。

有班長跟我說過，衛哨的槍枝擊發並不是第一次。

每次只要有擊發事件，沒多久就會換連長。

衛哨交接第一步，大聲朗誦：「清槍開始！清槍蹲下！」隨即右腳半跪，將槍枝拉柄向後固定，斜放至肩上。這時會確認藥室有無子彈，但大家都會簡化過程。直到裝上彈夾，上膛，然後擊發，隔天射在連長身上。

要是發生在志願役身上，基本上都會影響考績，年終少拿；但要是發生在義務役身上，沒錢可扣，最多只能禁假。尤其當時本島發生洪仲丘事件，軍中瀰漫著一股微妙的氣氛，沒人敢提起懲處、處罰等字眼。最後，連長讓同樣是義務役的阿翔，把軍械庫裡的每支槍，都拿出來上油保養。

但是大家都知道軍營裡，其實有禁閉室。

這個敏感的地方在坑道裡，沒有對外窗戶，都是岩壁。鑲有鉚釘的鐵門上，有個可以拉開的小孔。裡頭除了折疊床外，角落堆著大大小小的紙箱，頭頂上有一顆鎢絲燈泡和通風孔。為求安全，燈泡的電線沿著上方岩壁鑽出的小孔，一路延伸到外頭電閘的開關。

之前班長有帶我去打掃過，他跟我同鄉，曾在雲林讀同所學校，所以我私底下都叫他學長。他在通訊排，住在坑道外頭的宿舍。他們不站哨，但要值總機的班，同樣是全天無休，維持部隊裡正常的通訊。除了在餐廳吃飯外，很難有機會遇到。

在他當志願役前，是一名布袋戲的操偶師，就在虎尾上班。想起以前會跟著家人在電視上收看節目，才藉由這個話題慢慢熟識起來。在我整理禁閉室時，他會幫我帶飲料，或是兩人直接窩在裡頭抽菸。

「不知道排氣孔會通到哪裡？」學長向上頭吐著煙，煙緩慢打在天花板上的岩壁散開。我和學長坐在折疊床上，他抬頭盯著通風孔。

「你說像浴室上頭的排煙管這樣嗎？」

「有時候太陽還沒下山，看見下面樹林後頭冒煙，就知道你們有人在洗澡。」

「要是有人看見這邊在冒煙，也會以為有人在洗澡吧。」我跟著抬頭看向通風孔，「這邊之前有關過人嗎？」

「很久之前，好像有人偷東西被關過。後來就一直被當成儲藏室使用。」他扭開寶特瓶的瓶蓋，把菸丟進瓶口內，「你知道小金嗎？」學長指的是烈嶼，距離這裡不遠處的另一座外島。因為靠得近，也被叫作「小金門」。

「有看過幾個來我們連上。」

「附近各離島的部隊，只要回本島，就一定要來這裡，統一運送到機場。」他點起

菸，眼神看向鐵門外的走廊，「在我值總機台時，聽到有人在說，小金好像有人死掉。」

「死掉？」我的身體不自覺地往學長那邊靠去。

「好像是運動時，有班兵跑上坡，心臟負荷不了，然後急救無效過世。」

「是最近的事嗎？」

「其實有段時間了，但因為時機敏感，這件事就被壓了下來。雖然不是霸凌，但長官們應該都害怕火會燒到，這個消息才沒讓很多人知道，說純粹是意外。」

吱嘎，鐵門微微地動了一下。

在坑道內，除了長官的辦公室外，坑道內大多數房間都沒有門。因為空氣對流影響，要是沒把門關好，風會直接將門吹上，但因為禁閉室是鐵門，較為厚重，於是只緩緩移動了一點。

學長把寶特瓶的瓶蓋鎖緊。我們倆沒多說話，起身離開。

關起鐵門前，我轉頭看向禁閉室。煙霧仍在燈泡周圍盤旋著，沒有順著通風口，反而鋪蓋在岩壁上，緩慢延伸。我把燈關掉，緊閉鐵門。沒多久煙便會散去，但氣味卻會附著，像是我第一次進到這裡，有什麼東西沾黏著，卻不可視。觸碰不及，亦盤旋不去。

連上因為擊發事件，全員戒備，大家嚴格照著衛哨守則，說一動、做一動。就這樣持續了一個多月，直到新連長上任，一切又回到擊發前的生活。放完返台假的我，正好錯過交接。經過連上的大門時，衛哨持槍靠著哨所的牆壁，站著三七步，跟我打完招呼後，繼續聊著哪支股票漲跌。我放完行李跟著部隊集合完，馬上被排了深夜的武裝哨，阿翔剛好是哨長。他說自己因為擊發槍枝，為避免碰槍，變成萬年哨長。

深夜，我和他摸黑離開寢室，眼睛開始習慣周遭物體的輪廓。安官桌外掛著的燈泡圍繞著小蟲，班長起身揮舞電蚊拍，幾聲啪滋，藍色火光在空中定格。我們走上石階，經過集合場，鐵製推門被拉至原處固定，兩旁的哨所沒有人，通往外頭的大門敞開著。門外的樹，順著前方的土坡向上延伸，後頭是通往上山的路。我們順著土坡往左走向玉章路。

在一處Y型交叉口延伸出的咽喉點停下。

哨站旁，兩人持槍，一人持電擊棒。

我方兩人空手，班長手持電蚊拍。

「站住！口令！誰？」

哨長一手貼著電擊棒握把，一手示意停下。

組長揮舞著電蚊拍，啪滋兩聲，蚊魂煙滅。

「蘇乞兒。」

「去哪裡？」

「到京城。」

「幹什麼？」

「當乞丐。」

哨長向後退了幾步，我們走上前。兩旁衛哨將槍上刺刀，一前一後。我站在一旁，看著阿翔做哨長交接。口裡邊複誦著動作，邊接過哨長的裝備。「衛哨交接！」兩人面對面，踩著菱形步法，交換位置，俐落轉身後敬禮。

衛哨交接完，班長三人消失在門前的黑暗之中。

正哨坐在對面哨所前的水泥平台上，交代一聲後，便進入夢鄉。阿翔坐到我的旁邊，說查哨不會這麼晚來。那時候冬天還沒走，大風仍吹動著樹林，波浪式的歡呼。唯一的光源只有月亮，還有懸崖另一頭散布著些許的光點。

「要吃嗎？」阿翔從口袋裡掏出巧克力棒。

「你吃就好。」我伸手拒絕，「為什麼你這麼愛吃巧克力？」

「你不喜歡嗎？」

「我的意思是，你好像隨時隨地都在吃。」

「我上次開槍，就是因為沒帶巧克力。」阿翔說他原本褲子裡有一半以上的口袋，都裝有巧克力。剛好那天拿去洗，還沒來得及把巧克力塞進新的褲子裡，就被抓去站哨，「那天是頂哨，有學弟拉肚子，不然倒楣的就是他。」

「反正班長也不會真的檢查藥室，都是隨口念念。」每次我聽班長說確認藥室內無子彈，速度快倒像是被壓縮成「確彈」，或是直接說好，「照理說應該是上一班的衛哨直接上膛，裡面才會有子彈。」

「重點是擊發完，還要找彈殼。」阿翔說由於步槍是放在大腿上擊發，彈殼彈出的方向正好是往山下，「大家很熟練準備摸黑找彈殼時，只有班長站著不動。」

「是被你們氣到嗎？」

「他朝著山下敬禮，結果沒走幾步路，就在石板的縫隙中，找到卡住的彈殼。」

「真假，不要在那邊唬爛。」我嘴裡發出噴聲，「班長是有超能力嗎？」

「你知道玉章路的鬼故事嗎？」阿翔沒回答我，反而說起玉章路上的傳聞。據說半夜，站哨的人會聽見整齊劃一的腳步聲，從山上下來。如果遇到卻沒有跟他們敬禮的話，就會被帶走。

「你說班長跟大前輩求助嗎？」

「不知道。」阿翔聳著肩說：「說不定之前的彈殼都卡在那個地方。」

「你有聽過嗎？」

「沒有。」阿翔將手中的包裝撕開，「你不覺得鬼故事都大同小異嗎？」

「我是覺得蠻可怕的。」

「那你還不吃。」他看我一臉疑惑，於是在我面前揮舞著巧克力棒，「沒聽過打鬼用巧克力嗎？」

「為什麼？」

「因為有牛奶，鬼最怕牛了。」

「真會掰，所以你不怕鬼。」

「誰說我不怕。」他伸出左手，張開手掌，「你仔細看。」

「看什麼？」我盯著他的掌紋，只看見有很多的分岔，沒發現不一樣的地方，「我不懂手相。」

「誰叫你看掌心，看手指。」

我將視線轉移到指頭上，發現他的小拇指特別短。我伸出手確認，自己的小拇指的確多他一節，「怎麼會這樣？」

「我對這件事沒有記憶，是我媽跟我說的。」事情發生在他小時候，那時他跟朋友去山上玩捉迷藏，結果朋友一直沒找到他。天色逐漸變暗，他們才驚覺不妙，趕緊跑下山。準備去找大人時，只見阿翔坐在入口處旁的大石頭上，朋友問他發什麼事，他說自己也不記得。後來才有人注意到，他的小拇指少了一個指節。「那是被魔神仔拿走的。」阿翔模仿村裡老人的語氣，說是被做了記號。從此之後他就被禁止往山上跑，怕被魔神仔找到。

「所以你長大後，都沒上過山？」我說。

「至少在我的印象裡沒有。」

「那你在山上當兵，不怕被發現嗎？」

話剛說完，樹林裡的歡呼聲突然停止。

注意力不確定被什麼給抓住，聲音在一瞬間被切斷，彷彿大家在等著誰先開口。

喀擦，喀擦。

我看著阿翔面無表情，嚼著巧克力條裡的花生。

「要吃嗎？」阿翔拿出巧克力棒，只是這次我沒有拒絕，立刻撕開包裝，大口咬下。兩人沉默了一會兒，發現對面的正哨，睜開眼睛看著我們。

「你們都不累喔？」他邊打哈欠邊用手拍著後頸，「脖子好酸。」

「你要不要靠著哨亭睡？」阿翔拍著身後的水泥牆。

「媽的，有夠冷。」正哨往後挪了位子，嘴裡嘟囔幾句，重新回到夢境裡。

3

在退伍的前一天，我排了島休。有規定是義務役在退伍前必須把假放完。

島休比較正式的法則是「點放」。當天早上點名後出去、下午點名前回來，不能在外面過夜。相比在本島的單位是一星期連休兩天，外島通常是一天島休，另一天則是會被算進返回本島的長假裡。

至於私底下，我們都稱它為「捉迷藏」。

島休時我們必須身穿制服，以彰顯我們身分與民人不同；至於誰是鬼，自然就是大家口中的斑鳩——同樣是國軍，卻像糾察隊般的存在（也被稱為軍中的警察），目的就是抓捕任何服儀不整、四處遊蕩的軍人，被抓到視同直接判刑。斑鳩取自「糾」的諧音，而我們的代稱就是「麻雀」。有一說是沿用「鳩佔鵲巢」，取好記的諧音；而另一種較為親民，就單純只是麻雀雖小，我們哀小。

不過有幾個準則，斑鳩也必須遵守。例如：不能跑步，只能以快步的方式追趕；不能偽裝，一定是身穿制服、手掛臂章；最重要的是，在民人經營的商家場所，不得實施逮捕。而網咖，就成為島休時最安全的地方，吃的是雞排飯跟珍奶，是短暫重返陽間必備的套餐。但這天我選擇去圖書館，還了小說，還穿梭於街上的店家，購買牛肉乾、高粱等伴手禮。

不同於以往的提心吊膽，在路邊抽菸都要東張西望。我像觀光客緩慢地在路上走著，

知道自己有免死金牌，即便被抓，明天時間一到，還是要放我離開。腦中甚至動起尋找斑鳩的念頭。身穿迷彩軍裝的我，戴著小帽，嘴裡叨著菸，手提著準備寄出的伴手禮，卻彷彿透明，沒有斑鳩出現，民人也絲毫不在意。

下午，我回到連上。找班長報到時，有輛載著補給的貨車開上山，他要我跟著去上面的伙房支援。順著貨車行經的軌跡，來到比坑道更上頭的倉庫外。伙房的人開始卸物資，先把物資堆在一旁，貨車清空後開下山。我們拉著兩台手推車，來回運送物資到車子上不去的地方。班長把倉庫大門打開，裡頭昏暗，沒有窗戶，只靠幾盞懸掛在天花板上的小燈泡。

最後一趟拉的是白米。幾十包真空壓縮過的白米袋，沉重厚實得像是石板塊，四四方方，一塊塊堆疊起來。拉到倉庫前，幾個伙房的人正將白米袋從裡面搬出。

「這些搬到伙房去。」班長在一旁吆喝，「我要把門鎖起來，東西記得拿。」

這些堆在外頭的白米袋，與剛搬進去的不同。雖然上面印著相同的圖案，但兩者顏色不太一樣。外頭有層深褐色的漸層向上，彷彿有什麼沉澱在下面，整體的色澤也偏黃許多。一路從倉庫拉到伙房，幾個人已經在備料，開始準備晚餐。將白米袋放好後，來到外頭，聽見他們剛說到一半的話，「這幾袋過期的順便用一用。」我站在門口，說話的兩人

同時將目光看向我，交談中斷，遺失訊號。幾秒後，訊號重新連結，他們從我的身旁走過，其中一人要我等一下。沒多久，他丟了一個罐頭給我，比一般的罐頭要大上許多，上面寫著八寶粥。

「這個很好吃，送你，外面買不到。」話說完，他就走進了伙房裡。

我看著上頭排氣管冒著煙。伙房後頭是一大片樹林沿著山坡向上延伸。下午的陽光逐漸變得昏暗，光線打在樹葉上透不過來，拉出一條長長的影子蓋在我的身上。

用過晚餐後，宿舍外擠著人，四五個都是明天要一起離開的同梯，他們正在商量要不要去後山走走。班長沒說過那裏是否禁止通行，只是大家都習慣待在被劃分的活動範圍內。他們想說離晚點名還有一段時間，反正明天都要走了，不如去看看。

我跑去找阿翔，但那天他有被排到哨。他跟我們不一樣，沒讀大學，少了軍訓折抵的天數，因此沒辦法提早離開。在簡單的道別後，他穿起裝備，走向哨站。我和其它同梯則是成一路縱隊，走過餐廳，順著下午運貨的路線，來到伙房後頭的樹林裡。一條覆蓋針葉的上坡，偶爾幾塊內嵌的石頭裸露，順著路走，接上了鋪著石板的大路，末端放了幾個拒馬，月光照著上頭黃色的反光條，上面寫著「禁止通行」。路上散落幾根松樹的粗樹枝，應該是幾個月前颱風過境的傑作。

走到盡頭，有條樓梯向上延伸，在樹林交界處開了縫隙。上頭有個平台，能俯視島的後半部。中間燈火群聚，外頭路燈則圍起了整個海岸線，像是警戒線，海外有零星的漁船發著光。

大家點起菸，說起這一年來的日子，除了站哨，能回憶起的都是鳥事。在結束前回想，總覺得時間過得快。彷彿過了某個年紀的門檻，腦中能捕捉的畫面變少，產生日子流失速度加快的錯覺。隨著年紀增長，經歷的過程也不斷被稀釋掉。沒有告別，也說不上遺忘。在某個無人知曉的夜晚中，無聲結束。

「操你媽退伍啦！」有人對著外頭大喊著。聲音被黑夜吸入，沒有回音。幾個人說起退伍後要做的事，我只是在一旁發呆，想著如果阿翔在場，會從哪個口袋裡拿出巧克力。

集合場的燈光熄滅，燈火管制。我回到寢室裡，躺在床上沒有睡意。沒多久，阿翔下哨，他脫下裝備放到鐵櫃上，爬到上鋪。我把雙手枕在腦後，看著眼前的木板，被數支鐵製的橫槓條支撐住。對準間隔處，用腳掌向上撐著木板，感受到阿翔的重量，再緩慢放下。

上頭一陣騷動，阿翔從上鋪垂下頭，拉開我的蚊帳。

「幹嘛？」

「睡不著。」

「太興奮？」

我對他說起今天去伙房幫忙的事，看到對方用過期的白米，還拿了一罐八寶粥，「這不算封口賄賂。」

「這些事讓你很意外嗎？」阿翔調整了位子，原本倒立的頭，變成平行，「不是還有比這更誇張的。」

「是不是該檢舉一下？」我腦中浮現出「1985」這串數字，以貼紙或是海報的形式，出現在廁所、電話亭、和餐廳裡。是國軍的申訴專線，只要有問題，二十四小時專線服務，「我之前跟你說，跟我同鄉的學長，說新來的連長都針對他。他也叫我幫忙打1985檢舉。」

「你有打嗎？」

「沒有，我怕換我出事。」

「不然等我待退，幫你打。」

「那你要吃八寶粥嗎？」

「我有巧克力了。」

冷氣機啟動，轟隆一聲，引擎開始運轉。耳後傳出巨大的轟鳴，開始一整夜的晚安曲。像是以前坐火車，經過車廂間連結的走廊，鑲嵌在牆壁裡的機器，發出同樣的聲音。透過門上的玻璃窗，看見車廂裡人們在座椅上，兩個世界。寢室裡的蚊帳如同鐵籠般，在黑暗中勾勒輪廓，隱隱浮現。

早上六點的車，天還沒亮，我在寢室換上便服。從行李袋裡，拿出之前買好的巧克力棒，放到阿翔的櫃子裡。轉頭看著他在蚊帳裡，把棉被踢到一旁，雙手交叉擺在胸前，表情安詳。我拿起行李，小聲地走出寢室。

來到機場，一群人排隊等待軍機抵達。由後方敞開的艙門登機，座位像電車般，在兩側平行，彼此面對面。起飛前，後艙門升起，機身上的小洞透著光。大家面無表情，沒人談論起返台後要做的事。聽著轟隆的引擎聲，飛機上升後下降，退伍不過是四十分鐘的距離，跨越一整片的大海，離開一個只有在地圖上才能看見的小島。

打開艙門，日光照在身上，毛細孔在冷熱交替中緊縮發麻著。

班長最後一次帶隊，帶我們跑過一大段機場跑道時，有人忍不住放聲大叫。我看見另一些穿著軍服的學弟，排列整齊，緩慢向飛機走去。他們轉頭看向我們，帽子的陰影遮住眼睛，但我知道底下投射出什麼樣的視線。

那個瞬間，彷彿能從那群菜鳥中看到自己。

多年後，偶爾會有片段闖進生活中，覆蓋掉當下的記憶。有時感到陌生，被保留下來的只有畫面，說不出行為，遺失當下的前因後果。陷入某個瞬間，如同靈魂出竅，看見佇立在哨站的自己。午後日光昏暗，雙眼盯著蔓延至山下的石板路；而我在樹林的後頭，透

過隙縫，看著另一個自己就永遠地留在那裡。

宿舍櫃子裡，那罐八寶粥仍舊擺著，沒有帶走。不知道下一個班兵看到，會吃掉還是丟掉。在軍機上，腦袋閃過一個念頭——阿翔要花多久的時間，才會把那盒巧克力吃光。

每當我想起這件事時，便會打開FB。

不記得阿翔在上頭的名字，只能從朋友的頁面搜尋。錯點幾個沒印象的名字，最後找到他的個人頁面。大頭照是一張風景照，正中央有個黑點，仔細看才能分辨出是個人影。最新的貼文是十年前，我們準備入伍的時候。他站在岸邊，手裡拿著剛釣起的魚。鴨舌帽遮住他的眼睛，卻蓋不住他的笑容。

我想他仍舊在那，從來沒有回來過。

評審意見

這篇作品寫一些兵營片段，看似沒有主線，鬼魂的意象卻貫穿全文，而那些軍中鬼故事都是傳說，更形成某種充滿想像力的幽微氛圍。作者頗具文字功力，表面的輕描淡寫埋藏著內在的張力與若有似無的線索，令人讀來身歷其境，結尾尤其耐人尋味。



第二十屆浯島文學獎——散文組・首獎

斷捨離

作者／陳嘉甄

出生成長於金門，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博士，曾獲一〇九年浯島文學獎短篇小說組佳作、一一〇年浯島文學獎長篇小說組優等、一一一年浯島文學獎短篇小說組首獎。

斷捨離

踩著新椅，高舉雙手，一一將沈重的衣被袋，推放上二米四高的櫃頂，沒有框架，往上就是天花板。設計師解釋說，「系統櫃做二米四高最划算，再高或封頂，就要多收接板費。再也不會拿出來用的衣物，放進這空間，適合不過。從下往上，視線掃不到，方便主人永遠不再想起它們，又不用面對割捨的罪惡感。」

所以我花了不少錢買衣被袋子，它們必須強韌耐用，絕不能在積了幾年灰塵後，一經拉扯，便以絕裂的態度當場灰化，抗議主人數年來的不聞不問。

搬家工人調侃說，你們好像很捨不得丟東西，有聽過斷捨離嗎？

的確，它們剛從舊家櫃頂搬下來，又再送上新家櫃頂，問起不丟的原因，只有捨不得。二十年前顏色樣式的衣服，不是沒想過狠心扔進回收箱，但一閉眼，青春時期的回憶泉湧，那樣美好，留下來只佔用一點點空間、當個線索，以憑弔當年鮮妍的模樣，實在難以拒絕。

最沉重的那一袋，是條紫花綠葉的手鈎毯子，質地厚實而色澤依然鮮亮，跟二十幾年前幾無二致。這是結婚時，母親從金門親手提來的嫁禮。不知她用了多少時間鈎織，才成就這張大毯。只知那陣子回家，總能見到她床邊堆著一大袋從后浦買回來的毛線。因為不同批號，色彩會有落差，採購必須一次到位。所以家中雖早有冷暖空調，再用不上厚毯子。

但是、丟毯子事小，母親心意，又豈能輕易拋掉？

小時候，家裡是大家庭，爺爺和已成家的叔叔們，都在長長的二落古厝裡同吃同住，妯娌分擔家務，一起照料老小。那年代的母親，每人都有隻竹籃，勝似今日的名牌包。籃子掀開來，裡面不僅放著毛線、棒針或鈎針、小剪子等手工藝工具，還有一本剛上市熱騰騰的編織大全；有的會夾著娘家的書信，或心愛的照片，以便歇手時翻翻看看。午後閒時，當著涼風、坐在石頭門檻上一起打毛線，母親們交頭接耳，或翻書自學、或相互指導織法配色，再將各自的家長裡短，哀愁喜樂，一同織進毛線裡。

母親們不只顧著聊天，也會你一言我一語，對孩子講些盤桓腦中的故事。我因此聽得了家族裡外的許多事情，了解母親們吞吞吐吐的語氣，有時代表遲疑不確定；有時卻表示，事情就是這樣，一切如流言。也知道原來村中身強力壯、有一對銅鈴大眼的大龜，是落番村人從南洋帶回來的土著，因不受重視，只隨便看了門口的龜就給她命名。也知道古厝裡、曾養過一隻全金門最聰慧的八哥鳥，有一身烏亮黑羽、和澄黃如金的喙、爪。八哥會認人、知道家中每人的稱謂。重要的日子，會叫嚷要小姑回家來作客。曾祖父出門時，總帶著牠。有天，八哥鳥雙翅亂撲、說牠不想去浦頭，會沒命的。大家取笑八哥鳥侍寵而驕，大概是頑皮、發脾氣，沒有理會牠。不料八哥那天被曾祖父帶出門後，真的在親戚家裡，被貪婪的貓咬走了。從此，我每看向長案桌的神龕旁，總像能看到八哥鳥站在那裡，發號司令的威風樣子。

編織是閒適的活動，大多數時間重複著單一動作，偶爾才變換線色及針法。二嬸擅長

棒針，嫻熟到邊聊邊打毛線，不須一針一針對看。她的指尖飛快，繞線過針、穿洞抽繩，精準不漏，二三天就能完成一件平織的毛線衣。年輕貌美的五嬸則擅長鉤針。她總換著色，為架上二個光頭光身體的矮胖娃娃，鉤出奇巧可愛的毛帽和毛線裙，小胖娃娃穿上後，叫人看得愛不釋手。

母親也編織和鉤針，但不很投入。她喜愛裁縫，經常單獨在房中，以床為桌，打版裁剪、踩踏針車。做給小孩的衣服完成後，再從碎布裡、挑選合適的配色圖樣，有時是一顆大草莓，或是一隻可愛的小狗，車成大口袋。她知道孩子都喜歡往口袋裡塞進各種莫名其妙的寶貝。例如似瑪瑙晶瑩的苦楝凝膠，又或是透明精緻、肢體俱全的蟬褪殼，有時則是幾片剝落的檸檬桉的樹皮。太武山下顧圖書館的阿兵哥，會在樹皮寫上情詩字句，再漲紅臉送給陽翟大街上的顧店小姐。

甚至，這百寶口袋裡，還能裝進幾條從溪裡撈回來、歪歪扭扭、不安份的小魚。為了保持小魚生氣和活力，我往口袋中灌了好幾掌水，回家時衣服一半是濕的，還不及將小魚放入水盆，就被母親發現了，少不得一頓嚴厲的斥責，還下了禁水令。很多年後，到了我已經不再撈小魚的年紀，才知道村裡曾經有個孩子，跟著哥哥身後出門。哥哥們玩得忘了時間、忘了身後追得滿臉通紅的小弟弟。晚餐時間，整個村子的人提著手電筒出門找，最後才在一個淺得只到小腿肚的塘裡發現。孩子夭折，是村中的禁忌，大人從不對小孩子說，就怕引來小鬼、帶走孩子。

家裡的菜館生意走下坡後，母親把裁縫車搬去了菜館的角落，為人工代工、車軍用肩臂

章，也幫相館豐腴漂亮的老闆娘做衣服。裁縫車搬到了店裡，開始有來人圍著母親說話，她不再孤獨對牆角蹂躪。我和堂妹們也常在針車旁，披掛著未裁的衣料，扮演起歌仔戲裡的人物，或舞台上的明星。

母親是我的服裝設計師，她翻檢著外婆從台灣寄回來的舊衣，為我改成繡花滾邊、公主袖的淡鵝黃色長洋裝。到大街來做生意的新鄰居，看到小孩子穿得好看，住在長落古厝裡，又聽人開玩笑的稱呼媽媽和二孀為大少奶奶、二少奶奶，以為我們真是有什麼歷史的富貴人家。

母親幫我縫製最後一件衣服，是在小學六年級時。入冬之際，她帶我搭公車到后浦布莊，剪了一大疋藍底白花的夾棉布料。忙完家事的夜裡，我寫功課，她往床上擺出三角粉餅，打版用的各色彎尺，及她依公式改算尺吋的紙張。拿著三角粉餅，在布上或點或畫，做下記號，標示出縫線或裁線。在許多我已沉沉入睡的夜裡，母親眯眼凝睛，仔細的裁剪縫製，她就像童話裡的神仙教母，揮著魔杖，將平板布料幻化成立體而獨特的過年新衣。

那是旗袍樣式的長棉襖母子裝，她一件、我一件。斜襟上縫著精緻的盤扣結，立領、袖口、及袍緣，都有細緻的滾邊。棉袍貼身、長及小腿肚，在金門的寒冬中，穿起來又暖又挺，孀孀及鄰居看了，都讚美我的樣子像個大家閨秀，因此我更喜愛這件衣服了，幾乎整個春節都穿著。

直到過年後、在記憶中寒凍無比的開學日，我在土黃色的卡噠制服衣褲外，套上這件長棉袍。筆直站在教室裡，對進來的導師敬禮。他從上到下對我掃視，冷冷的說、怎麼穿

這種衣服到學校。隨著老師語落，同學紛紛吃吃竊笑，我在同學聚集的眼神中低下頭來。那日下課，我不離開教室，只坐著看窗外、羨慕穿普通外套、肆意奔跑的同學們，也不再覺得長袍溫暖、足以禦抵寒冷。

後來，我再沒穿上這件長袍的任何回憶，也不記得是否找了藉口抗拒母親的要求。又或者，只是因為長太快、順理成章的穿不下了。更後來，當我為人母，不時會想起當年的這件衣服，想起當初矛盾不解的心情，覺得對不起母親一番心意，卻又不敢向母親詢問它的去處。

這年，是我童年結束的時刻，那萬年長不高的身材，在春天後，終於起了明顯變化。同時、我也愈來愈在意旁人的眼光、和友伴的話語了。我變得喜歡和同學到山外成衣店，挑選那些寬鬆流行的衣服。母親淡漠看著我開心買回來的衣服，露出不以為然的眼神，不留情批評衣服質地差、看起來像水泥灰布袋。

我開始會對母親生氣，我覺得，她嫌的不僅是衣服，還有我的眼光，可能、還有我。我們不只一次相牴，到後來，我買衣服不再讓她知道。她看著我的衣著，雖不說出口，但從她不多停留的眼神裡，知道絕對沒什麼好評價。而我的眼裡，也不再裝進母親喜好的濃墨重彩、老式剪裁、所謂質地實在的衣裳。

直至二叔和父親接連去逝，我看著先是嬸嬸、再是母親，一年接著一年，分別紅著眼眶、穿上黯然無彩的喪服，不禁懷念起她們穿紅著綠、身上開著簇簇花朵的燦爛日子。

父親去世，母親失魂。她長期雙眼浮腫，密布紋路的下眼瞼、總沾著衛生紙屑。一講

起父親，淚珠就撲簌簌掉個不停。我不曾遺忘父親，也不想失去任何他留下的回憶。可是那些日子，我卻希望母親不要再有想起父親的機會。母親有一隻眼睛不好，已經看不清東西，我怕她也將要哭瞎另一隻眼。

父親生前，她經常抱怨得幫父親分擔辛苦的農務，以致於沒空從事喜歡的縫紉。而父親逝後，她卻獨自承担起父親在世時的所有農作，完全遺忘了自己的喜好，她幾乎要變成父親了。

直到完全脫喪後，母親終於能或怨或戀的，講起父親生前的各種事情。她拿出一疊父親的舊衣服，神色平靜，說這些舊衣質料吸水，想剪成抹布用。不起眼的棉汗衫，陳舊鬆垮，像帶著父親在世時的味道。我以為她總算走出哀痛，能心無波濤的面對父親逝世的現實。母親拿起久不動用的裁縫大剪，卡擦卡擦的剪著，一切都叫人心安。最終，母親還是摟著沒剪完的衣服，摘下老花眼鏡拭淚。我看得心酸，講不出一句安慰的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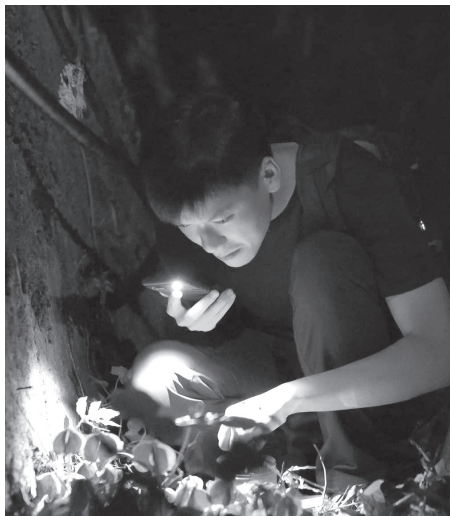
斷捨離，這三字多麼絕情而困難，為什麼能這麼流行呢？

家中古厝早已不住了，租給一位仙姑，她不時會來跟母親說些父親已回復天上將軍職位，叫母親別擔心的話。母親道謝，央求仙姑，「可不可以叫他也來我夢裡看一看，他離世至今，我從未夢過他。」

欲製寒衣下剪難，幾回冰淚灑霜紈。去時寬窄難憑準，夢裡尋君作樣看。詩中女子哀怨的思念夫婿，只能依傍夢裡想像。母親對父親的思念，只怕更是心之憂矣，曷維其已，永無止境啊！

評審意見

以人生總須斷捨離為主題，回溯母親親手編織的衣物，縫製衣服的聲音形成記憶之網，細細纏繞在心中。深情而細密的文字，將家族、父母的情感娓娓道來。此篇之動人，在於正是金門的記憶，卻也是許多台灣孩子成長的共同記憶，是在地的，也是情感的文字。



第二十屆浯島文學獎——散文組・優等獎

火的考古學

作者／徐振輔

台灣大學昆蟲系畢業，現為地理所碩士生。平時寫小說、散文、非虛構作品。近期感興趣的主題包含蘭花、鳥類、螢火蟲等。出版小說《馴羊記》，獲台北文學年金、台灣文學金典獎、蓓蕾獎等若干獎項。

火的考古學

軍紀如鐵

在那場漫長戰爭的最後一年，解放軍陸續攻陷南京、上海、廣州等城市，逐步拿下中國大陸的領土控制權，國民黨軍隊則朝東南沿海節節敗退。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四日深夜，解放軍大舉進攻金門島，海上兩枚紅色信號彈引燃雙方戰火；經歷三個晝夜的血戰，國軍最終將登島敵軍殲滅。這場決定性的古寧頭戰役，不僅開啟兩岸分治的格局，也讓金門這個邊陲小島成為東西方冷戰對峙的前線。從這一年起，島嶼進入軍管時期，有十萬重兵駐守，碉堡漫山遍野，海岸線層層佈雷，一切生活皆以軍紀為度。

據說當時，管制最嚴格的就是燈火。

由於和對岸距離不過數公里，些許光亮都可能成為共軍砲擊的目標，因此在戒嚴早期，島上居民禁止使用手電筒，天黑後必須封緊門窗，將燈具套上一種外黑內紅的「防空燈罩」。每天晚上，巡邏軍人會挨家挨戶地檢查，燈光洩漏者即遭警告。彼時一旦入夜，島上便是深厚濃滯、尋不到盡頭的黑。

在這團漆黑之中，螢火蟲卻意外浮現了。

一位年輕時在金門服役的大哥告訴我，他永遠記得，那年四月在金城受訓，每晚關燈就寢之時，都會有一大群螢火蟲從窗口飄進來，在漆黑的寢室中飛來飛去。因為白天的操練太過疲累，弟兄們不會伸手去捉，大家只是安靜看著眼前光點。他們也知道，待隔天清晨，其中一部分螢火蟲就會死去。

後來在金門見到廢棄已久的營房時，我總在想，當年士兵們在戰場上目睹螢火蟲的那一刻，腦中究竟在想些什麼？

還我河山

這年夏天，為了執行一項螢火蟲研究計畫，我在金門做了短期的田野考察。我依循前人留下的零碎紀錄，騎機車四處探訪傳聞中螢火蟲眾多的地點，然而幾個晚上的搜尋皆一無所獲。後來查閱島嶼歷史，我漸漸意識到，金門的螢火蟲或許就跟防空洞、散兵坑與反登陸坡一樣，其實是一種屬於戰爭時代的軍事遺跡。

在一九四九年以前，金門很長一段時間都處於黃沙漫天、極端貧瘠的狀態。宋代以前，這裡原是草木茂盛之島，至元代大德元年（一二九七年），朝廷在金門開設浯洲鹽場，編列十丁一灶，每丁日辦鹽三升。由於初期採用煎鹽製法，須砍伐島上林木為燃料，高強度的利用使得森林盡毀、土壤流失。至明代末期，鄭成功據守金廈作為反清據點，進一步砍

伐樟樹製造船艦；直至鄭軍潰敗，清兵再度上島斬刈殘林。接著在居民持續干擾下，六百多年來，金門林相始終不見恢復。

可以想見，當國民黨部隊匆匆上島時，舉目所見必是一片荒涼，然而敵軍將至，他們仍要榨取最後的林木以建築工事。彼時資源之枯竭，連農田邊上的防風草都被刨起當成燃料。古寧頭一役後，總統夫人宋美齡在凜冬中親臨戰場，叮囑軍方建設應以造林為重，不久便從台灣運來數萬株馬尾松幼苗。隔年蔣介石至前線觀兵，同樣目睹飛沙滾塵之景象。為了民生需求和戰略掩護，他再度指示司令官，金門須即刻栽樹積水。

將軍一令，島上旋即展開大規模造林運動。然而不會操使大地的語言，要想指揮這群台灣來的馬尾松站穩沙場，恐怕要比指揮那群士兵困難得多。胡璉將軍在回憶錄中寫道：「樹苗不聽命令，一批一批運來，一批一批死去，讓人心灰意懶得近乎是絕望了。」直到他發現印度田菁這種耐旱的豆科矮木，其根瘤菌能改善土壤性質，遂在森林學者協助下，要求士兵挖掘深坑，先是植入印度田菁，幾年後再移植木麻黃、銀合歡、相思樹等耐風沙的樹種，最後才種上馬尾松。當時每一個兵都得認養一棵樹，只許活不許死。到了旱季，他們每天就要拿著臉盆和水桶，步行幾公里去灌溉自己的那一棵。

如此一來，卻使島變得更渴了。金門本就雨量不多，加上河流細短，時而暴流時而乾涸，很難同時應付軍民、森林、農田的用水需求。於是在水利學者協助下，官兵們陸續建造了十多座湖庫、幾百池農塘、三千多口井，以及無數水路渠道。經過這一系列軍事化重建，金門地景漸漸回到七百年前那座草木茂盛的小島——不，這麼說並不準確，它從來

沒有「回到自然」，而是人工經營的植物相和水文環境，它和唐宋時期的牧馬地不同，和更早以前的熱帶季風林也不同。這是一個在全新地緣政治情境下，偶然誕生的現代戰爭地景。

正是這樣的地景，使得夜色降臨、燈火幽禁之時，螢火蟲浮現了。

一位小時候住中蘭的大哥告訴我，一九六〇、七〇年代時，他常去鎮上戲院看夜場電影，每每散場後，走山間小徑回村子，都能在壕溝和水塘邊見到漫天飛舞的螢火蟲。烈嶼后宅一位大哥說，當時螢火蟲不用去捉，牠們自己會飛進屋子。另外也問到數十年前在金門服役的兵，許多人都曾在站夜哨或夜行軍的時候，見過忽明忽滅的光點。似乎只要在戰地政務時期的金門生活過，就能從記憶中挖出一些火光標記的片段。或許凝視的當下，這些經驗並沒有深刻的意義，但數十年後談起那段揮之不去的歲月，火又悄悄點燃了。

「啊——多到你無法想像。」

我都會追問對方，記不記得當時看的光是什麼樣子？會不會閃爍？在什麼季節？周圍環境如何？之所以這麼問，是因為金門有兩種螢火蟲，一種是生活在茂盛草地的大陸窗螢（*Pyrocoelia analis*），另一種是生活在清澈水域的條背螢（*Luciola substriata*），兩者都跟植物與水源的分布息息相關。若能得知光點的密度、顏色、時間、軌跡，多少就能推估螢火蟲過往的生存狀態。畢竟金門直到一九九八年才有第一份螢火蟲調查報告，在那之前沒有任何文獻可考。

留下的只有記憶。

但記憶在時間之風裡蒙上塵灰，很少人說得清楚細節。我只能四處收集破碎的證詞，在漸漸失溫的灰燼中，勉強拼湊一個無法再被經驗的時代。

光復大陸

先前收集資料時，我聽聞金門林務所近年正在執行一項螢火蟲保育計畫，累積不少調查和訪談成果。於是我趁著旅行的空檔，寫信聯繫所長和一位調查人員，希望透過他們的經驗了解螢火蟲在金門的族群變化。

隔天早上，年輕的調查員約我在小金門的九宮碼頭碰面。表明來意後，兩人騎摩托車上山，十分鐘後在一處公路邊停下。她帶我穿越割人的乾草叢，經過一片光禿禿的高粱田，最終來到一處雜草蔓生的水塘邊。就是這裡，她說。我看著這個不起眼的小水塘，只要走幾十步就足以繞行一周的、那麼小的水塘。她告訴我，這就是條背螢在小金門的最後一塊棲息地，而這個物種在大金門已然絕跡。

根據調查員和居民的說法，金門螢火蟲的消失和高粱酒大有關聯。

想當年，龐大部隊一夕進駐，深陷物資短缺之境，胡璉將軍打算效仿北方人種植高粱，既能吃高粱米，又能燒高粱稈。偏偏金門人吃不慣高粱，於是他想出高粱換大米的政策——由於島上充斥流離異鄉的士兵，每月得向台灣買酒十萬瓶以上，若是拿自己種的高粱

釀酒，再用賣酒的錢買大米，兩邊問題便能一併解決。於是軍方在一九五二年設立酒廠，開始利用寶月泉水釀酒。隨著金門高粱酒聞名於世，高粱種植的面積迅速擴大。到了戒嚴後期，兌米政策轉為由金酒公司保價收購，由於價格遠遠高出市場行情數倍，為提高單位面積產量，農民會大量施用尿素、除草劑與化學肥料。對於不耐藥劑的螢火蟲而言，凡高粱結穗之地，便失去了生存空間。

另外還有一個關鍵因素是光。

一九九二年，金門解除長達四十三年的軍事管制，裝設了第一盞路燈；隨後三十年間，陸續設置了一萬六千多盞。對一個晦暗許久、渴望發展的小島而言，這無疑是最簡便、成本最低、最不怕引起爭議的政績（當然是在其他物種沒有發言權的前提下）。此外，比路燈更猛烈的燈火來自對岸。金門和廈門距離不及十公里，只要傍晚走向岸邊，就能清楚看見彼端高樓放出華麗的七色強光，彷彿是一種後冷戰時代的心戰策略，讓許多居民對另一側的世界心生嚮往。這或許跟從前播音站傳來大陸民謠，讓士兵們鄉愁纏身的情況沒什麼不同，只不過一個是朝向過去的緬懷，另一個是朝向未來的期盼。

當這些燈火反射至金門上空，會形成一層烏籠般的輝光，夜如白晝，使得以微光交流訊息的螢火蟲，漸漸失去了語言。

一個沒有螢火蟲的世界——從生態學的角度來看——對人類生存的影響其實微乎其微，所以我相信，螢火蟲保育計畫必定還有些不那么「科學」的理由。午後，我前往林務所辦公室，向年輕的所長請教這個問題。他告訴我，這個計畫最初是為了活化閒置的軍事

營區，建設一個「老兵故事館」，於是他們跟隨老兵走訪故地，收集一些軍旅故事作為材料。彼時不少老兵都提到，在那些百無聊賴的日子裡，晚上除了看星星之外，也見過很多螢火蟲。

於是，林務所團隊決定和昆蟲學者合作，著手調查金門螢火蟲的族群狀況；並找了一處廢棄的化學兵營舍，改建成人工培育室，嘗試將殘存的大陸窗螢進行人工繁殖，再定期野放至選定的場址。

從地景的角度來看，當螢火蟲浮現那一刻，表示這地方有穩定的水源供給，有植物遮蔽正午的太陽，土壤能維持一定溼度；也表示草本植物生長繁茂，底層堆積大量枯枝敗葉，能養育許多小型無脊椎動物，為肉食性幼蟲提供充分的食物來源；也表示環境中沒有高濃度化學藥劑殘留，且夜晚足夠黑暗，成蟲可以利用放光反應傳遞求偶的訊息。

而從一雙帶著歷史記憶的眼睛來看，當螢火蟲浮現那一刻，世界彷彿回到那座漆黑的
小島，寂寞的士兵在碉堡中打盹，水鬼從浪花中悄悄摸上了岸；幾百架風箏從大嶼島飛來，灑下共軍製作的宣傳單；子彈發出尖銳鳥鳴聲從頭頂穿過，坑道在地底下蔓延；阿兵哥拎起油漆桶，在民宅外牆塗上訓詞、標語、青天白日徽，老百姓唱著反共產殺漢奸的曲子；夜深人靜，播音站的女聲穿透冰冷的海峽，勾引所有脆弱的魂靈；觀測所的士兵坐在山稜上看星星，懷念東側或者西側的故鄉，趁著眼淚的鹹澀，吞下灼燒喉嚨的高梁酒；突然間紅光閃動，那是對岸砲位吐出的火舌，一秒鐘、兩秒鐘、三秒鐘，士兵趕忙計算砲彈落點……

當螢火蟲浮現那一刻，他們猛然想起當年抽到「金馬獎」而鬱悶不已的自己，想起入伍當天在車站和小情人訣別的自己，想起用一組編號取代名字的自己，想起那個焦急排著隊、只為打幾分鐘電話的自己，想起那個退伍前夕數饅頭的自己，想起那個可以拉十下單槓的自己，想起那個黑髮濃密、皮膚緊實的自己，想起那個走得動、嚙得下、聽得清的自己，竟是那麼地、那麼地、那麼地年輕。

時間座標不安地來回跳動，一種凝視微光的個人經驗，四處尋找關聯性的錨點，直到將自身捲進巨觀歷史的一部分。當螢火蟲浮現那一刻。

火光熄滅。

我跟隨林務所人員，進入那間由廢棄營舍改建的、宛如記憶冰庫的培育室。牆上掛著溫度計與溼度計，幾組鐵架陳放著上千個塑膠盒，每一盒裝著一隻蟲，每一隻蟲都有編號，好像上千隻手掌搗著輕輕晃動的綠色火焰。這裡有一位專職飼育員，會為每一隻蟲的性別、身世、產地、年齡寫下詳細記錄，每週固定餵食一次蝸牛，清理一輪環境。等到生長得差不多了，再將這批幼蟲野放到指定地點。

只要記憶被認為重要的一天，這些光點就會在地表上反覆播放，如同一場哀悼儀式，如同盤桓不去的魂魄，以及世界上任何一座紀念碑。

毋忘在莒

離開金門前一天，我到太武山上的軍人公墓參訪，見到廣場中央矗立一塊陣亡將士紀念碑，背面是胡璉將軍所著、情感熾烈的戰爭哀章。穿過廣場，進入後方的忠烈殿，裡頭供奉數十塊灰白色石板，上頭密密麻麻刻著上千位殉難士兵的姓名；一旁牆上有些將士遺像，面容永遠靜止在某個年輕的時刻。空氣瀰漫鮮花氣息，一切器物乾淨、光滑、冰涼，看不出任何一點汙穢衰敗的跡象。

出了墓園，不遠處即是螢火蟲復育的地點。

繞著金門走過一圈，你會發現島上到處都是類似的懷舊場所：古樓、坑道、砲陣地、戰史館……它們像一條一條連結過去的隧道，將駐足者拖進時間的黑洞。為了和已逝的世界建立聯繫，人們會透過縝密的行動和詞語，小心翼翼擦除時間的指印。而除了明顯可見的文化地景之外，事實上，許多自然地景也沉積著歷史的幽靈，諸如人工濕地、木麻黃防風林、沙丘上築巢的栗喉蜂虎，甚至土壤的成分、昆蟲的組成、雨水的逕流，同樣逗留在昔日的回憶裡。

懷舊是混合了記憶與失憶的矛盾過程，無論多麼困頓的境遇，在一定的時間與空間距離之外，似乎都能找到一些眷戀的理由。探索全球流行性懷舊現象最具影響力的學者布宜姆（Svetlana Boym）認為：要想挖掘那些懷舊的碎片，需要一種記憶與地點的雙重考古學，以及一種幻想和實踐的雙重歷史。我嘗試遵循她的指示，將這趟旅程中考掘到的兩幅

圖景交疊在一起——

在濃重的黑暗中，一些光點隱約浮現了。

一些光點隱約浮現，從泥土中搖搖晃晃升起，穿過金色的高粱田、田邊的芒草叢、風沙瀰漫的土地；穿過鹽場、牧馬地、樟樹林；穿過潛伏著馬鞍藤、招潮蟹、虎甲蟲和戰防地雷的海灘；穿過碉堡、士兵、硝煙、炙熱的槍管、生鏽的鋼盔、絕望的俘虜、歷代亡者的幽靈。

光點朝海的方向繼續前進、前進、前進，直到熄滅在永恆回歸的浪潮之中。

評審意見

以螢火蟲為意象，貫穿戰地金門的歷史，螢火蟲是光，而戰地不能有光，偏偏戰地裡有著來自天地自然之光，這是非常鮮明的對比。而螢火蟲的生態，生與死，自然的破壞與復育，連結起金門戰地的歷史與人文，是很有創意的寫作，也是鮮活的見證。



金城舞

作者／蔡欣佑

第二十屆浯島文學獎——散文組・優等獎

大學畢業，主修工程與行銷，喜歡文字創作，得過幾個地方文學獎，目前從事服務業。

金城舞

當我與母親併肩坐在一樓客廳沙發時，父親正從二樓徐徐下樓，我雖望著前方的電視螢幕，但眼角餘光仍不自覺地瞥向電視櫃後方的樓梯，我看見父親身體微微佝僂，手輕輕扶著扶手，小心翼翼地將腳放在每一級臺階上，母親開口叮囑父親小心走，但就在父親即將抵達一樓之際，卻不慎踩了個空，那瞬間，父親身體就像斷了線的戲偶，整個人以跌坐姿態下滑，他雙手想抓住扶手，卻因肌力不足，再次滑開，父親就這樣碰！的一聲，整個人被重力狠狠地吸附在樓梯前的地板上。

母親見狀，她也「啊！」的大叫了一聲，母親從沙發上跳了起來，走到樓梯前查看，索性父親並無大礙，只是癱坐在地板上無法自行站立，母親要我趕緊將父親扶起，父親卻因過度緊張顯得四肢僵硬，他雙手關節有如兩片牢牢緊貼的黏鼠板，即使我費盡全力拉扯，父親前臂依舊緊緊糾結，無法打直；此刻，我和父親兩人像是在玩拔河遊戲一樣，我想將父親往上拉，父親卻想將我向下扯，雙方僵持不下。

「爸，你身體要放鬆，我才有辦法扶你起來啊！」我牽著父親雙手，告訴他。

母親一旁焦急的說：「你爸就是跌倒太緊張才不會放鬆啊！你要教他放鬆啊！」

我稍稍鬆開緊握父親的手，先嘗試輕輕甩動他的手臂，再將父親的整隻手臂朝上與外做伸展，通常這些動作都可達到初步拉筋放鬆的效果；果不其然，再次嘗試，父親整個人確實輕鬆了不少，我繃緊核心，雙手用力往上一拉，父親就順勢被拉起。母親拿了張凳子要父親坐下，她還對我說：「你爸退休後就顯少出門活動，身體越來越僵硬，你趁無薪假回金門這幾天，教他一些伸展動作吧！」

我沒多說些什麼，父親也僅淡淡地說，自己下次會小心。只是凝視父親空洞的瞳孔，仿佛可以窺見他還深陷於跌倒後的恐懼之中；此時在樓梯前，或許父親的腦海裡，也正和我想起同伴往事吧！

在我國中時期，HIT-POP（嘻哈）文化在年輕人間崛起，當時班上幾位好友加入了金城知名的舞蹈教室，有一回，我偷偷地跟著他們一塊兒到舞蹈教室試上街舞課，雖然只有短短一個多鐘頭，卻讓我非常驚豔，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舞蹈的生命力，隨著節奏分明的 HIT-POP 音樂，我忘情地擺動身軀，將全身力氣灌注在四肢與核心，任由音符帶動，勾勒出嘻哈那歡樂、剛毅、自由的情節，舞蹈教室裡沒有人會問我考試成績，任何背景的

人，所表現出的情緒與舞步，都能被 Respect（尊重）。

當天回家，我央求父母讓我前去學街舞，父親不以為然，他說男生以後就是要當醫師、律師，至少也要做個老師或工程師才有前途，別浪費時間去跳舞。直到母親費了好大的勁兒苦勸父親，父親才勉強同意，讓我每周能去上一堂街舞課。

由於一周只上一堂課，所以舞蹈老師要求我，每天回家都得自己拉筋伸展，當時我就是將腳抬起，藉由家中樓梯的高低差做伸展練習；有一回考試前，父親瞧見我在樓梯旁，一面拿著課本、一面將腿高高抬起做伸展動作，父親大發雷霆，說一個男生做出這種「不雅動作」，以後會有啥出息！父親訓斥了我一番，他說：「跳街舞那些人都是染髮刺青，又不會念書的流氓跟同性戀，我教了那麼久的書，看多了！」

其實父親說的並非完全錯誤，許多學習街舞的同學，在學業上無法達成社會或雙親的期許，然而在舞蹈的領域中，卻能自由地翱翔，盡情展現自我。但如今想起來卻格外諷刺，多年後的今天，我竟要帶著父親，在同一個地方，擺出他心目中那些不會念書的人才會做的「不雅動作」。

我抓住父親的手，要他起身握緊樓梯欄杆，待站穩後，再將一隻腳放在第二級的階梯

上，髖部往後推、身體順勢下壓，就可有效伸展腿部後側，這也是舞者每天必做的基本功，只要腿筋鬆開了，走起樓梯就能更順暢。我凝望著父親年邁的身影，白髮如雪，他那緩慢且僵硬的動作，似乎還揹著這社會對他期許的重負。其實我也會站在父親的立場想，父親打從年輕時就在鎮上的國小任教，在金城這個小地方，大家彼此熟識，更別提父親教了大半輩子的書，就算出門倒垃圾也會撞見以前的學生，我能體會這座島吸附在他身上的責任與壓力，因為連我自己也是揹著「老師的兒子」這沉重的頭銜成長。在國中畢業那年，我原想和舞團好友一起到台北考藝校，無奈「老師的兒子」這緊箍咒在我頭上一縮，只能放棄。

母親說：「還是留在金門升學吧！倘若街訪知道老師的獨子，要去藝校學跳舞，叫你爸面子往哪擺？」

看著父親努力拉扯著僵硬的腿筋，突然，我想起在網路上曾經看過，透天厝的樓梯扶手可以加裝軌道，設置座椅式的電動升降梯，我問起父親，是不是要在家裡裝一座？

父親急忙揮手，告訴我別浪費錢了，他只是眼花，沒看清楚最後一層階梯的位置才失足，家裡根本不需要安裝升降座椅，一旁的母親也不斷眨眼向我示意，要我停止這話題；那一刻，我才深覺自己問了個蠢問題，畢竟從家門口外，透過鋁門上的玻璃，就能望見屋

內的樓梯，要是讓鎮上的人瞧見父親搭著座椅升降梯上上下下，套句母親常說的話：「叫你爸面子往哪擺？」

我想，就像我年少時，父親不想讓門外的人看到，家裡有一個愛扭腰擺臀的兒子，一樣的道理吧。

自從遭父親喝斥後，我就未曾在他面前練舞，直到上了大學，有一回兒我告訴父親，學校要前去台北與他校交流，實際上，當時是我們舞團報名了電視台的舞蹈比賽，我很開心能上電視跳舞，畢竟對當時金門的學生而言，能夠上節目表演，可是能成為島上的頭條大事。

在電視台的攝影棚裡，我就像隻跳出井裡的青蛙，眼界就此被開啟，人生第一次參加節目錄影，內心欣喜不已，原先只在螢幕上出現的華麗舞臺，如今卻在我眼前真實地閃耀。攝影棚內屋頂的多盞燈光齊亮，照耀向四面八方，猶如點點星辰，閃爍綻放，而棚內的音響設備更如千軍萬馬奔騰般，磅礴的音浪就像鼓聲雷動，蹦！蹦！一次次撞擊著我的心房。

節目開錄後，我們舞團首發登場，只是音樂才一下，我的耳朵就查覺數個喇叭發出的

聲音，會因延遲效應而相互干擾，我有些不知所措，因為在金門，舞團長年都在開放的空間練習舞蹈，就算在舞蹈教室跳舞，也僅用簡陋的藍芽喇叭撥放音樂，極少出現回音干擾的狀況，這也導致前幾個小節，大夥兒的動作有些紊亂：就在我一個 Breaking（地板動作）時，刺眼的聚光燈往我臉上一照，一時間讓我無法睜開眼，頓時丟了方向感，無法在第一時間完成走位，掉了不少拍，我很緊張，腦袋一片空白，當下對於勝負早已釋懷。

僅僅錄了一集，本團就以當集最低分慘遭淘汰，雖然輸了比賽，但評審老師們都對我們舞蹈的編排功力讚譽有加。評審老師說：「你們只是輸給舞台經驗而已，一定要堅持自己的夢想，繼續跳下去！」

我很期盼藉由上電視比賽，得到父親的認可，於是節目撥出當天，我鼓起勇氣將電視轉到舞蹈比賽的頻道，父親看到節目後卻面色鐵青，質問我何時跑去台北參加節目錄影？父親看著電視說：「幾個男生衣服花花綠綠的，像暴走族一樣，跳得不三不四，還敢跑去電視台丟人現眼！」

最後，父親把評審老師對我們舞團的期許解讀成場面話，並拋下一句：「你們會淪為全金門的笑柄！」

本來對這世界充滿好奇的我，驟然覺得這個世界是黑暗的，父親的批評耿耿於我心多年，也因為上節目比賽，讓我與父親間就此產生了隔閡，像是一道解不開的咒，我的身體就此被封印，極少跳舞，若無要事，我也不再主動開口與父親說話了，自此順著父親的意，退伍即投身到新竹科技廠任職，名片上雖印了個工程師的頭銜，實際的工作內容，不過是在產線賣肝的作業員罷了。我厭倦園區枯燥的工作，每天都得用笑臉裝扮孤單的生活，只為了活成父親所期望的樣子。

回金門第七天，就在和父母親用晚餐時，公司捎來短訊，說是下周有加班機會，徵求有意回廠上班的工程師，我開口向父母表示，自己準備回新竹加班。一旁的父親直誇公司負責，在疫情肆虐下，還不忘給休無薪假的工程師加班機會，父親一邊舉起筷子，一邊碎念著：「還好當初我阻止你去藝校跳舞，你看看，去當工程師是不是比較有保障。」

母親一旁不忘幫腔：「你爸真的都是為你好！」

看著父母一搭一唱，我只是默默低頭滑著手機，訂了隔天的機票與火車票。我的確感受到從小父親對我栽培的苦心，但不知為何，一點都不愛加班的我，看到加班訊息，心裡卻歡喜著，或許比起面對父親，我寧可面對冰冷的電路版吧！

隔天下午乘坐飛機抵達松山機場後，我轉搭捷運在台北車站下車，抬頭看著車站月台上方的時鐘，距離預定返回新竹的列車仍有四十多分鐘的空檔，我就在中山地下街一路往前逛，直到抵達爵士廣場，我看見一面連綿數十公尺的全身鏡前，有幾個學生戴著口罩，正對著鏡子，快速翻轉手臂，練習 Locking（鎖舞）的舞步，我站在一旁，轉向側面欣賞同學們的舞蹈，心裡很羨慕他們可以自由熱舞，當我再次將頭轉正，視線看著眼前的鏡子時，赫然發現鏡中自己的影像，竟搖身成了一個身穿綠色寬鬆球衣、踩著灰色板鞋的少年，我在鏡前出神了許久，才意識到鏡裡那張既陌生又熟悉的臉孔，竟是二十年前的自己，看著年少時的我，意氣風發、渾身是勁，眼眸還發出自信的光芒，鏡中的少年也直盯我瞧；但後來，我卻選擇低下頭來，害怕直視他。

鏡子裡的少年勾勾手指，示意我靠近，他對我點點頭，要與我一起 Barle（較量）街舞一番，我將行李擱置一旁，忍不住雙腳在地板上左右滑動，對他做了一個 Skate（滑行舞）動作，鏡子裡的少年也與我同步，在地板上滑動著，隨著一旁練舞學生 HIT-POP 的音樂，我倆都跟著節奏擺動身軀，塵封多年的舞魂，再次被釋放，透過音樂，我彷彿與鏡裡二十年前的自己有了道連結，我的身體再次充滿力量，每一個動作都隨著強烈的節奏加速、衝刺。多年後再次跳舞，我的內心很激動，像是回到了最初愛上跳街舞的時光，所有的壓力和煩惱都隨著舞步而散去。

音樂停了下來，我看了腕上的錶，驚覺返回新竹的火車即將啟程，此時的我像是要回到現實世界的灰姑娘，趕著去尋找我的南瓜馬車，我拎起那只厚重的行李準備前去車站；再次迴顧身後，我對鏡子揮了揮手，鏡子裡二十年的自己也微笑與我揮手道別，彷彿在告訴我，別再回來了，我心裡有點悵然與不捨，畢竟那是我人生最熱愛的事物，臨行前，我對著鏡中的自己彎下腰，深深一鞠躬，就像謝幕般，謝謝自己年少時的輕狂，也謝謝曾經給予過我熱情掌聲的觀眾們。

評審意見

金門已經從戰地蛻變為擁有戰地歷史的觀光鄉鎮，生活在這兒的居民也和台北、台南、台東等鄉鎮沒有兩樣，作者能著眼於此地的年輕世代，書寫他們的情感、生活細節，值得讚賞，文字和敘述腔調也活潑可取。



第二十屆渥島文學獎——散文組・佳作獎

阿美

作者／林秀惠

一甲子的歲數，能有的不能有的生命經歷，都已是雲淡風輕。在回憶的日子裡，笑啊！哭啊！或者抿一下嘴角、聳個肩頭就只剩下勇敢！勇敢是生命的品質，讓一切動的活力編織起另一張人生證書。
請記得我現在證書上的抬頭舊事書坊獨立書店秀惠姊。

阿美

你又在這話上疑惑起來，好些日子，總有人告訴你「找到阿美了！」

哪一次不就轟轟的鬧那麼一下，要嘛年紀太輕要嘛年紀大了些，可下莊這小地方哪來那麼多叫「阿美」的女生啊！看著通報你的人踩著腳進門，知道你一定是覺得鬧著好玩，趕忙從大廳跑到後頭書房找你。

「是阿美的女兒，真的是阿美的女兒。」

碎石子路走著，老是颯颯颯的在腳下作響，距離前棟樓房不過是四十個正常步伐，你回頭問了兩次「真的嗎？這是真的嗎？」

反正，你怎麼也不肯相信，自己還能有美好的運勢，畢竟，上一回的好運氣四年前都用了。

當時，我打算在金門定居帶著你來探路，憑藉你在這兒前後待過二個兩年的印象，也就讓你載著到處繞繞。那一次，你順利地找到那位當年半夜送還配槍給你的女孩，這故事聽來滑稽卻是令人感動，總歸是女孩保住了你當時的職位。事件我從年輕聽到現在，老早把她當作恩人看待。你直嚷著自己的幸運，那日，女孩剛好回娘家，又剛好能讓我們遇著，當面謝過她早忘了的恩情，也了了你三十八年的惦念。

阿美是你的牽掛，像家人般的牽掛。四十多年前的記憶不斷地從你腦海裡挖掘出來叨念，好對照眼前這女孩的真實性。一頭烏黑，並且不是普通人可以駕馭的爆炸長捲髮，讓人聯想起歐陽菲菲唱著《嚮往》時，大動作甩頭狂野豪放的模樣。在我認識或見過的許多女性裡，幾乎沒有人可以完美的整出那樣美麗的捲度又帶著稍稍毛躁的長髮。高挑的身材，野性浪漫裡卻整潔不失端莊，不帶嬌柔的乾淨目光，帶著磁鐵般的吸引卻不至於勾魂，給人一種潤物無聲的魅力，擺頭間，露出使人愉悅的長髮與漂亮的臉蛋。

你與阿美的女兒相遇這事兒，說來奇妙，要不是女孩回母親的家鄉探望生病的祖母，要不是在母親的娘家感受寄人籬下的尷尬，這才使得島東的她訂下島西的民宿。時間的法則鐵面無情，你記憶裡的人物影像大致是模糊，只能認真的在女孩身上找尋潛意識裡的深層影像。女孩的眉宇確定保有著母親當年的深邃大眼，笑起來的模樣一定也會是阿美的翻版。

「其實，我真沒想過尋找阿美，只是那些年、那些日子，弟兄們在這島上唯一的希望，是活著看見明天的太陽，而阿美正是大家明天太陽下閃爍的珍珠。」

你再次走進下莊街道，敘述那年滿街草綠服的熱鬧情境。一個剛畢業下部隊的官校正期生，坐在滿是嘔吐穢物的船艙來到金門，或許對一個天生軍人種魂的男人來說，所有的過程都不過是訓練的一環。那麼，其他人呢？個大的、矮小的、膽大的或者怯懦的，擠在船艙裡，氣味勢必蓋去了英雄氣魄，傳動輪軸巨大聲響一定掩去了啜泣聲音。那是一段不是生就是死的航行，也唯有在那裡需要擔心槍砲子彈劃破身體、短刀匕首抹上頸子，每一

個傳言都陳述著那裡的地獄景象。

集義商行是阿美家擁有，佇立在金湖鎮下莊光武路與中興路三角窗，兩側磚紅色兩吋五吋長方形二丁掛色調，中間六公分見方白色二丁掛立面主牆，黑色油漆在白色磁磚上書寫出「集義商行」四個大字。特別的「商」字寶蓋下的點、撇，以短斜撇、反捺方式形成一個上六下四的商字，「義」字起筆的點、撇也做相同書寫。

女孩談論著外祖父家中當年的情事，左邊中興路與右邊光武路的兩旁連棟樓房，原先都是外祖父所有，在一九七六年設立的集義商行能擁有這等財力，鐵定與它的經營途徑有關。那年代，砲彈還沒完全停止，單打雙不打的日子，對於處在島嶼東南邊的這間商行，除了地理位置躲得過射擊距離外。軍方駐防的碉堡坑道與要塞，說明了商行維生的命脈，商行包辦了所有食衣住行各項日用品，就連娛樂事宜也周詳的擺設出二樓的撞球間。

四十來歲的老闆娘雖然沒識幾個大字，卻有一副對數字極為精確的頭腦，安樂公一般的老闆應該就是標準的公關先生，專門來應對長官的需求，營業期間還拖著幾個毛頭孩子，跟一般金門在地的商人沒兩個樣，養家活口就仰賴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這不曾間斷的入伍退伍。

阿美是商行其中的一個孩子，長相出奇的甜美清純，笑起來的模樣可迷人極了，天生的美人胚子，十七、八歲便是下莊的靈魂人物。對於那些二十出頭的阿兵哥來說，一定有愛慕欣賞的甚至迷戀的情緒。每天排隊購買日用品的阿兵哥們，甘願在一個小時的公差或者半天的休假時間，排上長長的隊伍，這絕不單是男性對女性的仰慕，反倒是，在極度透

支體力與精神緊繃的狀態下，能有一張親切可愛的笑容來撫慰著禁錮的心靈，並且存有對異性憧憬的美妙。當然，商店裡數錢吆喝的通常是老闆娘的工作，這與軍人們的母親歲數相當，也就能理解他們有秩序的排隊，所帶給他們心靈上撫慰的另一面。

貪戀美色向來是阿兵哥給人的負面印象，但是對於抽中金馬獎的外島兵來說，想辦法活下去比起情愫萌生來得重要，這裡的男人是不能輕易流淚、更不能將怕死這件事形諸於外。與坑道碉堡相比，或是行軍走到雙腳膿包血泡、胯下燒襠相比，「阿美」像是神奇的藥草，可以治療濕寒酷暑可以排解憂悵心境。不管是集益商行的阿美、或是安民村撞球間裡，與阿兵哥打撞球輸贏在七分上下的「阿美」、或者，江西浴室那對美麗姊妹花與金門各處部隊附近所被回憶著的「阿美」，在老兵的軍旅記憶中除了述說當年的苦難與英勇事蹟外，「阿美」永遠是他們最柔軟真實的記憶。

而你口中的阿美只是其中一個名字，許多被錯過或是記不得的姓名，就像你的阿美一樣。四十年或更久以前的阿美，一定有一雙靈動的雙眼、燦爛的笑容，至於是否有光滑的肌膚或是勻稱的體態似乎並不那麼重要，光是那臉上的笑，或者淺薄或者雙眼笑出一條縫線，她可以是少女、老嫗或者小孩，全都會因為那張笑臉而成為被惦念的「阿美」。在那雄性激素的充斥以及滿是汗臭味的年代，容易因為，費洛蒙與大腦顫葉深處的杏仁核所帶出的恐懼讓移情氾濫，但是，他們絕大多數都還是個孩子，是離開家鄉遠赴邊陲，得扛起槍桿大砲的孩子。

越來越多聲音說著，這裡是他們另一個故鄉、另一個家。似乎很難解釋老兵們口中的

這個故鄉，是如何安著他們的心？以便成為「此心安處是吾鄉」。生命總會在最是艱困的地方扎根萌芽，當下的一切痛苦經歷，在日後，卻像似咀嚼生長在貧瘠堅硬的紅礫土裡，小小的硬邦邦的金門土豆般，咬起來有勁又充滿花生香氣。

一批批離開又回來的大兵們，拼湊著片段零碎又好似完整的故事。關於戰爭、關於砲彈，他們十之五六都有親身經歷的記錄。而戲劇般的戰地事蹟，或者是從在地人口中得來的材料，或者是病榻傷兵嘴裡落下的斷片，或者竟全出想像，或者是抄襲電影裡戰爭的景象！要有像你與整排弟兄們親身走進雷區的經歷，以及敵機入侵當下，果斷地大喊「開槍，打啊！」的命令，那情境的呈現唯一條件是需要活著走出來，才得以描述當時的驚嚇以及生與死的一剎那。當年為誰而戰的理由，彷彿必須在那些苦難中拼湊出理所當然的事件，才能解釋駐守在此的正當性。長達四十多年的戒嚴時期，對他們來說似乎成了一場笑話，他們確實是守住了國家一甲子的安全，而背後那一刀，卻砍在荒煙漫草的碉堡、破敗頹圯的坑道中，硬生生將他們的記憶斷了根。

八萬大軍，同一時間駐守著一百五十一平方公里大小的金門滬島，在焦慮苦悶與極度不安全的年代，這幾萬個男性，需要如何面對身體的緊繃與心靈底層的恐懼？又或者該如何宣洩衝上腦門的精蟲？在這裡他們只是被稱為「軍人」的一種工具，誓言保衛國家守護家園。尚未佩妥劍，轉眼便江湖，在每一梯次的金馬大籤裡，背負著砲彈的威嚇和母親的淚水。恐懼是焦慮的起點，慾望是理性的終點，部隊裡洩慾的方式除了藥物控制外，特約茶室的設置稍稍緩解了島上女性被冒犯的風險。當然，這只是君子招數，更多的威嚇，迫

使這些大兵們有所畏懼而不敢造次，例如觀看槍斃行刑現場、例如娶了金門女生十年都必須待在金門之類的嚇唬。

那麼，「阿美」無疑成了他們心中仰慕欽羨的明星，不敢有踰越的念頭，她們的存有緊抓著能安慰人心，緩和緊張情勢的作用。越來越多的阿美，從老兵們的口中有意思無意地湧出，網路社團裡一篇篇協尋的文章或者老照片，寄望找到當年某個營區連隊番號裡的弟兄，偶而，幾張女性的照片是他們夾帶靦腆找尋的阿美。那「平生只有雙行淚，半為蒼生半美人。」的寫照，是老兵們當年戍守金門僅存的價值，「阿美們」成了他們心目中誓死保護的家人與信仰。

一位當年參與八二三炮戰現今九十歲的老先生，曾駐守馬山觀測站負責心戰喊話，當再度踏上金門土地時的那份落寞，錯覺上以為老先生拒絕進步的金門或是燈光明亮的坑道。老兵的眷戀並不是抗拒和平繁華，而是希望在過往艱困時期的記憶中，那怕是一小段路程的幽暗，或者一處寫著當年開鑿時的敲擊痕跡，都得以讓老兵的故事有個接縫處。對他們來說，記憶還停留在與生死搏鬥的時間軸承裡，所有轉動的是歷史課本上虧欠他們的紀錄。

老人家複雜的心境裏，有著一位甜美平穩語調的聲音，對著桌上麥克風說著「親愛的大陸同胞們」，那音頻一直是老先生心中的惦念，像極了金門的花崗岩盤穩住他大半個人生。當時同在播音站裡的一位播音員「阿美」，是老先生依賴了六十多年的聲音。他一定不記得她的容貌與姓名，在他言談中的女性應該是以自己母親的樣貌存在，溫柔的播音語

調裡有母親呼喚的頻率，這所以讓老人在退化的身體機能裡不住地倒帶。

「我們已經幫你找到那位播音員了，您老要去會會她嗎？」老兵協會的理事長認真地當那麼一回事說著。

「哎呀！都七老八十了，還會甚麼面啊！知道都安好著，心裡就踏實多了。」

老先生託付的任務是一個心願，一個「妳好嗎？」的心願，就像你惦記著阿美一般，只希望在那段苦難艱澀的日子裡，大家都還能平安健康。

阿美的先生，是當年的少數有憨膽的阿兵哥，幾年的魚雁往返，終於抱得美人歸來。阿美的女兒翻開手機裡的照片，講述著父母親的戀愛過程，一個畫家與阿美是相匹配。你看著手機裡阿美的照片，但感覺上有那麼一點吃味，趕忙又補上一句「其實我真的不記得阿美的長相，只記得她的笑容好美！」阿美的女兒此時已化身為阿美，迴盪出那年卻生生的怦然！儘管，你極力撇清與阿美的關係，然而對於那份已然超乎愛情的悸動，一定是跟這塊土地有關。就如同，我與這土地的關係向來處於莫名的對話之中。那與阿美無關，完全在於這裡，容易讓人陷入時間與空間不斷交錯的問答，例如，觸摸古厝的牆體、蹲看鏽蝕的軌條砦、鑽進地底坑道幽閉的錯綜，一些古老的影像會展演在面前，而回應的大多是風聲、是內心的糾結。

我與阿美在時間上有許多的重疊，但在空間上，我們應該是彼此仰慕對方生命的際遇，至少以我這種不應該存在於時髦現代生活的人來說，對於苦難的病態依戀，竟使我迫切地想成為阿美。這不是因為安逸平淡所引發的無病呻吟，反倒是，聽多了上一輩人受殖

民迫害與戰亂流離，感應著人世間那等撕心所引發的決裂痛楚，以至於，痛恨起自己的幸福。並且，亟欲拋開身為呆板公務人員子女的身分，進入關於戰爭、關於貧窮、關於服從，游於那一切陌生的世界裡去感受認知，好讓痛楚有一處出口。

這些年，我試圖探究這裡的一切，也讓我明白，生活在這裡是不允許有任何疑問，如同駐軍時期，答案寫在國軍教戰總則裡，那是休假作戰保命的聖經。軍人能獲得的訊息並不多，對於居民的習性風情甚至他們的歷史大多是空白。沒有時間和空間讓這些年輕人讀懂落番、出洋的艱辛，古厝與洋樓都存在於空虛留白，就如同當年的阿美並不認識環繞金門四周的海一般。遺留在山牆的標語是精神的箴，強佔民宅不會是罪過，反倒成了救世主降臨的象徵。對於生活的委屈或者生命中一路坎坷，在謹守著「主義、領袖、國家、責任、榮譽」的信念下，軍人如此、百姓如此。

溫習一下他們的生命歷程，你一生軍旅，國家責任榮耀扛了一輩子，往後的日子依然如此。儘管，這國家給他的對待，遠不如他用一生的守護，他們的青春沒有浪漫熱情，只有直挺挺的身軀「立正敬禮」，也難怪現在的孩子，會嘲諷這群老頭子是被洗腦被奴化，卻始終看不見他們如何拿命換得國家的保全。那阿美呢？自幼年至少女至老嫗，身處戰亂的金門，看過貧瘠、看過砲彈橫飛、看過殘破屍骸，甚至得背著槍桿子守護家園。她們的人生走到現在，一定還沒放下恐懼、還沒扔去心底深處的陰霾。如今，要她們享受用她們的家鄉拚來的平和安定，說來有點諷刺，這些繁榮是她們的青春換來，富裕快樂是她們戒護的雙眼守下來，走過戰地的她們與他們，心中只能乞求不要再有戰爭，不要讓孩子延續

他們的恐懼。

你與阿美，那一剛、一柔的時代像極了無限符號（ ∞ ），繞了大半輩子就為了在尋找交叉點上碰撞的火花。哪一天，有人提起關於妳那張堆滿笑容燦爛的美麗臉龐，那一定是我、一定是他、一定是那段時間裡重疊出現的我們和他們，有機會的話我要說聲：「謝謝妳，阿美！」

評審意見

一、在十萬大軍駐守前線島嶼的年代，金門每個鄰近軍營的村落，都會有幾家小店都會有幾個阿美。在戍守邊關孤寂的軍旅歲月，休假時總會跟鄰近小店的百姓有所互動，有清純的友情維持到數十年，有濃烈的愛情成為終身伴侶。男人最懷念的舊時歲月，就是當年當兵的酸甜苦辣，還想知道年少歲月，偷偷遞過情書或相約看過電影「阿美」，現在可好？

二、1. 些許細節疏忽了，馬山觀測所跟馬山播音站是不同屬性的單位。

2. 強佔民宅不是罪過，反倒成了救世主降臨的象徵。這觀點有爭議性。



溫粥

作者／林郁茗

第二十屆渥島文學獎——散文組・佳作獎

林郁茗，嘉義人，畢業於國立台東大學語教系，立志當位和藹可親的好老師，最後成了深居簡出的麵包師。未來的日子如同詩文，難以捉摸，卻又令人期待它的出現。作品曾入選基隆海洋文學獎，懷恩文學獎，馬祖文學獎，花蓮文學獎。

溫粥

細碎的落雨聲，規律地打在熱氣四周，像幅油畫，覆蓋子夜的金城。

推開記憶，起身翻閱日常，自己仔細品味著每一處時光，生怕這周遭的熟悉，有天會驟然消逝。粥熱好了嗎？我總會提醒自己，不時地打開鍋蓋，擔心一個不留神，又忘記最重要的事；這件小事，也曾打亂我最寶貴的青春。

看著父母的遺照，又盯著熟睡的兒子，不自覺地眼皮開始重了起來。

「又下雨了？」看看時間，只是分神了一下子。一整天，聽著雨聲持續在耳邊敲打，開始回憶起了一些往事。那年畢業，剛開始學做生意，最期待的，就是遊客的出現；人潮彷彿潤澤的甘霖，維持自己店面的一線生機。但時間一久，客源逐漸淡去，剩下的是空曠的街道及座位，從天亮迎接到天黑。

日照當頭，閒置的時間也就顯得漫長，沒有上門光顧的人潮，我只能望著周圍發呆；像似外頭的風獅爺，愣愣地盯著遠處。「推妳爸出去曬個太陽！」坐在輪椅上的父親，被我無奈地推了出來，跟他一起望向遠方；一個透著疲憊，一個透著絕望。我至今仍舊無法釋懷，因為一場意外，自己必須困守在此，終日與父親為伴。「這碗粥先吃了，等等再餵妳爸吃飯……」這次，母親話還沒說完，我就逕自奔了出去；不顧後頭的喊叫聲，那時只

想逃離這裡。

兩腳踩著單車，車輪不斷壓榨出自己的汗水，直到停下喘氣，人已經在珠山聚落前。對我來說，這裡從小就像似遺址，隨處可見的三合院，瓦片和磚頭堆疊而成的樂園；造就我之後每當鬱悶，就會被內心牽引至此。牽著車緩緩步入，穿越石階和橋面，來到了中間的大潭；潭面搖晃的倒影，彷彿看見，自己童年撥動水面的稚氣模樣。

髮絲被微風揚起，雖然不知何年何月，但相信某天，自己能找到最終歸宿。

回到家，攤位已經打烊，桌上一碗未吃的廣東粥，還擱置在那裡。知道已涼透，但實在耐不住飢餓，還是將粥舀起入口；一剎那，我發楞地看著這碗粥。「還知道回來吃飯？」看著母親的背影遠去，我繼續低頭吃著粥；臉被溢出的熱氣微微蒸著，那股溫暖，從皮膚一直竄進了底心。

「以後不管多晚，桌上的粥都要給我吃掉。」看著留在桌上的字條，彷彿能感受到，那碗廣東粥的溫度，化解了母女的隔閡。

或許，從我父親出車禍那天起，一家擔子都落到母親身上，經濟和照護的壓力，讓自已再也看不見母親臉上的笑容；而逃家的衝動，來自於不願面對現實的那種心境。

記得那晚病房內，醫生宣布父親下半身癱瘓後，我第一次看見父親的眼淚；那是種崩潰和絕望，從積壓的情緒裡，慢慢流淌而出。那陣子住院期間，我依著地圖給我的線索，尋遍了金門各處的風獅爺；在每尊石像面前，祈禱著父親有天能康復站起，只是等待的時間慢慢過去，最終還是無法扭轉這個噩耗。

最後父親放棄了治療，回程時光線映照出母親消瘦的面容。陪伴兩位長輩回到家後，兩人立刻倒頭大睡；我欣慰地聽著打呼聲，兩人好久沒睡這麼沉。自己一個人閒晃到太湖前，站在橋面看著流動的湖水，眼淚也跟著掉進了湖面；原本聽從家人開店做生意的想法，現在父親雖倒下，日子還是得往前推進。

入冬的海水特別寒冷，風也如此，像似把沒有屏障的金門，包覆在一片寒氣之中。那時把父親接回家後，自己會夜裡出外遊蕩，看著海浪在防坡堤間來回拍打；一些寺廟的微弱光線，此刻像似鬼火般飄浮在四周。或許，照顧癱瘓的父親，也必須忍受他無來由的脾氣，盥洗和餵食之間，總是被辱罵甚至出拳對待。而傍晚結束店裡的事後，自己的母親也是扳著一張臉孔，一邊要我煮飯打掃，一邊又對我大呼小叫；回想起來，學生時期宛如傭人，感受不到家庭的溫暖。

風獅爺仍舊凝視著子夜，浪花的拍打聲跟著自己的淚水起伏，翻騰著內心洶湧的情緒；當下，有幾次不好的念頭閃過，但還是沒勇氣就這麼結束掉生命。

深夜回來，桌上總是會有一碗粥，那是讓我忘掉這些不愉快，往前走下去的最大動力。母親曾告訴我，金門的廣東粥裡，其實看不到米粒，在大火持續熬煮之下，米粒會被煮溶成為濃稠的湯水；那過程，比做一般的稀飯更累更費時。「……但想起那碗粥，內心會特別溫暖。」我和兒子說，夜裡吃到那碗廣東粥時，腦海總會浮現母親揮汗守在爐灶前的模樣；而且好幾次我深夜回來，母親還會一聲不響地起床，將涼透的粥端回廚房溫熱。

「下次別再這麼晚……弄熱了，吃完趕快去睡了！」還留有溫度的粥裡，豬肝和青蔥

的味道，在我腦海中迂迴了一夜。

之後，每當我有空閒時，總會推著父親到處晃，從中學生到出社會，行住坐臥之間似乎離不開父親；這或許也影響了我，日後與另一半相處的方式。出了社會，開始會害怕別人的靠近，深怕此人將來變成累贅，所以熟稔的朋友少，追求者更是被拒千里之外；習慣一個人獨處後，會覺得其他人的接近是一種負擔。

我記得，第一次考到駕照，載著父親四處兜風時，患有阿茲海默症的父親，已經叫不出自己的名字。路上，經過邱良功母節牌坊，經過陳詩吟洋樓，我不斷述說兒時與父親來過的種種，但自己的父親卻是一點反應也沒有；聊著聊著，原本壓抑的淚水，也緩緩地滴落。

餵他吃粥時，彷彿看見小時候被餵的自己，讓我更加不捨……

我告訴自己，父親為家已經奉獻這麼多，就算之後要將青春奉獻給父親，我也在所不惜。桌上的廣東粥依舊冒著煙，本來用來溫熱自己的胃，到後來溫飽了父親，像似傳承著這種熱度，讓整個破碎的家庭，重新感受到溫暖。

最可惜的……是他還沒參加到我的婚禮，人就先走了。

那天下午，父親突然昏倒，當時才剛帶交往不久的男友回家，趕緊扶起父親衝向醫院；與男友第一次在父親的面前出現，卻也是最後一次。到院時，發現心肌梗塞後趕緊實施搶救，但急救後仍回天乏術，當天離開了人世。

「我那時覺得，我應該解脫了……」喪事告一段落後，少了照顧親人的擔子，自己像

失了魂一樣，天天坐在攤位前望著遠方。「客人來了啦！妳也開始像妳爸失智了哦？」自己的母親一邊罵，一邊忙著招呼客人，而我的視線，依舊跟著遠處的白雲，靜靜地飄向更遠的彼端。隔天，我揹起背包，跟母親說要出門辦些事情，放我三天假；還沒弄懂，我已經騎上機車，奔向了盡頭。

路上回想起許多點滴，自己的父親是退役軍人，也經歷過八二三那段生死交關的戰火，對於晚年癱瘓的命運，他一定比誰都難受。父親走後的好幾個禮拜，我帶著自己與父親的合照，開始找尋兩人生前的點滴。追隨雲朵的方向，我在金寧鄉停下了腳步，這多處斷壁殘垣的洋樓，也見證了當初古寧頭的戰火，足見當時眾人捍衛國土的決心。或許，想著自己的父親常在戰史館前，滔滔不絕地講述這段歷史；自己聽著聽著，也跟著歷史進入了夢鄉。接著，又在天黑前進到了翟山坑道，這裏頭對小時候的印象來說，彷彿是一座地下鬼城；岩壁四處都是水域，幽暗的燈光，在坑道內隱隱約約。我印象中，自己那天抓著父親的手，縮在他懷中這樣走完全程。

走到了出口，腦海持續閃過的片段，逐漸酸澀，最後泛紅了眼眶。

當時，我不想回去，卻也無處可去。夜宿親戚家時，母親著急打來的口吻，讓我有點欣慰，又有點愧疚；那陣子總是覺得，自己得不到家人的關心和重視。隔天，我坐在珠山聚落前，散步在歐厝洋樓外，這些點滴，也曾是陪伴自己父親癱瘓後的地方；我帶著與父親的合照，無語地在金門各處過了一天又一天。

有點不知未來將何去何從，走著走著，熟悉的聲音把我叫住。「阿如仔！怎麼一臉失

神的樣子，要不要進來吃碗粥？」我停下了腳步，回頭看見父親生前的朋友，常常吃飯招待他們小菜的老闆娘。我坐上位置，客人絡繹不絕地進來，老闆娘忙碌地招呼著；剎那間，我彷彿看見自己母親，在攤位前揮汗的背影。過了許久，廣東粥附上幾根油條端過來，儘管我沒點油條，她堅持是招待，不願再多收我一毛錢。入味的豬肝和魚丸，漂浮在上頭的蛋花和蔥末，每一口米湯喝下，雖然沒有感受到米粒，卻有一股熟悉的暖流持續竄進胃裡。

那個當下，我掛念起家中母親的一切。才知道，回憶裡除了父親的陪伴，現實中，卻是母親一直在撐起這個家；儘管內心的黑暗還未除去，但自己的母親一直為了這個家，獨自一人在發光發熱。

不久，自己和男友結了婚，或許是過去奔波的勞碌，婚後自己強烈渴望著安定。但男友畢竟不是在地人，來金門出差後彼此結緣，有了結果後現在又急著想離開；這使我嚴重不安，兩人三不五時就吵架。隨著時間過去，紛爭越演越烈，經常分隔兩地持續著冷戰，把彼此曾說過的承諾，爭吵後卻忘得一乾二淨。

那陣子，忙碌是最好的轉念方式，把來去的顧客當作每日的使命，從開工到打烊，客人的笑容是我僅存的動力。傍晚收攤後，我依舊會騎到珠山聚落，看看不變的紅磚與潭水，確認這裡與童年時的模樣，沒有絲毫差別。探頭看向水面，浮現出我兒時的笑容，也映照出現在皺紋橫陳的倦容。

以前，總是笑得很天真，現在笑著笑著，眼淚就跟著掉下來了……

我感嘆地對兒子說，婚後才一年，自己好像變成單身一樣，忙到都忘記另一半何時返家。婚前，男友來金門出差，婚後，丈夫又跑回台北出差，似乎我們的相處，成了現今的遠距戀愛。我記得，他回來的時間非常匆促，經常停留不到一天，又搭乘飛機回去；好幾次夜裡回來沒見著，醒來已經收到回台北的訊息。

「見面就吵，不見最好……我確定他平安降落後，就繼續做生意了。」我常說這句給兒子聽，但內心的失落，自己最能明白。

那段時間，兩人不一定見的到面，但丈夫在通知回來的那天，我會放著一碗自己煮的廣東粥在電鍋；如果他有回來，隔天碗內會是空的，沒回來的話，我再自己吃掉。好幾次，隔天起來的電鍋內，是吃過的空碗，那證明丈夫已經吃過，並在房內呼呼大睡。如果隔天電鍋內的粥原封不動，我會在開工前，快速吃完涼掉的粥，並且確認他沒有回來的原因。或許粥的溫度，也透出內心的溫度，隱約之間，傳遞著夫妻間的緊密情感。

季節在歲月間遞嬗，自己的年華也跟著逐漸消逝，煮粥變成一種內心的寄託；從溫粥到粥涼，便是一種等待的煎熬。丈夫從婚後開始，就很少見他回來，我和母親的生計，也靠著廣東粥的攤子，讓兒子出生後順利長大。「他的心畢竟不在這裡……」我關上爐火，青蔥和豬肝的香氣溢了出來，彷彿一切沒有任何改變過；只可惜，粥的溫熱依舊，丈夫的身影卻越來越遠。

母親在一個滂沱的夜晚被送到醫院，檢查過後發現是惡性腫瘤，緊急撥了電話給丈夫，另一頭接起的卻是陌生女子，並立即掛斷電話。那晚，風獅爺如常屹立在外，但大雨

過後，已經不見過往的熟悉臉孔。之後，我默默照顧在醫院的母親，直到她嚥下最後一口氣，我和丈夫沒再見過任何一面。

有了新歡的消息，很快就傳回到我的耳中，之前對丈夫的諸多揣測，也慢慢得到了答案。「別想這麼多，隨緣吧。」在不久前才剛送走母親，面對這樣的消息反而顯得很淡然。我告訴自己，當下若無法堅強，孩子要怎麼面對往後的日子；這碗粥就算最後涼透，也要有辦法讓它再度回溫。

離婚後，丈夫固定會寄錢回來，我把錢用在栽培兒子上大學之後，自己便沒再領過他的匯款。「孩子是需要爸爸的，但我已經不用靠他了……」或許，曾有過破碎的童年，明白自己如果意氣用事，害到的只會是孩子。不過，也是這些過往的衝擊，讓我更理智地去面對種種的失去。

「粥煮好了！快趁熱吃了吧……」我把粥端上，回憶隨熱氣持續竄出。

儘管，逢年過節時，坐在桌上吃飯的兒子，已經看不見他的父親。而自己工作穩定後，也選擇在外租房，鮮少回來這裡。但只要回來祭拜父母時，那碗粥最初的氣味，還是飄向每一人；彷彿在這離開的人，都是曾經最牽掛的。

雨聲停歇時，兒子再度睡去，而粥的溫度，將永遠存放在腦海底。

評審意見

以食物連結情感，在散文寫作屢見，但廣東粥是金門十分特殊的佳餚，代表的意義更加不同。本文寫夫妻、父子、母子各種情感連結其中的是一碗溫暖的廣東粥，雖然敘述者的婚姻最終碎碎，她也為孩子在夜裡送上一碗溫粥，而「風獅爺仍舊凝視著子夜」，因為，這就是人生。



對一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來說，戒嚴時期，第一次來到金門戰地服役，有著太多的回憶，直到今天，深刻印記仍難磨滅。隨著年齡增長，這樣的畫面越顯清晰。金門服役曾是一段刻骨銘心，難忘的人生折磨，卻有著豐富的回憶，我希望藉由書寫，將我們這一代人看見和認識的金門戰地寫出來，只要可以，我會持續為金門而寫。

41年前，我抽中金門上上籤

作者／何國華

第二十屆浯島文學獎——散文組·佳作獎

41年前，我抽中金門上上籤

整理書桌，拉開抽，一封泛黃信件浮現。我的記憶回到海岸碉堡，憶及一位身著軍裝，眸子深沉，笑容豪邁的陳士官長。雖然時間早已抹上金門海砂的鏽，一切也都老了，但對這位歷經大江大海的士官長，仍有著深刻印象。

第一次來到離中國大陸近，距台灣本島遠的金門，是在民國七十一年。

戒嚴年代，金門是前線，是曾經槍林彈雨、砲彈狂炸、令人敬畏的戰地。傳聞中，這個男女皆兵的島上，民風彪悍，手持刺刀步槍，大口喝著高粱酒，地下戰鬥坑道密布，隨時都在備戰殺敵。

對於這個文化、地理環境，迥異於台灣的島嶼，心中曾經滿是驚恐疑懼。

那一年，高雄步兵學校預官結訓，前往佛光山參拜，神明似乎沒有感應到我的誠心，開了個大玩笑，竟然抽到金門。

還記得當時步校抽籤現場，響起戲謔似掌聲，恭喜抽到上上籤，我則是欲哭無淚，一臉鐵青，腦袋轟鳴，呆若木雞。

省親假結束的酷熱午後，來到壽山運兵站，等待船班。閒散數日，傍晚通知，肩扛黃

埔大背包，擠上登陸艦，初航金門。

波濤搖晃下，航向未知人生。

海峽浪濤聲，隱沒在這艘中字號船艦的轟隆聲，灰暗烏雲低垂，讓人心滿是晦暗。承載著滿腹辛酸欲嘔的船艙裡，悶得讓人喘不過氣來，顛簸中爬上甲板，望著黑沉大海，空氣充滿黏稠鹹味，一道閃電劃過夜空，閃著晶亮水珠，打在臉上，心中忐忑，萌生前途悲涼的不祥預兆。

隱隱聽著海水潑濺船舷的單調聲，濛濛夢境中，踏上傳說中的金門料羅灣。漆黑碼頭上眾聲喧嘩，隱晦不明。感覺上，大家像是說著夢話，身處戰地的虛幻場景，竟似醉言囁語般的不真實，一切似有若無。

連隊駐地分散，分派到海岸碉堡。鑽進陰暗潮濕的坑道裡，有著陳年腐敗霉味和幾許蒼涼，浸濕牆面浮出一幅模糊壁圖。

斑駁外牆和鏽蝕鐵絲網上，藤蔓匍匐，莖藤糾葛，藤葉邊緣受海風蹂躪而枯萎捲曲，扎根在坎坷土地上的藤蔓交織縱橫，蔓延成一道屏障，隱蔽碉堡，夜裡難見。

半身潛入岸邊的森嚴碉堡，突出地表，猶如大海上的一座孤島。入口處有著泥塑的堅苦卓絕標語。散布地雷的海岸線，斜插著深褐色的軌條砦。

在這個要求獨立作戰，直到最後一槍一彈的前線，少了新奇，多了恐懼。

八二三砲戰遺存下的碉堡寢室，隱藏著無形的壓迫感，陳腐床板上，殘留各梯次阿兵哥的血淚刻痕，中間繼承了太多的水鬼摸哨、割頸封喉傳說。

死亡陰影，像是長滿灰白棉絮的壁癌，糾纏著這個隨時可能塌陷的腐朽廢墟。初來乍到，常會令人興起不明所以的恐慌心驚。士官長見多識廣，成了碉堡裡的穩定支柱。

士官長是蘇北人，幼年從軍，祖父母在家鄉經營了一間雜貨店，兼營豆腐和釀酒生意，養育五男二女，士官的父親排行居二，繼承了祖父母家業，娶妻生下兄弟三人。

排行老大的他，進入縣城讀到高中二年級，時值日本侵華戰爭，遍地烽火，因心念國家興亡，選擇投筆從戎。軍方見他高頭大馬，破格編入學兵連。

入伍前，他向父母告知從軍一事，父母憂心兵凶戰危，一度遲疑，最後仍表同意。因為聽聞日本人可能就要入城，留下來也是禍福難料，從軍或許是條活路。於是邀同學一同前往，費盡千辛萬苦，來到廣州。舉目無親下，同學父親透過關係，介紹兩人進到陸軍政治部，未久部隊奉調馳援東北戰場。

士官長說話時，習慣性闔上雙眼，陷入沉思。回憶起綿延數十里長的戰場風沙與刀馬。昏黃日頭下，砲彈爆炸的煙塵裡，灼熱蒸騰，屍橫遍野，讓人不寒而慄。東北是他的首戰，記憶中交雜著哭喊聲、槍砲聲，交戰雙方如熊熊烈焰上身，瘋狂刀槍肉搏，凶殘野蠻。

士官長低沉嗓音，述說戰場上見聞的生離死別。「人無法擺脫死亡，戰場上，命是向老天爺借來的，很多事要看開一點，但是永遠也看不開，尤其是親人……。」

士官長說，剛入伍，站衛哨，只要聽到樹葉摩梭窸窣，或是草叢簌簌晃動，瞬間的光影閃動，都會讓人椎骨發涼，驚懼猝不及防下，敵人眨眼現蹤，可能就沒命見到明天升起

的太陽，也沒命回家鄉見到父母。

金門進入寒冬，半埋土中的碉堡，像座墳墓一樣冰冷，當冷冽海風竄進，感覺像是有著孤魂跟隨在後，讓人莫名毛骨悚然。

冒著水珠的牆壁縫隙和陰影幻象裡，不時有人聽見輕聲叨絮，或許是無法安息的幽靈，悄悄說著話。

深陷其中的碉堡弟兄，受困在藤蔓皺褶深處，無法脫逃結界，感覺生命隨時可能乾涸滅絕，憂鬱瀰漫在空氣裡。

夜裡，五燭光的微弱燈泡籠罩，襯托著不祥預感。寢室傳來嚙語聲，一名弟兄被鬼壓床，肩頭緊縮，動彈不得，全身肌肉不自然扭曲。微光下，投射出巨大的蛛網魑魅，覆蓋寢室裡的每一個人。恐懼蔓延，難道是冤魂索命，令人不寒而慄。

士官長拿出觀世音菩薩畫像，掛上床頭，口中唸唸有詞，弟兄不久後恢復平靜。士官長說自己沒有神力，只是讓弟兄安心罷了。

戰爭魅影覆蓋全島，隱藏在荒草雜木間的碉堡射口，暗不見物，一片死寂，過了好一會兒，才在光點稀薄的黯淡光線下逐漸看出形影，萬物似飄浮虛空，難以捉摸。

深夜，對面共軍傳來心戰廣播，風中悠悠聽到師長母親的親情呼喚，令人錯愕驚恐，番號駐地摸得一清二楚，難道匪諜就在身邊？

有時聽見「國軍弟兄們，金門同胞們……」廣播，話未落定，就因風向轉了個彎，只

能聽見沙沙沙聲音，完全聽不明白。

有時也會聽到對岸傳來的校園民歌或台語歌曲，勾起濃濃鄉愁。暗夜中，凝視對岸圍繞金門島的千百盞漁船燈火，時暗時亮的漂浮海上，閃爍微小光芒的當下，心中常會盤繞起對台灣的思念。轉念一想，士官長究竟是如何化解漫漫鄉愁的？

還記得第一次休假離開碉堡時，眯著眼睛，望著金門炙熱陽光，把中央公路的水泥路面刷成一片白，如同過度曝光的底片，空氣中微微顫抖的光影，像是一團火焰燃燒，讓人難以看清楚眼前事物。

記憶殘影中，猶記得同梯預官，聚攏圍坐在山外冰果室。一群人像滅絕求生的倖存者，輪流述說著下部隊後的種種軍旅滄桑。

看海的日子裡，每個人都有滿腔盈腹的話要說。有些故事說得離奇，或許這正是一群身處戰地的異鄉人，避免發瘋的取暖方式。眾人從白晝聊到黑夜降臨，才依依不捨的陸續歸營。

士官長也有這樣的經驗。身材結實壯碩的他，額頭很高，吹皺的臉因日曬而黝黑，眼角細紋像淺淺溪流，隨著歲月刻痕流轉，隱藏著很多的人生故事。他話說得緩慢，人生故事像溢出的水，緩緩漾了開來。

猶記得戰場廝殺瞬間，當死亡陰影閃過腦際時，士官長會更思念家鄉的父母兄弟：「離開家的那一天早上，陽光普照，家中一切如常，還記得雜貨店尚未開門，母親忙著做豆腐，父親正打開酒甕，溢出滿室的酒香味，記憶中餘韻，迄今猶存……。」離家投軍前，

他誠心向著家中供奉的觀世音菩薩上香祈求平安，兩個幼弟眼巴巴的死神拖住他，哇哇哭不讓走，到現在想來，仍是一陣鼻酸。

親臨戰場，才明白什麼叫做生離死別，第一次體驗到對生命的憐憫和疼惜。當時的記憶，凝結在一幕母親哀悼戰死沙場愛子的錐心泣血畫面。

那是正要入冬的季節，天陰風寒，樹冠已禿，點點搖曳的微弱光影，落在悲苦母親臉上，陣亡的孩子，全身沾著泥巴、沙子、灰塵，架在臉上的破裂眼鏡，滑下鼻梁，擱淺在鼻尖上的畫面，記憶猶新。那一天，周遭一片死寂，淒冷的風，吹奏著悲壯的安魂曲。

燒炭似的火紅天空，落日漫漫下山，疲倦的夕陽，掛在樹梢間，緩緩沉沒，卻異乎尋常的耀眼，在戰場廢墟化成一團火焰，近乎驚悚的延燒至遠方的荒稿田地，吞沒渺小人影。當最後一道光泯滅，大地復歸黑暗死寂，心中泛起濃濃鄉愁，對家的渴望更是熾烈。

臘末，風嘯夜寒，輾轉難眠，望著鏡中的自己，滿臉邋邋髒髒，狀似匪徒。時間茫然停格，士官長驚覺似有鬼魅攫住心神，胸口像被重擊似的，莫名顫抖嗚咽，崩潰大哭。之後的夜驚、憂鬱、恐慌、情緒失控，突然像潮水般間斷襲來，成了往後周而復始的生命一部分。

我想，戰爭創傷症候群，已像病菌般寄生在士官長體內，一點一滴侵蝕著他，即使將來暫停惡化，也不會徹底消失，因為他的人生已分不出悲喜。

士官長接著移師山東青島，由海陽進入遼寧錦州擔任防務。因戰局失利，民國三十七

年，由葫蘆島撤退，乘海軍兵艦直駛南京。此時蔣中正在紫金山中山陵發表談話，宣布下野，國內情勢紛亂。

民國三十八年，部隊突受命自上海黃埔江登船。記得離港當天，烏雲密布，碼頭上，擠滿了人，接著落下毫不止歇的傾盆大雨，天地交界處，變得模糊難辨，船在無盡的恐慌中，緩緩駛向不知名的港灣。

數日後的海霧裡，望見遠方透出的點點亮光，漸漸辨識出島嶼的海岸線，這是第一次看見傳說中的台灣。

踏上基隆港稍事整頓，疲累不堪的部隊，隨即調往金門，接著遭遇共軍發動的金門戰役和登步島作戰。

士官長說，飄泊久了，只想歸去，不要再流浪。真希望能從連年征戰的惡夢中醒來，但是過河卒仔，只能拼死向前。從年少青澀到步入成年，失落真夠多啊。沒想到會離開家鄉這麼遠這麼久，心中充滿難解的痛苦和憤怒。

他每晚都會在恐懼中闔上雙眼。憂鬱的心，常會糾結在戰死沙場的殘酷夢境中。夢裡，槍聲貫耳，令人惶惶不安。有段時間，酒精上癮，之後是期待重返戰場殺敵的癮頭，懷疑自己是不是真的病了。

士官長常會不自主的在上戰場前倉惶臆測，自己會在第幾次戰鬥時被敵人射穿胸膛？第幾次倒臥沙場？心想，如果戰死，遺骸是否有人可以幫忙送回家鄉？士官長祈求觀世音菩薩，「我底心懶了，苟活於世，就是想要回家看看親人……。」

幾經波折，終於連絡上家人。聽說家鄉鬧旱，幸虧老天保佑，身處亂世，家裡還算平安，勤儉結餘的薪餉，陸續託人送回去，心中朝思暮想著家人，無暇論及婚娶，只希望早日回家。

土官長說他很喜歡爬滿藤蔓的碉堡，這會讓他想起蘇北家鄉的老宅，因為母親喜歡花草，「離家時，老宅外牆爬滿藤蔓，這是離開父母時的最後記憶。」藤蔓對他來說就是母親花。

部隊移防回台的那一年夏天，太陽特別炙烈，陽光把一切融成液體似的，碉堡周圍的藤蔓陸續枯死，土官長當時就有不祥預兆。

收到父親託人輾轉送來的家書。父親說，大弟抗美援朝上了前線，小弟獲准留家照料，母親憂心成疾，一病不起，未久離世。

土官長在海邊設下香案遙祭，裊裊鄉思焚為青煙。憶起少小離家，南北征戰萬里，如今身在異鄉，腦海中的母親臉孔和聲音，竟已模糊不清，狠心別離的家鄉記憶也已失焦，驚恐自責。遙海跪祭亡母，不禁號啕痛哭。

望著海上的浪花帶，如今只有寂寞棲留，孤獨相伴。依稀記得年少誓言，曾經許諾母親早日返家，如今成了永世離別。此時心情，仍滯留在離開黃浦江時的烏雲裡。

大時代的螻蟻，擺盪在歲月激流。土官長以一輩子青春，以及驚滔駭浪人生，做為代價，終於盼到返鄉日子。

我和他斷斷續續連絡。他說，大弟成了抗美援朝英雄，小弟已是縣城裡的小幹部，父

親前一陣子離世。

當年一同赴廣州從軍的老同學，選擇留在家鄉，未隨國軍來台，見面時瞎了一隻眼，老同學說很羨慕他，物換星移，衣錦還鄉。自己因為曾是國民黨軍，被鬥，被抄家，如今瞎了眼，一窮二白，什麼都沒有。士官長看著這位曾經風流倜儻，滿腔熱血的老同學，無言以對。

記得士官長說過，蘇北老宅已重新種起藤蔓，如今爬滿一整面牆，他說看見藤蔓就會想起金門，以及曾經同甘共苦的弟兄。

爬滿藤蔓的碉堡，已是他心中的另一個家，是他離開這座島嶼時，曾有的深刻記憶。

滄海桑田，碉堡如今頹塌殘破，鋼盔似的堡頂，藤蔓交錯著一叢叢衰草，像形容枯槁的老頭，孤寂無奈，默坐望海。

往事歷歷在目。我只要有機會來到金門，看到太陽、大海、紅土地、木麻黃和閩南建築群，就會想起曾經爬滿藤蔓，有著泥塑標語的戰地碉堡和鐵絲網，以及想起身材結實壯碩，皮膚黝黑的士官長。

四十一年前，我抽中金門上上籤，如同一次人生奇旅。

遇到士官長，才知道要更珍惜自己所擁有的幸福。很難想像嘗盡悲苦離散的士官長，是如何在漫長人生顛沛中，克服身體與精神痛苦，獨自撐過一次又一次的大小戰役和生離死別磨難。

從年少豪情到銀髮漸增，或許對士官長來說，等待中的親情和爬滿藤蔓的記憶，是支持他走過漫長苦澀歲月的力量。

當士官長重新審視生命中的原鄉與異鄉、他鄉與故鄉、離鄉與還鄉的人生種種，對他來說似已變得交纏模糊，縈繞難解。

士官長退伍離金前，走遍全島，重新拼湊拾綴島嶼的記憶，一切變得清晰起來。返回蘇北家鄉，暮年的豁達，已是千帆過盡，雲淡風輕。

士官長曾經站在金門前線，守護戰地。坑道、砲擊、匪船的種種回憶，伴隨著蒼勁冷風和無聲荒涼，填滿人生。衣錦還鄉的他，發現生命的根，早已緊緊攀附島嶼岩土，驀然回首，永難忘記碉堡的藤蔓和海岸的記憶。

評審意見

一、服兵役是男性一頁淬鍊的成長史，軍旅生涯中的遇見，有來自五湖四海的英雄好漢，有來自大江南北經歷剿匪抗戰的老兵，從小離家歷經生死，他們是怎樣的存在著？在生死一線的兩岸對壘中，如何克敵制勝？如何在最艱苦的碉堡裡殺勇求生？唯有老兵是支柱！而當今已被遺忘的老兵，在當時不能言說的思鄉懷想，千般心緒在年節也只能偷偷的默默的跪海遙祭淚滿襟。

二、時空交錯，聚焦主題，敘述靈活，前後照應。



第二十屆渥島文學獎——新詩組·首獎

那次霧後的沙灘敘述

作者／朱賢哲

現任明志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助理教授。二〇一六年劇情長片《白蟻——慾望迷網》獲釜山影展國際影評人費比西獎，並入圍金馬獎最佳新導演獎。二〇〇一年紀錄片《養生主——台灣流浪狗》獲金馬獎最佳紀錄片。二〇二〇年《戰地殺人》榮獲文化部優良劇本競賽首獎。

那次霧後的沙灘敘述

幾個時辰之後

我們發現船身仍緩慢地移動

再經過許多礁岩、魚群、濃霧之後

我們又發現船身長滿了無害的瘟疫，而

船艙內許多老幼不一的身體忽略了這些事

況且船艙內藏匿了幾道陰影

故事已歷經兩個國界，國界之間往往

霧中有戲，戲中隱匿虛無與暴力

在很深的宇宙裡，頑固地

守護著不同歷史

（但，我們想看清楚他們的臉，渴望了解
我們是否都有個純明白的劇場）

船艙內其中三個身體決定浮筏上岸

這輕率求助走位，觸怒

官兵的孤獨、恐懼，和一個完整蛇腹刺網纏繞的島

死亡的語彙一再讀本後轉化成了狙殺

部分血水隨著潮汐、洋流和冰冷的觀眾席

一起進入了地球海溝深處

全面殲滅前還有出現一個細節

是測試人性瞬間光影的最後凶險

船艙內唯一能說同一種語言的女詩人

抱著嬰兒，和兩位小孩一起下船

向島、天空和官兵的靈魂下跪，然後

女詩人和她的小孩撕裂下臉、四肢、軀幹、眼睛和一生的詩句

唱給了那排虛弱持槍自認驅逐瘟疫的官兵，直到

來自大海的我們沒有了大海

僅存的船身最後以時間死亡作為散場

各別詩體帶走自己的姓名離開了星球，也保留
一些詩句、對白封存在沙灘內，像是

船艙的一名老人對幾個小孩說：

你們身體傷痕是人類寫下的公約

記住，你們有權利叫大海、天空給你們庇護

沙灘之後經歷二度掩埋，再之後

移置到沒人知曉的劇場

據說後場美術將之虛構為垃圾掩埋場，以讓

那把緘默如刀的船軀故事繼續下墜，僅僅留下

那次霧後沙灘下深淺不一的碎裂敘述

註：一九八七年三月七日，金門當日濃霧。一艘載有十九名（或說二十）越南難民船誤闖金門烈嶼島，無分男女老幼皆遭受我戒嚴時期的國軍殲滅埋屍。閱讀監察院去年完整的調查報告，共約二十九名官兵當事人詳述當日殘殺一景，令人不忍卒睹。然整體事件，十九名難民至今無姓無名全然無聲，寫此詩，微表難民之聲。

評審意見

這是一首哀傷之歌。史料來自於新近出土的監察院調查報告，作者在「註」有簡單解釋，說的是一九八七年三月七日台灣戒嚴時期發生十九名（或二十名）越南難民船誤闖金門烈嶼，遭國軍誤以為敵軍而予以殲滅埋屍的事件，讀來令人心痛。這是大時代的罪與罰以及悲劇。作者挑戰新題材，本身就是一種冒險、具有詩的先鋒性。文字技藝和布局即便未臻完美，但瑕不掩瑜，整體表現出色，除了取材特別之外，作者將無知、殘忍與衝突的真實事件轉化為「劇場」，同時安排了「觀眾（在冰冷的觀眾席）」參與，讓事件更具荒謬性。以劇場型式把歷史與現實的距離拉開，冷眼諷喻，而旁觀者的「冷眼」看劇，變得更為殘忍了。作者以半虛構的方式，將想像中的女詩人拉入文本，活化視覺場景，且以詩意避開過於寫實的部分。該事件已是遙遠的陳跡，然而作者把傷口再度撕開，面對它、思索它、接受它、最後才能放下它。全詩的底蘊具有人道關懷的悲憫與普世價值。以詩藝將報導資料予以形而上呈現，提問並引導人們再次回顧與關注這段差點被淹沒的歷史。



〈一種明媚的憂傷—— 午後致陳景蘭洋樓〉

作者／徐麗娟

· 第二十屆浯島文學獎——新詩組·優等獎 ·

台師大，國研所。
近幾年才開始重新提筆。有時讀書，能感受到創作者是如此精心打造故事的意義，得以讓另一人讀到的那一刻，感到激盪低迴。那樣動人的情緒讓人心嚮往之，所以自己也想嘗試寫下一些文字。

〈一種明媚的憂傷——午後致陳景蘭洋樓〉

冬日，花崗岩盤鑿出的午後

陽光既濃且烈，感覺

如此遙遠，從你的最初

走到這裡，歷史一路搖擺，如此

從你的方向看海，只能是寂寞的姿勢，即便是

身邊有人，喧嘩另起

濤聲沉思，層層蔚成碎片

一種明媚的憂傷，我細讀著

成功坑道的幽窈與你灰白的龐然，沿著岸的邊緣

我讀出這島的固若金湯

戰爭或對峙，最後只變成時光

你所印刻的，無關記載，風與霧在季節中摩娑

關於寧靜的執著，關於角度，雕花或拱門

風在腳下，穿越所有你正望著的風景
語言比海洋更為遼闊，所以，你不說
關於身上每一塊磚的由來與艱難
你從歲月深處提煉出的牆身
細膩敞亮，明媚了所有的仰望

風起微微

蔚藍的反射，我細讀著

波光粼粼暈開，所有粗細的線索，那些

黑暗的苦，都釀成如今的明媚

後來的後來都沒有白費

即使黃昏將漸，影子漸短

遺忘彷彿勢不可阻

然你用存在鮮活了風聲濤聲，日夜不減

你與海記憶了過去，同時

也安慰了這座島的未來

許是多心，海面雖藍

然已不是眼淚的季節

翻來覆去的標記，溫柔消逝

無所謂寂寞，或真實的憂傷

這樣泛金的午後，你靜看浪湧

純白瞳孔只能容下一道浪，你只專心眼前

並不真的在等待誰

評審意見

作者將建築物擬人化，詩中的「你」指陳景蘭洋樓，時間設定在午後。

明媚的景觀何以憂傷？源於時間的滄桑，「戰爭或對峙，最後只變成時光」，這棟洋樓印刻了歲月，凝望過風與霧、黑暗的苦，而今「只能是寂寞的姿勢」，不變的是無所謂寂寞的大海以及歷經風濤而仍存在的此刻。洋樓承載著人的記憶，安慰未來。

作者有意表達一些難言的層次，語言簡淨靈動，頗具情韻。



第二十屆浯島文學獎——新詩組·優等獎

〈向時間與歷史提問—— 記金門文史的守望者黃振良〉

作者／蔡凱文

曾獲一些獎項與補助，偶爾發表於《創世紀詩刊》、《海星詩刊》、《野薑花詩刊》等。這是一個書櫃、書房都比書本身還貴的時代。要許的願與謝的人太多了，希望一切都能順利。

〈向時間與歷史提問——〉

記金門文史的守望者黃振良

如果樹木曾在此地倒下，曾有先民

用他們的手勢和腔調描繪世界

如果海浪通過峽灣的瞬間有一隻攔淺的魚

人們將如何以文字勾勒牠鱗片閃著光的模樣

如果時間曾匯聚一汪乾淨的小湖

我們俯瞰時會不會在倒影裡瞥見任何殘存的美好

如果你在教室裡聽見孩子們以稚嫩的眼神

對世界提出的疑惑、向歷史拋去的問號

該怎樣描述一場砲火為何襲來

又如何說明死亡，是一朵花枯萎凋謝

還是了解一隻流浪貓不再出現時內心的酸澀
為何教科書裡國語發音不是爺爺奶奶口中

安詳而溫柔的語調，你又該如何解釋

除了公里或航行時數

本島跟離島間究竟相隔多少距離

如果每塊磚瓦都將崩毀，在文明的盡頭

誰能記得祠堂供奉多少希望

一根砲管、一張匾額

是時代的轉角，城市裡蜿蜒的巷弄

不經意就會通向某段悲歡

或不曾在方志裡留下任何逗號的離合

你以文學的筆鋒記載史學的風骨

耙梳隱藏在雲後的天色

候鳥橫越海峽，數百年前的船員看著同一片晚霞

故鄉已是身後一塊小小的影子

在烈日曝曬下斑駁碎裂

龜裂的皮膚像失修的鹽田、或一把廢棄的釘耙

任雜草蔓延耆老日漸荒蕪的記憶

真實被夜色轉化成野史、成泛黃族譜上諸多姓名

等待晨曦推開三合院的大門，走進

流傳在耳語間的密道

方能破譯

農具終會腐朽、火藥終會受潮、語言終會失傳

唯有被紙筆捕捉的記憶得以鮮豔

面向質問，你留下了足跡與數十年漫長的辯證

以精鍊的記錄築起守望的燈塔

照亮來時方向與前進的路

註：黃振良，金沙西園人，一九四八年生，曾任國小教師三十三年，退休後，長期研究與記錄地方文史、閩南文化、鄉土語言與各種文物遺跡、古蹟，積極推展金門文化，著作多達三十餘本。

評審意見

以提問的句式，構設時空中發生的事，包括自然界及人世，自然而然地就將文史工作者所關切的，呈現在讀者眼前。

守望文史的人，在作者筆下如「守望的燈塔」，照亮人間過去與未來的路。金門的文史因有戰火離合、人事悲歡、移居遷徙、邊緣與主體等課題，更顯滄桑悲壯，這些在詩中都有細膩描寫。不僅讓讀者認識金門黃振良這號人物，更要緊的是引發思考文史工作的價值。這是一首筆觸深入歷史巷弄，具有思想溫度的詩。



第二十屆浯島文學獎——新詩組·佳作獎

〈吾望再履——退伍多年後再回金門〉

作者／王宗仁

彰化人。寫新詩，得過林榮三文學獎、臺北文學獎；寫兒童文學，得過新北市文學獎、基隆市文學獎、內政部兒童局廣播劇本獎；寫臺語詩，得過教育部閩客語文學獎；新詩〈遇見大稻埕〉選入國立編譯館《青少年台灣文學讀本：新詩卷》；童詩〈最美的模樣〉、〈嘗嘗我的家鄉味〉選入國小教科書。目前與「法務部矯正署」合作文學教化活動，自二〇一九年起持續至監獄內教授受刑人閱讀、寫作。著有散文詩集《詩歌》、《象與像的臨界》、童詩集《春天正在趕路》、地誌詩集《風土》等。

〈吾望再履——退伍多年後再回金門〉

站在海拔兩百五十三公尺碑石前，回憶開始迷藏於數十年前殷紅標題，有人依舊在故事裡大喊：毋忘在莒。料羅灣依舊剪浪，海風大口喝著遊船摩托車隊成群撥弄陽光，彷彿搶灘運補時匍匐奔跑的攻守交換，及煙硝中又寬又窄的時間

想從翟山坑道裡證明過往敲擊的意志

嶙峋花崗岩卻從七彩燈光中吐出燦爛舌頭

舔舐豐饒的隧道，成為遊客聆賞坑道音樂節

反射純淨音符後歡愉的跡證。同樣地點

一百零一公尺的A字型本體，曾夾緊肅殺的空洞

口令聲以數十倍音量穿鑿堅實的黑暗

引信是隨時準備染紅海水的誌記，如今

再火爆的危機，都已埋入戰備水道淤泥裡

僅剩孱弱口號，輕輕素描再也回填不了的岩體。

呼嘯的炮彈，在匠師切割錘打 收束音聲後

回到原來位置，齊整疊放成觀光工廠禮品

你可以削斬砍剝，劈開所有歷史的想像

但得留意鋒面硬中帶韌的敘述，是否依然嗜血

岸岩以複雜線條，踩踏漂流木而來跟我對話

那些鹽漬的藍色系日子，連跑步都非常高裝檢

如今我已能微笑著朗讀步哨守則 勤務表

望向持續與潮汐且戰且退的沙灘

消坡塊仍在拍打句型中危顫地攙扶歲月

而島礁與岬灣，依舊比羅盤和軍艦更知道

如何在流動的時間裡，正確默寫陸塊

拿著黑白照片冊本，想跟著季風彼此流轉

繼續比對慈堤旁「軌條砦」尖銳指向

但夜的腳步如霧，緩緩從四面八方襲來

狙擊各種讀音——感官上的，或稱謂上的

我轉換調性，將靶位廣闊的夏天放緩
到餐館倒敘當年有味的青春

慢火深情過的廣東粥，米粒才能香稠綻放

油條的色香味。與蘋果、番茄熱浴後的酒糟牛肉
放進嘴裡，這島嶼的疲憊好像就全都融化了

而金門宴菜、石蚵料理，有如沙美老街

盛產的詩句，飽滿燉煮出七月的鹹

一口飲盡吧！挺過光陰才能蒸餾出的高粱

精湛地經過口舌鼻喉胃，五十八度濃烈

驚濤駭浪般彈藥都落下後，回甘之際

我彷彿看見遠方，霧霾漸漸剪去傷痛的邊題

評審意見

這首詩可貴之處在於故事性，而故事性主要來自於一個退伍老兵的「介入」和「參與」述敘，讓此詩具有臨場細節、今昔對照，即便通篇長句，但讀來不膩亦不會半途分心，其間夾雜著想法、情感和回憶。戰爭雖然過去了，詩人仍委婉地說：「但得留意鋒面硬中帶韌的敘述，是否依然嗜血」，意即莫忘兩岸依然緊張，戰爭也可能一觸即發。

整首詩焦點集中述敘一個在金門退伍的老兵重履故地，可視為一趟心靈的「療癒之旅」，結尾「我彷彿看見遠方，霧霾漸漸剪去傷痛的邊題」——意味著剪去記憶中最後的傷痛，剩下的都是高粱般回甘的記憶。

這首詩最可惜的地方在於標題「吾望再履」的諧音「毋忘在莒」，顯得造作，即便直接採用口語的副題為標題，可能還更好些。



仍將努力成爲一首自己的詩！曾獲得時報文學獎、全球華文學星雲獎、聯合報宗教文學獎與教育部文藝創作獎等多項文學獎，作品入選各種重要詩選，著有「詩房景點」、「詩說新語」、「詩路」、「如果，這裡有海」、「這個城市，有雨」等詩集。

停、看、聽——在馬山

作者／賴文誠

第二十屆浯島文學獎——新詩組·佳作獎

停、看、聽 — 在馬山

安靜下來的海仍然記得

某些無法逐字逐句唸出來的痛

播音站的舌頭與觀測所的視網膜

仍嘗試答辯著我每一枚情感的炮擊演習

單打，雙不打。值勤之中的海風

審慎草擬過的廣播稿

彷彿還想覆誦出不多話的望眼鏡裡

幾艘漁船的閒話家常

坑道的潮濕，匍匐進入了

水滴們沿著玻璃緩慢播報的薄霧

一些聲音剛退潮，幾個無法下哨的標語

卻精準命中了我幾度忘了設防的吶喊

許多稀薄的人不再被談及了

許多蒼涼的事也越來越模糊了
但那些被傳唱多年的愛國歌曲

卻比心戰傳單更容易寫入備戰守則之中

口號的俯角，被軌條砦的仰角演算著

碉堡以眼睛與雙耳朗讀的每一個的詞彙
都是幾封家書裡說不盡的鐵質膛線

在視野裡倍數放大的對岸

也有倍數無限次增減的想像

我相信沒有誰，仇恨的領土是永恆的

我仍不懂還有怎樣的恐懼與空虛

可以繼續如此咬字清晰

大嶠島與小嶠島會不會

在某一個漆黑的寒夜裡摸上鄉愁的哨

黎明會不會繼續以最晴朗的姿勢

進行著最溫和的敵後工作

關於時代的視力檢查與聽力測驗

似乎還有著島嶼必須照表操課的理由
我停留，也許只是為了向未知的遠方
比出記憶之中，幾個戰爭史的符號
傾斜開口的正確方向

灘頭上，幾群沙塵仍專心搶灘與運補著
巨型喇叭已不再吐出悲情的隱喻了
一絲絲溫暖而和平的光

漸漸打開了幾架望眼鏡清澈的視覺
所有，我不曾看見的
終於聽見了我

評審意見

寫走訪馬山播音站的印象，語言相當生動，能從感官鋪陳出歷史的傷痛，諸如：播音站的舌頭與觀測所的視網膜、覆誦出不多話的望眼鏡以及碉堡以眼睛與雙耳朗讀等，都可以展現出作者高超的寫作技巧。昔日負責宣傳與心戰的廣播站，任務已經結束，放置在今日錯綜複雜的兩岸關係中，有些突兀，有些委屈，作者也藉由寫景抒情，道出世局中的種種矛盾，最後以：「一絲絲溫暖而和平的光／漸漸打開了幾架望眼鏡清澈的視覺／所有，我不曾看見的／終於聽見了我／收束在呼籲和平，是難得的時代之音。」澄清了紛亂的爭議，呼籲和平，是難得的時代之音。



第二十屆浯島文學獎——新詩組・佳作獎

加密的海誓——致浯江溪口守鸞的人

作者／邱逸華

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中正大學犯罪防治研究所畢，高中教師。作品散見《聯合副刊》、《中華日報副刊》、《台客詩刊》、《野薑花詩刊》、《吹鼓吹詩刊》等。曾獲二〇一九年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仁堅禪詩佳作、二〇二〇年台灣詩學散文詩競寫優勝、散文詩解讀優勝、聯合報親情文學獎三獎、二〇二二教育部文藝創作獎新詩項目優選等。

加密的海誓——致浯江溪口守鸞的人（註1）

守鸞，深植基因的一種執著

一如等候雨季來臨從本島洄游的孩子。母親
在水筆仔列陣，海茄苳鎮守的潮間帶

頤養她厚實溫暖的子宮

無論遊子拖著傷口或殘念歸鄉

都能躺進軟泥裡，率性如曳尾的鸞

鋼刀回不去前世的砲彈

殺伐之聲封鎖在牛羊雞豚的骨節間

當戰艦和漁船的鳴笛聲相繼老去

將軍與船長弓身屈膝

為初次脫殼的三棘幼鸞護衛棲地

守鸞，戲看牠們披鎧戴盔濃縮戰地意象

從比海枯石爛更久遠的三葉蟲的睡眠裡游來

男上女下，宣示不離不棄的親密關係
讓浣江溪口的單身蝦蟹

見證泥盆紀的老派愛情

破曉以前

堤邊旅人踏過綠石槽追逐藍眼淚

日出之後

觀光漁市的攤位上，遊客圍看

失去愛侶的鸞仔流出藍色的血……

當小島因憂愁而蹙起濃霧

失眠的夜晚他們把羊丟失改數鸞——

一隻鸞、兩隻鸞、三隻鸞……

點不到更多鸞的時候

便向後豐灘地漫步，對著站哨的鸞軍輕誦月光謠

蹲在村口的風獅爺披掛紅色領帶咧著嘴

吞進浣島的飛砂與戰史裡的砲灰

守鸞的人溫柔地為成年的鸞植入晶片

記錄四億年前剛強的戰士如何脆弱地對抗科技文明的狩獵
年復一年復育的鸞苗如星點放游

一代又一代的守鸞人在涪江溪口點兵：

「三三數之剩二，五五數之剩三，七七數之剩二……」（註2）

守鸞的人，將加密的海誓安放在心底
悄悄演算，直到圓圓的答案浮出海面

註：

1. 金門涪江口、後豐港、夏墅社區等居民、漁民，自發性組成「涪江溪鸞巡守隊」，以推動鸞的生態保育，成為涪島「守鸞的人」。

2. 「韓信點兵」傳說，隱含著現代加密演算的數學定理。題源出自南北朝《孫子算經》。原文如下：「有物不知其數，三三數之剩二，五五數之剩三，七七數之剩二。問物幾何？」其意為：一個整數除以三餘二，除以五餘三，除以七餘二，求這個整數。

評審意見

取金門推動黨生態保育的「浣江溪黨巡守隊」為主題，以「加密的海誓」形容他們長年執著守護的心意，美好也鄭重。守黨一語雙關，以諧音的修辭方式宣示「守候」，藉由：「從比海枯石爛更久遠的三葉蟲的睡眠裡游來／男上女下，宣示不離不棄的親密關係／讓浣江溪口的單身蝦蟹／見證泥盆紀的老派愛情」，點出黨的生態學、生活史特質，更以甜蜜與情愛糾纏，寫出「海底鴛鴦」的身影。末段寫出維護生態的不易，追溯。「韓信點兵」的傳說，拋出艱難的數學命題，也闡述守黨人在浣江溪口點數黨時心中的糾結，十分精彩！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浯島文學獎得獎作品合輯．2023 第 20 屆：短篇小說・散文創作・新詩 = The 20th Kinmen Literature Award/ 李宜紘, 張陸強, 嚴翊, 徐麗娟, 賴俊儒, 王席綸, 陳嘉甄, 徐振輔, 蔡欣佑, 林秀惠, 林郁茗, 何國華, 朱賢哲, 蔡凱文, 王宗仁, 賴文誠, 邱逸華作; 陳國興總編輯.
-- 初版. -- 金門縣金城鎮: 金門縣文化局, 民 112.11

面; 公分

ISBN 978-626-7215-66-1(平裝)

863.3

112018532

2023 第 20 屆浯島文學獎 | 得獎作品合輯
短篇小說・散文創作・新詩

發行單位／ 金門縣文化局

發行人／ 陳福海

總策劃／ 呂坤和

作者／ 李宜紘 張陸強 嚴翊 徐麗娟 賴俊儒 王席綸
陳嘉甄 徐振輔 蔡欣佑 林秀惠 林郁茗 何國華
朱賢哲 蔡凱文 王宗仁 賴文誠 邱逸華

總編輯／ 陳國興

主編／ 李海瑩

編輯／ 陳筱君 楊肅民

編輯委員／ 周祥敏 顧孝偉 蔡其鈞 翁慧玫 胡小玲

地址／ 89350 金門縣金城鎮環島北路一段 66 號

電話／ 082-323169

傳真／ 082-320431

網址／ <https://cabkc.kinmen.gov.tw>

印刷／ 群御廣告 04-24222277

初版一刷／ 112 年 11 月

定價／ 新台幣 300 元

ISBN / 978-626-7215-66-1 (平裝)

GPN / 1011201518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ISBN 978-626-7215-66-1



9 786267 215661

GPN 1011201518

 金門縣文化局